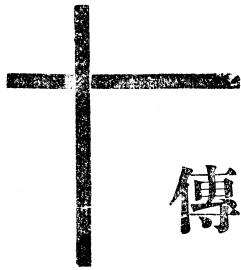


水
滸
續
集



水滸後傳

第二十三回

魏州城宋江祭諸將

石羊關孫安擒勇士

籌算重奇謀，英雄一鼓收。

刀聲昏日慘，冤魄暮雲愁。

勝氣離南寨，威風抵

魏州。堪傷遭陷將，徒爾覓封侯。

話說孫安對宋元帥曰：『小將自投帳下，未有寸功，今日願引本部衆兄弟去取魏州。』

宋江大喜，教孫安爲前部，張清夫妻爲中軍，關勝引唐斌四將爲後隊，去取魏州。孫安等辭

了宋江，引兵逕奔魏州，離城五十里下寨。孫安對張清曰：『魏州城有兵馬都監葛延樞密

使良仁，同十個統制官屯軍十萬在內，不可輕敵。』張清曰：『且將軍馬分屯兩營，准備交

鋒。」

却說魏州城兵馬都監葛延統領七萬大兵，樞密使良仁又有統制官十員，各統兵一萬，聞知宋江捉了田實田豹，因此防備宋軍。只見探馬報道：『宋兵臨城。』良仁便遣鳳翔王遠引兵三千出城迎敵。鳳翔出馬。孫安便令降將金真出迎，大叫：『鳳將軍如何不識天數！』鳳翔大怒，挺鎗出戰。二人戰上五合，金真賣個破綻，勒馬便走。鳳翔趕來，金真探取飛鎗標去，把鳳翔標死馬下，招動人馬揮殺。王遠又被瓊英殺死。城上見兵敗，堅閉城門，五日不出。統制官沙仲義曰：『某有一計：四門掘下陷坑，明日等他來搦戰，詐敗佯走入城，不要關門，他必驅兵入城，教他都陷在坑內。』良仁曰：『此計大妙。』即令軍士掘下三丈深坑，上用浮土虛蓋，專待宋兵搦戰。

却說關勝兵到，孫安接入。關勝問曰：『將軍勝負如何？』孫安把殺鳳翔事與

關勝大喜，即親自引兵出戰。葛延開門，引馮大本、袁恭、沙仲義出城。兩軍對陣，衆將膠膠

不分勝敗。金真梅玉見關勝戰葛延不下，便出馬相助。馮大本、沙仲義撥馬便走。金真、秦

英、楊芳、梅玉、王信、李忠、馮昇、陸清、林茂、宋得、這新降十將，招動人馬趕入城，連人帶馬都跌入

陷坑去。兩邊埋着鎗手，盡行擄死在陷坑內，一千軍馬不留一人回陣。有詩歎曰：

竭力輸忠氣勢吞，英雄到此亦堪憐。功勞未遂身先喪，千古英雄淚滿襟。

前軍報知關勝，關勝急回報與孫安。孫安聞知，大哭曰：『不想今日折了十將，有何顏

去見宋元帥？』瓊英郡主曰：『金將軍等十人既順了大宋，爲國出力，死而無怨。且商議

打魏州報仇。』唐斌曰：『城中糧食不多，可令人報與宋元帥，多着兵將四面圍城。若得

一將爬上城去，就倉廩內放火燒了糧食，不過三月，教他絕糧而死。』關勝從之，遂分兵四

面圍攻城池。

却說城中沙仲義對良仁曰：『若得一人殺出，投石羊山求救，方可解圍。』

正說之間，忽報城外搦戰。沙仲義曰：『可開門迎敵，教一人捨命殺出重圍去求救。』

葛延親身出陣，令尤孟恭時鳳出城求救。葛延正遇着關勝，戰三十合，不分勝敗。時鳳使

雙刀砍將去，文仲容輪大斧接住，戰不數合，文仲容一斧砍死時鳳。葛延見殺了時鳳，便走

入城，閉門不出。關勝收兵回寨。

且說宋江在白虎嶺寨中，只見小校引魏州軍士來見宋江，報說：『孫將軍自引十員將

打城陷死。』宋江聽了，大哭曰：『此十將爲宋江而來，今被陷死，我自領兵攻打魏州，與他

報仇。』卽點撥大小三軍七十餘員，軍馬二十五萬，連夜起兵，餘下兵將守白虎嶺。先教

戴宗去告知各寨。

却說關勝與唐斌商議攻魏州之計。正說之間，戴宗來到，關勝接入。戴宗曰：『卽日

哥哥親來攻打魏州，特令小弟先來報知。』唐斌曰：『我有一計，就比機會，願一家作第二

隊換了旗號，只做石羊山太尉房玄度救兵到，我等縱兵，不想今日死於非命，乃宋江之罪，拒住，填了陷坑入城。」戴宗曰：「此計甚妙。」別了衆將，去對關義行軍之策。」江大喜，便喚董平并後隊人馬引軍五萬，大將一十八員，旗號改作石羊山太尉認旗，教董平等皆依北軍打扮前去。

却說關勝等四面攻城。

沙仲義對良仁曰：「只可堅守，等救兵到，方可出城迎敵。」

沙仲義親上城來看守，只見前面一隊軍馬雲集而來。看看至近，只見孫安兵不攻城，四散

而走。沙仲義望見是太尉房玄度旗號，只道是石羊山救兵至，即開四門，分投殺出。盧俊

義引兵作北兵從東南路殺來，董平從西北路殺來。城內軍馬見圍兵逃走，只顧追殺，早被

董平奪了魏州。董平盧俊義拒住西北二門，教軍士兜土填坑，不一時就填滿。關勝傳令

不要填南門，內有十將尸首。

葛延方知中計。宋江教圍捉葛延兵將，令喬道清作法拒住，河北十將都被捉綁了。

盧俊義傳令教坑內尋起十將尸首，把棺木盛貯。宋江入城，州衙坐定，衆將綁縛十將跪下。

關勝曰：「葛延英勇，哥哥免他一死，收在部下。」宋江便問：「葛將軍，你肯降否？」葛延

曰：「生作田虎將，死爲河北鬼，願請快刀。」宋江不忍加誅。十將齊曰：「寧隨葛將軍同

死，不願降也！」吳用曰：「旣不願降，殺之以全其名。」遂令將十人剖取心肝，祭被陷十

將。有詩爲證：

指揮空返魯陽戈，義士相憐怎奈何？千古精忠猶不泯，十人魂魄赴南柯。

小校把葛延等剖心取肝。宋江令備香燭，令蕭讓作祭文，親引諸將到南門，擺下犧牲，

將十將心肝掛在門柱兩邊。蕭讓手執祭文，望空宣讀：

大宋正元帥宋江，謹以犧牲并仇人心肝，致祭舉義新降十將金真等死忠之

魂曰：嗚呼！天生豪傑，忠勇性成。胡爲遭奸，陷穽靈魂！仇人心肝，剖取致奠，

以伏爾冤，以慰爾屈。河北平寧，班師申奏，榮及子孫，膺受官誥。靈其有知，來

格來歆！尙享！

蕭讓讀畢，宋江放聲大哭曰：「汝等指望榮妻顯祖，不想今日死於非命，乃宋江之罪也！」孫安等衆將皆勸曰：「爲國盡忠，死亦何悔？請元帥自省煩惱，商議行軍之策。」

宋江止淚。有詩爲證：

舉衆來歸義氣深，天生豪傑遇知音。
轅門失計遭亡命，致祭悲哀表寸心。

當日宋江令裴宣標寫唐斌功勞，設宴與衆兄弟飲酒。宋江議打石羊山。孫安曰：

「小弟願引兵前去。」宋江便令裴宣點兵二萬，大將二十員，分爲四路起行：第一撥孫安

孫岳相士成胡遠解珍；第二撥秦明花榮董平白玉潘迅；第三撥孫立時遷姚期姚約潘速；第

四撥喬道清張清瓊英盛本葉清。四路各引兵五千，投石羊山進發。

小校探知，報與主將。房玄度急引大將十員，雄兵三萬，離關下寨迎敵。孫安大叫：

「房太尉！今田虎氣數已短……」房玄度大罵：「反賊！國家有何負你！」遂挺鎗

直取孫安。二人鬪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解珍便舞鋼叉直取玄度。玄度力戰二人，全無

懼怯，被解珍一叉正中馬腿上，把玄度掀下馬來，被孫安活捉住。正回馬間，只見花榮秦明

中隊後隊人馬都到。衆皆相見。孫安曰：『可乘此勢進兵，直抵石羊山，殺入關內，一舉可得。』

衆然其言，拔寨俱進，直殺至石羊山。石羊山守將皆知孫安手段，不敢拒敵，皆倒戈投

降。孫安上關屯住，令人請秦明等衆將到石羊山設席慶賀。瓊英等勸房玄度投降。玄

度曰：『願降。』衆將皆喜。

孫安令解珍葉清二人到魏州來請宋江。宋江便問曰：『石羊山勝負何如？』二人

曰：『石羊山守將房玄度已被孫安活捉，降了三萬雄兵，特來請哥哥。』宋江大喜，即令解

珍葉清先去報知，隨後拔寨起兵。

畢竟孫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盧俊義計攻獅子關

段景住暗認玉欄樓

英雄已矣更何論，渺渺空飛漢帝魂。

狐鬼幾年悲紫塞，琵琶萬里泣黃昏。

西湖草木萌春意，南極星辰動海門。

誰念前朝輕社稷，怨歌惟有舊王孫。

話說解珍葉清先回報與孫安，孫安傳令教孫岳胡遠相士成下關遠接。宋江人馬入關扎定，衆將參拜已畢，孫安引房玄度來見宋江。宋江撫慰已畢，就令裴宣取過空頭官話，填授都指揮之職，卽教排筵慶賀。

次日，商議起兵打獅子嶺。孫安曰：『小弟願往。』喬道清曰：『關內是田虎妻舅何

彥呈守把。他有九個兒子，號爲「九龍」，又有教師汝廷器領兵五萬守住關口，萬不可敵；須用智取，方可成功。」宋江遂依其議。裴宣分撥兵將：第一隊：孫安呼延灼鄒淵鄒潤于茂。第二隊：吳用馬麟柴進石勇申屠禮。第三隊：公孫勝喬道清張清戴宗時遷。三路各引兵一萬，別了宋元帥，逕投獅子嶺來。有詩爲證：

車麟，馬蕭蕭，征人弓箭懸在腰。仁兄義弟遠相送，砲聲直上千雲霄。兄

弟執盃來勸酒，旗旛掩映魏堽橋。英雄盡有拔山力，道德皆能起石羊。三軍

努力虎狼威，二帥氣量天地窄。天罡地煞偶相同，奉君敕命征河北。河北遙

遙二十州，關山茫茫雲氣黑。新降英雄名孫安，胆氣冲冲壯刀戟。智謀自出

加亮翁，能使神號并鬼泣。君不見，東漢時，中興嚴光智有餘，衆人材藝未必如。

公孫勝，喬道清，天差仙翁助聖明。宋江本是天上星，契義紛紛衆弟兄。馬蹄

到處狼烟息，劍氣纔臨策太平。君不見，趙太祖，打下軍州四百座，身經七十有

餘戰。英雄不似宋公明，出身吏目鄆城縣。殺盡天下奸與邪，此時方稱男兒

願。

却說孫安領兵前到獅子嶺魏壩橋屯住。打探小校報與汝廷器。廷器對何彥呈商議，將軍馬分作三路迎敵：第一撥何常何遠安仁美孔容秦廣；第二撥何春何昇何奎何定柏森；第三撥汝廷器何樂何玉何班孫彥成；三路各引兵一萬迎敵。

何常出馬與呼延灼鬪三十合，何常力怯，回馬便走，安仁美挺鎗與呼延灼便鬪。鄒淵

接住安仁美，鬥到三十餘合，鄒淵敵他不過。鄒潤便出馬夾攻，安仁美全無懼怯。于茂輪

斧砍去。安仁美獨戰三將。吳用見了喝采，急傳將令：『不可殺傷，有能生擒者重賞。』

孫安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手提雙劍，直取安仁美。仁美回馬便走，被孫安一劍砍

翻戰馬，却被呼延灼活捉來見吳用。吳用親解其縛。安仁美伏於地曰：『無能敗將，乞求

快死。』孫安曰：『歸順宋朝，必有重用，不知尊意何如？』安仁美被孫安勸了，只得順從。吳用大喜，即與衆將商議打城。呼延灼曰：『小弟願與孫將軍前去。』吳用從之。

次日，呼延灼出陣與北將何遠關三十合，不分勝敗。何常見兄戰他不下，挺鎗出馬，雙戰呼延灼。孫安大怒，仗劍望常便揮。何常撇過那劍，力敵二將。汝廷器見何常力怯，拍馬輪刀迎敵孫安，二人正是對手。張清忙取石子望汝廷器面門便打，正中盔頂上。汝廷器大驚，回身便走。孫安拍馬急追，把飛劍望空撇下，正中汝廷器左臂。誰知他穿三重糖猊鎧甲，劍不能透，逃回嶺上去了。何常被張清一石子打翻，復被子茂一斧砍死。何遠見不是對敵，亦望嶺上走了。兩邊各自收兵。

且說國舅見折了長子，悶悶不已，况兼孔容秦廣死于亂軍之中。何曾大怒曰：「兄弟冤仇如何不報！」次日，何曾何班二人引數員將出戰，大叫：「殺吾兄者快出來償命！」言未已，宋陣上于茂要見頭功，縱馬輪斧砍來。何曾大怒，挺鎗迎敵，關三十合，于茂力怯。張清取石子望何曾打來，何曾急躲，却打在左脚上。何曾回馬。安仁美叫曰：「舍人何不歸降大宋？」今田虎氣數當盡。何班大怒，用標鎗望安仁美前心一鎗，正中左臂，幸得孫

安救回。當日各自收兵。

且說何會中了石子，上嶺把關門閉了不出。衆人無計上嶺。喬道清曰：『軍師不要憂心。小道略施小法，先打開關，後取城池。須用兵三千，戰鼓一千面，火把一千個，雷車一千輛，皆要穿白，直打關下左側高峻處擺列埋伏，過了五日，是十一月戊子，可以施行。』清先生，你可披髮仗劍立於高阜處，助起南風。我自祈求雷雨，嶺上作霹靂聲，雨住雷鳴，連打關上，無有不破。』吳用曰：『此計極妙。』

正商議間，忽一陣風過。吳用曰：『今夜有人劫寨，可作準備。』令呼延灼鄒淵鄒潤引兵於寨南埋伏；于茂馬麟張清引兵于寨西埋伏；申屠禮石勇時遷引兵於寨東埋伏；孫安柴進戴宗引兵於寨北埋伏。

分撥已定，吳用公孫勝喬道清明燭對坐，談論兵法。約至三更，只見汝廷器同了何班何昇何玉孫彥成柏森何春帶兵二千望寨中直入，見三人對坐談笑，衆人喊聲殺入，早

驚了羊蹄擂鼓。一聲砲響，四面伏兵盡起，火把齊明。北兵大驚，各自逃生。汝廷器急回被暗中一箭，正中左臂。何昇被孫安活捉。何玉被柏森挺鎗擲翻，獻與孫安。孫安曰：『你是何人？』柏森曰：『小人是柏子男之子柏森。』孫安曰：『汝殺了何玉，功勞不小。』引見吳用，說知備細。吳用曰：『既來投降，當得接納。』等待天明，衆將論功陞賞。有詩爲證：

吳用兵機動鬼神，預知賊寇夜侵營。
轅門伏下擒拿策，一陣功成顯姓名。

却說汝廷器已中了計，急引敗兵連夜上嶺點名，不見柏森，又折了何昇何玉。國舅見說又折了二子，苦痛傷悲。汝廷器曰：『且閉關門，不要出戰，火速差人到龍蟠州求取救兵，兩下來攻，可以報這冤仇。』何彥呈卽差何樂孫彥成去借兵，不在話下。

却說喬道清等到五日，安排器具已備，統大兵俱移西關邊高阜處埋伏。黃昏左側，公

孫勝立在山上披髮仗劍作法。俄然黑雲四起，戰鼓齊鳴，只見半空中天兵四布，雷電大作，嶺上守關軍士都嚇呆了。少頃，都放雷砲亂打，打得北軍各逃性命。宋軍大刀闊斧砍開關門，縱兵殺入，殺得北軍七斷八續，望城內走去了。此一回被喬道清雷驚了獅子嶺，吳用西關屯住人馬，填寫喬道清頭功，設筵宴賀，不在話下。

却說宋江在石羊山忽然想起吳用領兵去打獅子嶺，不知音信如何，即撥兵一萬，大將二十四員，令盧俊義部領前到獅子嶺打聽勝負消息。小校報知，吳用、孫安等一齊下嶺迎接。盧元帥上關坐定。俊義問：「打獅子嶺之事如何？」吳用將前事說了，商議要打獅子嶺城內何彥呈私宅，即令時遷解珍解寶連夜起行。段景住曰：「小人當年盜馬曾入他宅內宿歇，備知路徑，也去走一遭。」盧俊義曰：「汝等善覷方便而行。」當下四人帶了放火藥物去了，約會火起爲號。

次日，吳用分兵安排圍城：南門張清、瓊英、文仲容、董平、黃信、鄧飛；東門盧俊義、鄒潤、鄒淵。

于茂唐斌石勇；西門孫安秦明花榮馬麟戴宗；北門喬道清公孫勝呼延灼柴進李雲凌振。各門領兵二萬團圍圍住，似鐵桶一般。再差魯智深武松朱仝雷橫引兵五千在北門外打探往來救兵。

却說時遷從西嶺化石岩邊從樹上爬入城去，張看城上動靜。三更時分，軍士皆熟睡了。時遷把索頭放下，度得三人上城，入得城裏，見當街一所新樓。段景住曰：「這座名喚玉欄樓，哥哥放火爲號，外面通見。」

時遷聽了，引三人悄悄爬到人家屋上藏了。時遷爬到玉欄樓上，四門放起火來，腰間拔出大斧，望人家屋上便走。各門軍士見城中火起，都去救火。解珍解寶段景住各取出利器，先將北門砍開，縱放軍馬入城。時遷也將西門打開，放軍入城亂殺。北軍何家父子盡被殺死，只有何樂因取救兵，不曾殺得。汝廷器等諸將死於亂軍之中。天色已明，吳用令人救滅火，出榜安民，取出府庫金銀給散失火之家。有詩爲證：

一火功成智力餘，兵威到此果何如？
儘交田虎難交節，河北平清草寇誅。

却說何樂同、孫彥成往龍蟠州報知蠻將。守將卞祥當下爲河北總兵之職，統大軍十萬，戰將七十員，鎮守龍蟠州。見說何國舅被難，連忙點起精兵五萬，猛將一十二員前來救圍。分兵兩隊：前隊先鋒余呈、方原、任光、于玉、吳德、眞趙元起；後隊長子卞江，副將朱元、江度、許宣、沈安、仁樊、玉明，一同何樂、孫彥成來到懸繩井。

小校報與余先鋒：『前面有宋兵排列陣勢。』余呈也排成陣勢，手執開山大斧，出馬高叫曰：『宋將好好退兵，稍遲殺盡不留！』小校報與智深。智深出陣叫曰：『認得殺人的好漢花和尚麼？』余呈罵曰：『賊禿！今來送死！』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直取余呈。二人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楊林挺槍直奔余呈。卞江見了，也出助戰。各無輸贏，天晚兩下收兵回寨。魯智深對衆人商議要去劫寨。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傳集 征四寇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宋江夢中朝大聖

李逵異境遇仙翁

九重奉命靖邊城，赫赫烜烜出帝京。

武略胸藏超等列，天才挺卓冠羣英。

淒涼夢寐逢真聖，恍惚從容遇異神。從此功成拜金闕，南方千載仰威名。

却說智深要去劫寨，孫立曰：『不可。』

兵法云：「臨門之後，莫去劫寨；到圍之日，不要攻

城。」等待明天再決一戰，看他如何。」

智深那裏肯聽，孫立只得隨智深引兵三千過

懸繩井。

到北寨，並無動靜，孫立曰：『師父，莫非有計麼？』

智深不信，殺入去時，却是空寨。

智深方知是計，急令後軍退時，只見四面埋伏兵起，圍裏將來。

孫立顧不得魯智深，望西而

走。朱全雷橫馮山盛本申屠禮盧元顯皆靠山殺出逃去。魯智深力敵北軍逃走，轉身不見一個人影。半夜到懸纏井邊，一此井三四丈闊，八十丈深，無水枯乾，乃是北方一個大井。魯智深因慌跌下井去，又無一人得知。

至天明，敗兵逃回，報知中計，衆人亂去，不知下落。楊林大驚，急令軍人報知吳用軍師。至日中，見孫立朱全雷橫等都回，不見魯智深。衆人正納悶，小校報曰：『吳軍師到了。』衆人出接，備說智深劫寨一事，孫立勸阻不住，今失陷不知存亡。喬道清曰：『衆人休慌；待我發一道檄去看他下落。』隨即排下香燭，喬道清作法，發了一道檄草前去。不移時，喬道清對衆人曰：『此人不死，主有百日災難，急不能夠脫身，陷在龍潭虎窟之中。且行文書去報知宋元帥，請他來作區處。』

吳用急令戴宗到石羊山寨參見宋江。宋江問征戰之事，戴宗將攻獅子嶺殺了何家父子，並魯智深劫寨失陷不知下落說了一遍。宋江見說，大哭曰：『可惜這個兄弟不知失陷在何處！』戴宗曰：『哥哥休煩惱，喬道清發檄說他不死，只有百日災難，急不能脫。』

宋江便令拔寨起行，分作三路前去跟尋魯智深。第一路東行，史進、劉唐、孔明、孔亮；第二路路西行，石秀、蔡福、蔡慶；第三路北行，李逵、白勝、鄭天壽。

宋江徑自在懸繩井去，來到獅子嶺，接至大寨坐定。衆人參見訖，宋江便問魯智深有

消息否？柴進曰：『連日差人打聽尋覓，並無消息。』宋江憂悶。吳用教排筵席來與哥

哥解悶，宋江那裏有心飲酒。

是夜宋江煩惱獨坐，靠在桌上朦朧而睡，彷彿見個緋袍金甲天神立在面前，拱手稱

『星主，大帝有命，令我來請星主。』宋江聞是大帝救命，忙起身問曰：『大帝在那裏？』

天神曰：『只在咫尺之間，你可隨我而行。』宋江在睡中不敢開眼，只聽得耳邊風雨之聲。

不多時，天神曰：『星主已到。』宋江看見金釘朱戶，如殿宇模樣，入到第三重門內，見

一尊聖帝，左右金童玉女。宋江拜伏在地，聽得左右叫『星主平身。』宋江起來。大聖

曰：『星主別來無恙？』命賜坐。宋江曰：『臣乃凡夫，安敢對坐。』大聖曰：『星主是上

界星，今統兵收捕河北，勝負何如？』宋江曰：『敢告大聖：今失魯智深，不知生死如何？』

大聖曰：『你兄弟魯智深陷在懸纏井內，下有個仙洞，乃天上鬥殺星君在彼居住，皆有一百餘歲，智深百日災滿，自有見時。』

宋江又問曰：『臣今收伏河北數員將士，臣數內中恐有甚別意否？』大聖笑曰：『你此去得勝回朝，後又有敕命差你收捕淮西，千難萬難，故此先差河北有勇之人協助。此數人是上界星宿：喬道清是護法金童，孫安是淮西九龍灣龍王，瓊英女是上界六甲之女。若無此三人，如何收得淮西王慶？吾言乃天機也，切勿漏泄。』言訖道：『星主請回，他日却得再會。』復令金甲力士送星主出殿門。宋江上仙橋，見滿池金魚遊戲可愛，被金甲神一推，推落池中。有詩爲證：

軍帳殘燈夜未央，宋江夢寐意情長。天堂有路通消息，指示分明頓不忘。

宋江忽然驚醒，乃是一夢，看桌上殘燈尙明，便喚小校請軍師吳用圓夢。吳用曰：『兄長秉性忠良，神明默佑，大聖之言，必無謬矣。即令人去井中打聽，方知虛實。』宋江曰：

『且等三路兵馬回報，便知分曉。』

且說那一夜魯智深落在井中，無路可出，忽見井傍一穴，走出一個老人來，鬚眉皓白，見了魯智深曰：『師父因何至此？且到敝庄，少待一茶。』智深想道：『必有人家。』卽隨他入到穴中，別是一個世界。有詩爲證：

雞犬桑麻井市連，雲霞掩映舍廬邊。
端然好個清幽世，別是乾坤一洞天。

魯智深看時，但見朱門碧戶，大廈高樑。那老人引到廳上，分賓主坐定。智深曰：『我是迷路之人，望乞公公指引。』老人曰：『師父有百日之災，且在牀上稍停，等待日數完滿，救你出去。』自此智深只在那裏，但是飲食皆老人送來。

看看約有百日，老人對智深曰：『師父災難已滿，不日有人來尋，自宜保重。』言訖，化一陣清風去了。智深驚訝不已，便去閑玩一遭，但見林木森森，人烟麋集，另是一般天地。

却說李逵史進石秀等三路軍馬回見宋江說：『尋了數日，不見消息。』宋江曰：『我

已知他下落，如今陷在懸纏井，無人救他出來。」李逵大笑曰：「我去救他。」宋江大喜，即日起兵，同到懸纏井來。宋江守中軍，孫安和盧俊義爲後隊，拔寨起兵，早到井邊，紮下兩個大寨以防北軍。宋江便令將竹籬用索子繫了，立起盤車。李逵將十餘個銅鈴帶在索上，把雙斧插在腰間，坐於竹籬內，放將下去。

李逵爬出竹籬，四下用手一摸，不見動靜，只見一個大穴露出些光亮。李逵提斧進內，約有百餘步，見一所高屋，甚是華麗。李逵摸上廳去，只見桌上羅列器皿，又見智深在大青石上坐禪。李逵曰：「哥哥爲你大動人馬，四路跟尋，向後夢中見神人說道你陷在井中，着我下來尋你。」

智深一見李逵，大喜曰：「哥哥如此用心，異姓骨肉，勝是手足之親！」李逵把斧放在石上，扶智深下來，放了手，却拿着禪杖便出廳前。到穴口竹籬邊，扶智深入內，李逵叫聲「阿也！忘了板斧在石上！哥哥先去，我取板斧便來，你千萬叫他放竹籬下來度我！」

智深搖動鈴子，上面盤將起來。宋江見了魯智深曰：「兄弟受苦了三月，今日得出，不

勝喜慰！智深謝曰：『勞煩哥哥救我性命，殺身難報。』李逵送我到竹籬，因忘失板斧，他去取了回來，可再放籬下去度他上來。』宋江急令放下籬，半日不見動靜。宋江叫曰：『救得一個起來，又陷害了一個！』有詩爲證：

纔喜相逢又致憂，公明端爲國家謀。
將軍未解邊庭甲，義士如何志便酬？

且說李逵再到舊處，正取板斧在手，只見一個大蟲在那裏搖頭擺尾。李逵大怒，『這孽畜！』輪起雙斧砍去。那大蟲回身便走。李逵趕過林子裏，不見了大蟲，只見許多人在那裏鬥雞作樂。李逵貪看鬥雞，忘了歸路，心甚慌懼，走向幾步，却見內有人家，便去苦告曰：『小人是迷失路徑，到此天晚，權投一宿，明日早去。』只見屋裏走出一人，眉鬚皓白，形貌蒼古，見了李逵，便請入裏面坐下。

李逵問曰：『公公高姓？這裏是甚麼去處？』老人曰：『我這裏與仙境隔隣，名喚鬥雞村，只有錢龐兩姓。老夫本處姓錢，因避黃巢之亂，移居在此，不知經歷多少年數了。』李

達曰：『如今却是大宋道君皇帝天下，我們奉敕征田虎，到此得遇仙翁，乃平生之大幸也。』

正說間，只見一老嫗點燈出來，老丈便教安排夜飯與李達吃。李達吃了飯，就在地上睡到

天明。老丈曰：『你可速回，若稍遲延，不得回矣。』便教一人引李達前來。李達拜謝老

丈，出到村口。那人指教舊路。

李達出到洞口，坐在竹籬內，搖動鈴子。原來宋江因李達不起來，便屯下人馬在那裏

守着。當時聽得井內鈴子響，急令人扯將起來。宋江見了大怒，罵曰：『你這七日在那裏

去來？憂殺我也！』李達將鬥雞村的景致說了一遍，『只宿一夜，怎的有七日？』宋江

見說鬥雞村，想起夢中神不虛語，即收拾人馬回到吳用大寨坐下，說智深之事，李達鬥雞村

之境。衆皆駭然。宋江令設席與智深賀喜。

却說余呈命小校報知卞祥。小校報曰：『前余先鋒勝了兩陣，夜來劫寨，又中了計。

今宋江領兵在懸纒井邊，余先鋒與他敵住，令小人來討救兵。』卞祥見說，遂領衆將數十

員，大兵十萬，與沈安仁連夜前進。

却說宋江與衆人正商議欲打龍蟠州，小校報北軍不知多少蓋地而來。宋江曰：「卞祥引軍拒住，此人不可輕敵，煩勞衆兄弟同心協力，休失銳氣。」喬道清起身告曰：「哥哥不必憂心，道清自有退兵之策。」

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喬道清法迷五千兵

宋公明義釋十八將

將軍韜略濟時才，見說南行討賊來。

麾下軍兵聽號令，陣前戈甲動風雷。

元戎授首如摧朽，羣將來降似乞哀。

明日表功應大賚，更聞人唱凱歌回。

話說喬道清曰：

『哥哥且與他先決一戰，看小道略施小法，能降十萬大兵。』

宋江大

喜，便催軍排成陣勢拒住。

喬道清引五萬軍馬退在懸纏井口，也排成陣勢，前後皆通，如一

條大路一般，兩邊是牆。

衆軍暗地笑曰：『我們做了一世軍，不曾見排這個陣，又無門戶！』

喬道清曰：

『此陣名不可說，到臨事之際，切不可動半步；若動時，連你們都迷倒，不能捉他。』

只等我作起法來，電走雷鳴，你們方可下手，逢一個縛一個。陣勢排定了，復來見宋江曰：『來日與他戰可詐敗而走，引到這邊來，你們從陣中路徑過去，等他起來，貪道自有法術。』

且說卞祥出陣大罵曰：『水洼草寇出馬打話！』宋江親自出馬，與卞祥施禮曰：『將

軍如此英雄，何不投順大宋？』卞祥應曰：『我非不識天時，奈衆將不從，要和大宋作對。』

傍有樊玉明大怒，挺鎗直取宋江。董平接住，戰三十合，樊玉明力怯要走，被董平一鎗撈死。

北軍陣中昌化出馬，與董平戰三十合，亦被董平撈翻。魚得源大怒，手揮鐵鎗與董平交戰，

五六十合，不分勝敗。花榮出馬，便鬥魚得源。那馮翎看見，便出陣接住花榮。兩對兒厮

殺。瓊英郡主取石子在手，早把馮翎打下馬來，却被花榮一鎗刺死。魚得源又被花榮一

箭射中護心鏡上，吃了一驚，望本陣便走。董平急追，宋江急教鳴金收軍，董平方回。宋江

喜曰：『今日連殺二將，賊人已喪胆矣！』令安排筵宴，相慶衆將。次日，秦明、黃信、董平出

陣迎敵。

却說卞祥見折了二將，不出。只見馬靈稟曰：「今日宋軍再來，小將願與他軍對敵。」

卞祥即點一萬人馬相助。馬靈披掛上馬，手執方天戟，臨陣之時，額上現出一隻眼來，綽號

「小華光」。其眼若開，箭石不能中；亦有「神行法」。日行萬里；再有「金磚」及「風火二

輪」。若遇順風，能燒寨柵。其物雖名法寶，只可邪行，若是遇正之時，却不能用，自稱「勝華

光」。有詩爲證：

金盔金甲紫袍新，手執磚鎗貌似神。
脚踏風輪行萬里，馬靈原是得傳人。

馬靈步立在陣前叫曰：「宋兵有強者出來比試！」宋江出陣問曰：「將軍何不歸宋，

得爲忠臣？」馬靈曰：「識得小華光麼？」宋江曰：「久聞大名，今日得觀尊顏。」

李逵大怒，輪雙斧望着馬靈便砍，馬靈舉方天畫戟來迎，鬥不三合，被馬靈一金磚打翻，

盧俊義呼延灼死救回來。秦明舞棒直出，與馬靈戰不三合，又被馬靈一金磚打翻，衆將力

救回陣。宋江曰：「真個不在華光之下！」衆將曰：「我十個兄弟一齊出戰，看他金磚也

只打得一個。」

董平呼延灼朱仝雷橫燕順鄭天壽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十人來戰馬靈。馬靈見寡不敵衆，脚踏風火輪，作起神行法望北飛去了。衆人追趕，馬靈回頭將金磚望南一擲，變成十塊，打中十人，負痛回陣。原來此物不傷人，只有五七日疼痛。宋江急收兵回寨，與吳用商議曰：「似此如何收得田虎？」張清飛石，怎及得此人？」

正憂悶間，只見喬法師教人來報：「勢陣已完，可請元帥退兵！」宋江教軍馬拔寨起行。

却說馬靈回到本陣對卜祥曰：「宋江被我金磚法打翻十員將，他若再出陣時，必然退兵，可會衆將大驅人馬追趕，復奪獅子嶺。」卜祥吩咐，將兵馬分作三隊追趕。東路將十員：何煌連黨齊吏也昌太叔良游廣胡英羊士員鄭天瑞丘頓仲賢焦跬。中路將十八員：馬靈邊文進武能戎江索賁黨世隆凌光傅張璋郁正那玉林旺項忠段志仁陳雷倪宣苗道。

成倪光南陸招。西路將十二員：耿尋吉、安寇黎文恭、羊文玉、傅祥、融、愷、官原、池迪、巴宗、帝士、元徐瑾。三路分兵已定。

次日平明，中路武能出馬叫道：『水泮草寇！還不退兵！』宋江傳令衆人：『只要佯輸，他若追趕，你們四面亂走。我和幾個兄弟只望喬法師寨中而走，引他入來，方好行事。』

吩咐已定，史進出馬與武能交戰。鬪到三十餘合，史進回馬便走。武能趕來，宋江、盧俊義與衆將望喬道清陣中便走，其餘軍馬四亂散走。馬靈招動中路人馬追趕。趕到了大井邊，喬道清在高坡上望見宋江等入到陣中，又見馬靈武能一十八人縱馬趕來；方纔入到陣中，喬道清口中念念有詞，取胡桃一個，在口中咬破，宛如天崩地裂之聲，雷電四起，十八人個個翻身落馬；只有馬靈作神行法要走，被喬道清遣大揭帝從空中打下，十八員將并五千兵都如醉倒一般。

道清傳令教衆人一齊網縛。宋江衆軍回身亂殺，兩處軍馬并五千兵殺得盡絕。喬道清將這十八員將用咒水解了，出來見宋江。宋江親解其縛，齊齊扶起馬靈等曰：『倘蒙

不棄，歸順大宋，高官爵祿，以享終身。不知衆將軍意下如何？」馬靈曰：「今蒙元帥大德，我等情願投降。」宋江大喜，令取空頭官誥，皆授都指揮使之職，設宴款待，便教戴宗拜馬靈爲師，學日行萬里之法。

宋江又問馬靈曰：「將軍，龍蟠州今有卞招討在那裏，如何取得此處？」馬靈曰：「前者元帥在陣前打話時，到有歸順之心。元帥仍此進兵，逼城下寨，他必然登城打話，元帥再用好言說他來降。此人亦有仁慈之心，父子二人，喪妻不娶。兒子卞江頗有武藝。」

宋江依其言，隨催兵前望龍蟠州來，分兵四面攻打。卞祥得知，連忙上城與宋江施禮。宋江曰：「卞招討，你發來追趕兵將皆中吾計，殺盡無回，你如何不見機而作？」卞祥無語，下城回衙內修書一封，綁在箭頭之上，射出城來。宋江小軍拾得，呈與宋江。宋江拆視曰：

卞祥頓首百拜，奉書大元帥宋公明麾下：區區久聞元帥仁德布滿四方，義結

天下豪傑，前日兵臨，卽有心進謁，奈衆不從。延至今日，自當繫頸投降。只是

田虎賊巢尙固，請元帥權退一時，待祥回沁州計誘親征，元帥可遣大將部領一

枝兵先過千翔山，截住北口水路，占了沁州，方可成功。若還進兵，他必下海，再

難收捕。區區慚愧國敗亡臣，敬具縑書拜上。

宋江看畢，謂馬靈曰：「卞祥此言，莫非一時權詞哄誘我麼？」馬靈曰：「卞祥生平誠

實，可退兵十五里。」宋江遂傳令退兵十五里下寨。

畢竟卞祥如何賣陣歸降，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卞祥賣陣平河北

宋江得勝轉東京

田家巢穴幾千重，到手分明徹底空。

百戰有功人似虎，一朝得勝馬如龍。

看雲遣興興肩上，奏凱高歌夜月中。多少俘囚隨隊後，歸來爭獻去時功。

當日卞祥見宋江軍馬退去，卽遣人去招回懸纏井一起兵將。卞祥來見父親。卞祥

曰：『我想田虎氣候不久了，河北二十州府今被宋江取了，止有我龍蟠州爲沁城屏障，不久而破，不如投降宋江。你可權守人馬，我回沁州引他來親征。那時賣陣絕他命根，此功不小。』吩咐已定，帶了李勝等數人引兵五百回沁州，只說取救兵去了。

且說宋江分撥兵將隨馬靈往沁州分兵拒住海口，精選二十四員將佐——馬靈、武能、戎江、索賢、邊文、進史、進楊、志解、解寶、凌光、傅徐、寧黨、世隆、孫岳、張清、杜遷、宋萬、李應、穆春、盛本、于茂、孫立、盧元、顯周、通陶、宗旺——引十萬精兵分作兩路，一路打沁州，一路打霧凝州。馬靈告曰：『元帥，卽今田虎兄弟田彪鎮守霧凝州，恐知我軍來到，出來攔擋。』宋江曰：『我隨另撥人馬來接應。』馬靈辭別宋江，過了龍蟠州北城外，馬靈教戎江、索賢、黨世隆、十二員將同史進兩頭抄將過來。史進去了。這裏宋江只撥東路接應大將秦明、魯智深、武松等，西路接應大將項忠、陳雷、雷橫、劉唐、索超、李逵，各與兵二萬往沁州接應去了。

却說卞祥和李勝等徑到沁州來見樞密范世權。世權便問曰：『招討鎮守龍蟠州，如何回朝？』卞祥曰：『告樞密，今被宋江統兵三十萬大將二百員席捲而來，白虎嶺魏州城、石羊山、蘇林、嶺獅子嶺盡行取去了，如今把住蟠龍州，下官殺開一條大路同李勝等回來欲

請主上親征。」

范樞密有兒子范簡同守龍蟠州，聽知此語，天明同卞祥入內啓奏田虎。卞祥山呼禮畢，奏曰：「啓奏主上，臣該萬死。今河北各處州郡都被宋江領兵奪去。今宋兵臨城，寡不敵衆，捨命殺出，回朝奏知。乞主上御駕親征，衆人竭力向前，方可退得宋兵，恢復城池。伏乞聖鑒。」

田虎聽罷，心中不悅。樞密范世權奏曰：「陛下可點起護駕軍馬二十餘萬，共調各處兵將，和他決一死戰。」田虎曰：「卿言是也。寡人御駕親征。」封卞祥爲都元帥。卞祥辭曰：「臣武藝不通，難爲萬軍之長。今有涿州李天錫智謀遠大，武藝精通，正合爲元帥之職。」翔原令辭時，此一人可爲先鋒。」

田虎依奏，隨即差人去召李薛二人入朝。二人入見郎主，山呼已畢。田虎曰：「勞卿遠來。今有卞祥保舉二卿征南。」李天錫爲總軍，薛時爲先鋒，卞祥爲副先鋒。卿當用心前去，朕隨後御駕親征迎敵。」李天錫奏曰：「臣因主上洪福，又得薛將軍卞招討相助，必

成大功，願我主勿憂。」

田虎大喜，點撥了五萬大軍與薛時先行。田虎和李天錫點起護駕軍五十萬，大將百員，前來迎敵宋江。

却說薛時引兵往龍蟠州來，卞江接入城，安排筵席款待，一面差人迎接聖駕，不在話下。

却說馬靈來到霧凝洞經過，小校報與田彪說：「宋軍將近城邊。」田彪令大將張雄

出城迎敵。楊志出陣叫曰：「強寇怎敢攔路！」張雄令副將偃安出馬，與楊志鬥十餘合，

被楊志刺死。北軍大敗，報知田彪。田彪大怒，親自引兵出陣，與楊志鬥三十合，不分勝敗。

馬靈見了，來與解珍曰：「我去山後殺將來，你們幫着楊志殺過去。」

正說之間，小校報曰：「秦明魯智深又引五千兵接應。」馬靈大喜曰：「解兄，你速去

催動衆將來助戰。」說罷，腳踏風火輪而去。解珍接見秦明魯智深將馬靈的話說了，即招

勳衆兄弟一發上陣，與田彪大戰。

正門之間，北軍後陣大亂，小軍飛報：『後有天神脚踏風火二輪，手擲金磚，亂打下來。』田彪大驚，回馬便走，正迎着馬靈從空中撒下火輪，打在田彪頭上，燒得眼花面赤，不能動止。魯智深趕上一禪杖打翻，把陷軍囚了。隨後兵將皆投降。馬靈曰：『我們只在此間屯下軍馬。』

却說田虎領兵到龍蟠州城下。衆人安排香案，迎接入城，拜舞畢，告曰：『我主，今有宋兵勢大，不敢與他抗敵，今得主上親征，有何慮焉？』忽報宋兵搦戰。李天錫速令劉克讓引兵一萬出城，與南陣孫安鬪五十合，被孫安殺死。敗軍逃回報知李天錫。天錫大怒，綽鎗上馬，與孫安鬥二十合，不分勝敗，被瓊英一石子把李天錫打翻馬下，被盧俊義一鎗刺死。北軍大敗，退走入城，報知田虎。田虎見說心慌。卞祥告曰：『我主勿憂，小將引衆將出城決一死戰。』

田虎卽令卞祥引衆將出陣。宋江見了卞祥，便令花榮與卞祥鬥，到十合，花榮佯敗而走。

卞祥不追，叫曰：『別有英雄再來！』盧俊義出馬，與卞祥又戰五十合。卞祥打一關節，招動軍馬，望城中便走。

薛時刺斜來迎，被盧俊義一鎗刺死。孫安人馬一擁入城。田

虎知宋兵入城，開北門望沁城而走。到城下，望見城上盡是宋軍旂號，回身便往涿州逃難，

却好遇着史進攔住。田虎思量無計，逕奔海邊而逃，被史進招動衆將，把田虎生擒，奪了涿

州。有詩爲證：

百萬雄兵下北州，將軍全勝陣圖收。堪嗟田虎空稱號，到此翻成作虜囚。

史進將一半軍守住涿州，自引人馬解押田虎來沁州屯紮，差人飛報宋元帥知會。

却說宋江大隊人馬殺入龍蟠州。宋江升堂坐下，便問曰：『田虎何在？』衆將告曰：

『田虎開北門走了。』宋江聽了，心中不樂。只見卞祥引衆將拜伏階下。宋江連忙扶

起曰：『招討効力投降，回奏天子，必當重用。』卞祥曰：『小將有抗拒天兵之罪，豈敢希圖

封賞？」

宋江各各撫恤已了，就教大設筵席。與衆將飲酒之間，只見小校來報曰：「史進已捉了田虎，令人先來報捷。」宋江喚入，便問備細，大喜，便吩咐盧俊義和卞祥守住龍蟠州，自引大軍來到沁州，史進接入城。

却說田虎所居內室，照依皇城宮殿省院衙門。宋江坐了正堂，衆將都來參見。捉得內室妃嬪并僞文武等官，監候一邊。衆人押過田虎，跪在面前。宋江曰：「此反逆之人，不必詢問，且將陷車囚起，解送東京處決。」

忽報馬靈來到。宋江令衆將接入，相見禮畢，宋江便問軍中之事。馬靈曰：「田彪被智深與小將捉了，囚在軍中。霧凝洞平伏了。智深隨後即到。」宋江聽知大喜。

次日，魯智深引軍都到。參見禮畢，宋江問勞已罷，又遣人前去涿州調回那起人馬都來沁州，即令設太平筵宴，款待衆將，犒賞三軍。

宋江酒至半酣，舉杯對衆將曰：『自從奉敕征討河北，上賴天子洪福，下賴衆兄弟虎威，用兵一年有餘，幸喜首惡已擒，河北掃清，大小兄弟無恙。今要班師回京，請盡一醉，以慰往日勞苦。』史進與衆將曰：『此皆仁兄之德，非我等之能也。』

次日宋江傳令將田虎宮室拆毀，妃嬪人等令至親各領回家，僞設官員，赦免其罪，選賢能者，令他分守各處城池。那河北之民無不感戴。有詩爲證：

旌旂閃爍動龍蛇，宋將忠良爲國家。且看此行成偉績，從今黎庶樂桑麻。

宋江下令，大小頭領并河北新降將佐各收拾朝京，使關勝先往淩州會集李俊一起，令戴宗馬靈先往京師報知天子，另修書一封去宿太尉府中投下。宋江將田虎田彪陷車押在中軍監着，吹打得勝鼓回朝。到龍蟠州，有盧俊義等出城迎接。入府堂上，都來見了，一

同離了龍蟠州望南回京。

畢竟宋江如何朝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徽宗降敕安河北

宋江承命討淮西

千乘鐵騎震如雷，一劍橫空萬寇哀。

掃盡邊塵烽火息，保全黎庶瘴烟開。

羽書奏捷聞金殿，鸞誥褒封下玉臺。忠節名題金榜上，凱歌聲裏帶春回。

却說戴宗馬靈二人足踏風火二輪，日行萬里，二三日早到東京安下。

次日戴宗同馬

靈二人來見宿太尉，呈上書札。

宿太尉認得戴宗，便問宋元帥軍情事務如何。

戴宗遂將

平伏河北，擒了田虎田彪班師之事，說了一遍。

宿太尉然後拆開書看了，不勝之喜，重賞戴

宗馬靈酒食，且去館驛中安下伺候。

次日宿太尉入朝奏曰：『今有宋江征討河北田虎，已獲全勝，生擒了田虎田彪，殺了田實田豹，今已班師回朝，先令戴宗引一個新降將士先回奏知陛下，現在朝門外恭候聖旨。』

天子見奏，龍顏大喜，宣二人入朝。戴宗馬靈逕到階下，俯伏丹墀，山呼已畢。天子各

賜御酒三杯。天子便問宿太尉曰：『此事如何定奪？』宿太尉奏曰：『宋江等建此大功，

乞我主親排御駕，出城十里遠接，慰勞衆心。』天子曰：『卿言是極。』即令安排御駕，迎

接征戰功臣。

戴宗奏曰：『聖上暫停。宋元帥軍馬再過三個月方得到京。那沁城到東京三萬餘

里路程，臣今三日前起身。』天子問曰：『卿二人如何三日便得到此？』戴宗奏曰：『皆

託聖上洪福，新降這個馬靈有神行之法，日行萬里，因此快也。』天子大喜，令戴宗馬靈在

館驛中伺候宣召。當日朝散。

且說宋江軍馬在路行程，所過地方，秋毫無犯，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行了三個月餘

來到東京。有詩贊曰：

河北清寧偉績成，宋公忠義最知名。胸中素蘊天人學，麾下分屯漢楚兵。

已仗天威平草寇，再施膏澤庇蒼生。凱歌唱徹山城曉，老幼歡呼夾道迎。

當時遠探飛報天子知道。天子宣宿太尉商議，敕令滿朝文武護衛指揮，簇擁轡駕出城十里迎接。正遇着宋江盧俊義等，衆將拜伏路傍，山呼之聲，震動山岳。天子撫慰曰：

「卿等多受勞苦，今建大功，將何以報？」宋江再拜曰：「臣托聖上洪福，前征河北，喜得掃清而還，何勞聖駕親臨？」臣等雖肝腦塗地，難報聖恩也。」天子曰：「卿等平身。」又問

曰：「卿今帶來這一起，却是何人？」答曰：「一個孫安；一個瓊英郡主張清之妻；一個是法

師喬道清；一個是下祥。臣今收伏田虎，皆賴此數人之力也。」天子又曰：「前有一百單

八人，今有許多人來！」宿太尉奏曰：「皆是聖上洪福，所以雄兵勇將皆投於宋元帥之麾下矣。請聖駕回朝。」

宋江得令，敕排戎衣隊伍，簇擁轡駕回朝，高唱凱歌，滿城父老拜迎。聖駕入朝，文武拜

舞已畢，宋江上殿拜奏曰：『乞請我主新降將士，還是卸甲見帝，還是戎裝上殿？』聖旨令將士不要卸甲，暫時朝見，先教內府支給勞賞軍士，命宿太尉監賞，每人肉二斤，酒二瓶，白銀一兩，綿緞二疋，糧米一石，大設御宴，款待宋江新舊將佐。

天子斟過一金鍾酒，親賜與宋江曰：『卿領一百單八人，征進河北，沙場之內，曾有傷損者否？』宋江答曰：『深賴主上洪福，兄弟們列陣交戰，都幸不至重傷，皆保無事。』天子

曰：『此是卿等以忠義狗國，乃天地神明之佑也。』宋江將經過收得諸將，并分遣衆人鎮守，復取各處城池奏知。天子大加稱賞。當日御宴已罷，宋江衆將謝恩出宮，回營安歇。

次日，宋江將田虎田彪事申呈進，樞密院官奏上天子，請旨發落。天子見奏，敕旨曰：

『田虎田彪欺天罔上，爲惡不仁，罪不勝誅，着三法司官押赴市曹，凌遲示衆，以警後人。』一面差中使官齋敕前去安撫河北一路人民，但有受苦處，卽赦免糧差三年。

却說太師蔡京因宋江班師，天子稱羨其功，恐封他高官重爵，遂與高俅商議，要排陷他，

未得其計

正說間，忽聞吏報曰：『童樞密要見太師，有急事商議。』太師忙教請入，相見禮畢，分賓主坐定。茶罷，童樞密曰：『下官院中前日連接得四五封告急文書，皆申說王慶掠了淮西一派十七座軍州，自稱秦王，建號興國，爲患不小。今有宋江已平伏河北，領得一班兒戰將回來，天子稱羨不已，不久重封他的官職。若使他們一起攬權用事，我們立脚不牢，不如乘此事，太師與太尉商議，同保舉前去收伏王慶，也有一年光景。此計如何？』

高俅聽罷，對蔡京與童樞密曰：『王慶三年前因惱了我，尋事罪他，發配李州，誰知今日如此大弄。明日早朝，當奏此事，聖上必准。』三人商議已定，各自回府。

未知宋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奸黨邪讒共一堂，不容忠義輔家邦。
明朝一紙封章入，又使驅兵上戰場。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高傑恩報柳世雄

王慶被陷配淮西

雨裏烟村雪裏山，看時容易做時難。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

話說高傑未遇時，流落在靈州靈璧縣，有個軍中都頭，姓柳，名世雄，家開客店。這柳世雄雖爲軍吏，常拯人孤窮。高傑因患病半年，衣服典賣罄盡，柳都頭見他病稍安，卽與高傑銀十兩，因此得回京師，後來做到殿前太尉之職。

一日，柳世雄受職到京，做了指揮使，來殿帥府參見太尉。高傑見是柳世雄，便請入後堂，對夫人曰：『恩人在此，快來相見。』夫人出見曰：『當初若無恩人，焉得到今日？』就

留在府中。高俅謂之曰：『今欲公差使吾家，又無大職；若在我部下，於禮不當。』即喚提調官張斌曰：『此人是吾恩人，欲與一好差職，代我處置。』

張斌稟曰：『只有一個，是八十萬禁軍教頭王慶，少四個月便出職。原日因六國差開使臣張來勒我朝廷鎗手出試，鬥敵勝負。做了六國賞罰文字，若勝便不來侵我國；若輸與六國，那時每年納六國歲幣。這六國是九子國都與國龍馳國蒞泊國野馬國新建國。却得王慶取了軍令狀，就金殿下與「六國強」比鎗，被王慶刺死。止有四個月滿，便陞總管。太尉要報恩人，只要王慶肯讓，便好。』

高俅聽罷，即差人去班院雄武營叫王慶。王慶即來見。太尉曰：『我有個恩人柳世雄在此，吾欲報他恩，與汝商議。』喚院子托出銀五十兩與王慶。王慶曰：『小人無功怎敢受太尉厚賜。』高俅曰：『汝總管之職，尙少四個月。來日却要覆試鎗棒。吾着柳世雄明日到殿下比鎗，你可讓一鎗。他勝，你把總管借與他，吾與你聽令使臣之職，我自照顧你處。』

王慶口中不說，心中忖曰：『當初六國強勒三太尉門鎗，都不敢敵，吾拚死與他作對，被我搨死。到今只少四個月，便是總管之職，教我讓與他，我反做聽令使臣！』肚裏焦燥，勉強應曰：『太尉鈞旨謹領，銀不敢受。』

高俅曰：『受此銀便是定物，如何不受？』王慶曰：『受了此銀，恐後有人到太尉處，難以推讓。』高俅曰：『言之有理。』遂入後堂與柳世雄說知了。

却說王慶辭別回家，與妻說知。妻曰：『且讓他罷，省得日後結仇。』王慶不聽。

次日早朝，衆文武立班，引進司乞復鎗法。王慶柳世雄比鎗法，入就金塔下把鎗使了數回，王慶已一鎗來，柳世雄躲過，王慶復一鎗把柳世雄牙齒打落。喝曰：『王慶贏，柳世雄輸。』引進司喝王慶謝恩去了。武士喝柳世雄出內門。

當下氣得高俅失色，回到帥府中。世雄來見太尉曰：『謝得舉薦。』高俅曰：『恩人，不妨。我做殿帥府太尉，這總管在我手裏。我直滅那人不見一星火便罷。』却喚殿司

前十個帶牌的吩咐曰：『去雄武營前巡視王慶。』

十人領了鈞旨，逕到營前巡視。人報王慶曰：『如今高太尉差十個人來尋你。』王

慶曰：『我只不出去，守得四個月總管滿時，豈奈我何！』

王慶在家，每夜燒香。忽一夜見香桌從門外四隻脚似馬走入，香爐亦自飛入。王慶

見曰：『却不是作怪！——見怪不怪，其怪自壞。』便把香爐打碎，又將桌子捧出門前顛倒在地，却用猛力閃了左臂，疼痛不止。

次日，王慶出營前贖藥，只見營前衆人闖一賣卦金劍先生李杰。這王慶乃姚西人也，身長七尺，熊頭馬腹，鳳眉豹身，便將十文錢來卜卦。李杰問了年月，排下一卦。李杰曰：

『尊官問災不問福，此卦象不好，是勾陳爻變象，乃一牛二尾，是個失字。你宅內曾有怪

事否？』慶曰：『見過了。』杰曰：『既見過，目下災甚急。有四句卦象與尊官收下，後有

應驗。』象曰：

白虎臨爻象，隄防不測憂。雖然無病疾，不死便爲囚。

王慶收了卦象，辭了李杰，便去藥舖贖了一貼黑神散，就酒店買酒調藥貼在身。歸到營前，見鄰人周保義曰：『高太尉親到十三營點名多時，快去應名。』

王慶聽了大驚，急到家，換了紫衫衣帽，逕見高太尉，唱了喏。高俅曰：『你從那裏來？』

王慶曰：『昨日因燒夜香，見香爐飛入來，香桌自走進家。小人見是怪事，即將香桌打碎，因閃了左臂腫痛，今日出去贖藥，用酒調搽回來。不知太尉到此。』高俅曰：『這是朝廷禁城，如何有此怪異？却不是捏造妖言，驚唬一城老小？到此點名，不尊禮節，面尙帶酒，罪不容恕！』却喚左右拿下。

王慶告太尉曰：『小人無罪，乞問鄰人便知。』俅曰：『衆人向前拿下。』王慶曰：『只

爲柳世雄報仇。』俅曰：『不要打，且放他起來。』便問軍政司官曰：『王慶捏造妖言，面

帶酒容，謁見主帥，不遵約束，合該甚罪？』軍政對曰：『據此罪犯，若自身軍卒，合該軍法施行；王慶係有職人員，理合請旨裁斷。』俅曰：『把王慶且枷下，該司取招狀來。』

獄卒即將王慶押到後司來勘問，死不肯招。司官問曰：『王慶，你又無甚大罪，只是觸

犯主帥，多只打得十來棍，擬出去了，等月到時，依舊做官，你胡亂認一件來。」王慶自忖曰：「我無大罪，便招不妨。」招曰：「一時不合觸犯主帥，偶違軍約。」兩項罪名，押了文字，仰殿司府裏。高俅見了，奏知聖上，聖旨發開封府依律斷遣施行。

高俅使人將牌文送開封府來。府尹周可道使人押王慶到府廳上。公人將紫衫大帽教王慶着了，焚香望闕謝恩。王慶只道沒事了，叫我着公服謝恩已畢，依舊除了巾帶，跪在廳前，聽讀狀狀曰：「雄武軍士王慶，不合在班無故捏造妖言，不遵節制，怨望朝廷，不守國法，本合軍法施行，爲總管職役在身，聖旨將本身官職斥罷，將王慶杖二十，刺配淮西李州牢城營安置。」府尹即將王慶打了二十棒，刺兩行金印，上了護身枷，差張千李萬押送李州。當日王慶只得同防送公人出開封府。來到街口，只見渾家丈人丈母抱着四歲孩兒，眼淚汪汪而來。同入酒店中，丈人即教安排酒食相待，防送二公人。妻子見丈夫，只是啼哭。丈人曰：「我不想賢婿被高俅陷害。今借得五十貫錢在此，與你路上使用。到李州有一千里路，未知幾時得歸，你只做三年爲期，我便與你養老婆；三年外不回，只得告個執憑，

好嫁別家。」

王慶聽了，卽寫限期付與丈人。丈人曰：『你這個孩兒如何？』王慶曰：『我自帶

去。』妻子不忍分別，防送公人催促起程。王慶辭別丈人丈母，抱着兒子，同公人望李

州來。路上被兒子耽擱，行了十數日，只走五百里。孩兒忽然感吐瀉，病了兩日，於路死了。

王慶啼哭，把他埋了。

來到路口鎮，王慶身邊五十貫錢都用去了。公人曰：『王官人，尙有五百里路途，如今

盤費用盡，不如做些甚麼，乞些盤纏。』王慶曰：『我有個道理。』卽尋一條棒來，在路口

使了幾回。這市鎮上也有二三十人，圍住看王慶使棒。王慶告曰：『小人是東京八十萬

禁軍教頭，贏了六國，少四個月做總管，被人謀奪本職，刺配李州，於路缺少盤費，只得使合棒

告些標手，以作路費。』說罷，又使了幾回棒，將棒撇起高三丈，王慶把身一轉，將右手接住

棒曰：『告衆官賜些標手。』

內中早有一人撒出錢來。不一時，也得三五貫錢撒在地上。內中一人，身長六尺，喝

住衆人：『不得出錢！我便與他鬥！』王慶聽罷，曰：『我一日在此辛苦使棒，告些標手，又被此人喝住了。』王慶只得向前問曰：『閣下高姓？』那大漢曰：『你跟我來。』就把王慶手挽着同行，離了路口鎮，來到家裏，請入草堂。

茶罷，那人問曰：『足下因甚人謀奪貴職？』王慶把高俅報柳世雄事說了一遍。那大漢曰：『原來有此屈事。小人姓龔，名端，排行第十四，是這路口鎮尉司都頭。適見閣下鎗法，真是國家之寶！』安排酒食相待了，龔端托出銀二十五兩與作路費。王慶曰：『多承厚恩，他日當報。』龔端曰：『愚意本欲相留王兄住一宵，却恨司裏有件公事差小人下鄉去，不及相留。』某有一弟，喚作龔正，他如今在四路鎮上屬永州地界上開酒店，如今五年不相來往，某有書一封托兄帶去投奔他，必有資助。』

王慶接了書，就辭別龔端起行。在路不止一日，來到捫子嶺街上又撞見賣卦的金劍先生。李杰曰：『王官人何故至此？』王慶曰：『先生昔日之卦，應驗如神。』却把高俅的事說了一遍。李杰曰：『苦哉！』就請入酒店相待。李杰曰：『二次遇尊官，今觀足下

氣色，還有是非，再與你卜一課。」王慶曰：「正欲拜問。」李杰占了曰：「王兄，莫怪我說，這卦象與先的一般，喚做蒿草爻，當春末夏初之時，便硬可爲箭桿；若在春首採之，嫩則必折，然亦不妨，但莫管是非。」留四句卦象，足下收取，後必應驗：

報李却逢李，流京各轉京。若逢龐氏事，必定惹災連。

尊官收下卦象，酒錢李杰自還。他日却得拜見。」王慶曰：「深感先生。」他日再遇，當重拜謝。」遂別了李杰，同防送公人取路來到四路鎮尋問龔正店。直教王慶得錢，顯名姓於鎮上，揚文武於村中。正是：

相交得遇知心友，真是男兒識丈夫。

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王慶遇龔十五郎

滿村嫌黃達鬧場

燕門壯士吳門豪，筑裏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與君死，泰山一擲輕鴻毛。

却說王慶入到店內問曰：『龔十五郎在家麼？』只見龔正出來，見了王慶，便問：『高

姓？』答曰：『姓王，名慶，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龔正曰：『聞名久矣。』邀入草堂。

王慶取出書來遞與龔正拆開看了，十分歡喜，便安排酒食相待。龔正曰：『總管如何被

害？』王慶將前事說了。龔正曰：『總管如此受屈！某亦捕盜官兵。家兄五年不相來

往，當初因些閑事，今日幸遇總管至此。』王慶曰：『感蒙二公，無恩可報。』一連留住

數日。防送公人催逼王慶上路。龔正曰：「這一村境都屬小弟所管，明日辦些酒食請衆

鄰到此，王兄可使一回棒子，小人教每人出錢一貫作送路盤費。」王慶曰：「此恩難報。」

龔正卽殺羊置酒。次日，教庄客打起聚義鼓，南村北村老幼都到龔正庄上來。衆人

曰：「都頭有甚言語？」正曰：「今請衆高隣到舍吃些酒，小弟有個交誼兄長，乃是東京八

十萬禁軍教頭，被人謀奪本職，刺配到此，使得好棒，如今教誼兄使合棒伏事列位。」卽請

王慶出來與衆人相見。衆人曰：「好個大漢子！」

王慶提棒在手，望空撇高三丈，王慶背叉手接住，把棒輪動，如風車一般。衆人喝采不

止。又使了幾個旗鼓勢。龔正曰：「告列位隣送些標手。」衆人聽罷，各出錢一貫，共有

五百貫錢在地上。

王慶正待收起，忽一人走來，喝曰：「且住！適間使的棒子，只瞞得衆人，瞞不得我！我

是保甲司公，敢與我使合棒？若贏得我時，這五百貫錢與他收去；勝不得我，這錢休想！」

此人原來姓黃，名達，綽號滿村嫌。龔正曰：「王兄，沒奈何只願與他合棒。」王慶便把棒

與黃達鬪了數合，黃達抵敵不住，王慶却將棒頭點尿水抹黃達一口。黃達輸了，走往河下洗口。衆人笑曰：『要得這厮却好！』

王慶拜謝衆人，提了錢各自回去。

龔正又將一領衲襖與王慶曰：『此襖你可貼肉穿

了；襖內都是碎金銀，與兄急難使用。』

王慶謝曰：『感激周濟之恩，異日犬馬難報。』

正曰：『到李州住不得時，可來我家住也不妨。』王慶拜謝，與公人上路。行了三十里，只

見黃達領三十人各拿鎗棒趕來，大叫：『配軍休走！』王慶曰：『我在龔家讓你是個保甲

司公，却不打你，只抹你一口尿水，你今趕來送死！』黃達大怒，挺刀殺來。王慶閃過，鬥了

數合，黃達抵敵不住便走。衆庄客亦走了。防送公人曰：『我們快些行，恐這厮叫大隊趕

來不便。』

三人走上五十餘里，來到李州安下。次日押着王慶來見太尹。太尹看罷，即批回文

齋發二人回京，便令中軍押着王慶來到牢城營裏單身房中伺候。王慶把五百貫錢與上

下使用了，來見管營司公。管營曰：『太祖留下一百殺威棒，我見你臉上黃瘦，想是路上有

病，且寄下這頓棒子，去單身房裏伺候。」次日，管營差撥得了王慶人情，發去管天王堂，每日燒香掃地。

時光彈指，過了兩三個月。忽一日，衙前有個使鎗棒賣藥的在那裏說道：『小官非是路途人，家住京師，蒙聖恩除授光州普利縣巡檢。本身是武科出身，因到這李州來見親戚。小官姓龐，名元，爲恐上任之時又是三年，先來和他相見一面再去上任。到此路遙，恐缺盤費，因此使回棒子與衆看。內一百貼梅嶺膏，治男女百病。你這二三百人看的在此，有先出錢的，小官認了你，待我上任時，用你做虞候。』

衆人聽罷，曰：『這厮沒道理，說出這話，一文也不要與他！』這龐元見衆不出錢來，焦燥曰：『昔有個故事說得好：那南山有個貧子，生一身癩瘡，去遊山，獲得一個野豬。這貧子歡喜曰：「世人言癩子吃野豬肉必死，我是貧子，又生癩瘡，值得甚麼，且把這豬殺了！」煮熟做兩日吃了，這貧子癩瘡到好了。原來這野豬在山吃了鶯粟葉，甘草，檳榔皮，這貧子有緣，是吃了藥的野豬應效，醫好了這個癩子。那北山亦有一貧子，也生一身癩瘡，一日撞見南

山貧子癩瘡都好了，便問：「你這癩瘡如何都好？」南山貧子曰：「我獲得一個野豬，殺來吃了，因此好了。」北山貧子見說，也去尋個野豬，殺來吃了。那貧子吃了不過二三日，死了。

南山貧子笑曰：「我這野豬是服藥的，醫得病好，他是不服藥的畜生，如何醫得病？」

衆人見說這話，焦燥曰：「我們不贖藥的都是畜生，敢說這個比方罵我們！」數內有

一人曰：「你們莫與他爭，我去天王堂叫個鎗棒教頭來。」王慶隨到看時，那龐元曰：「寶

劍賣與烈士，愚人怎曉？紅粉贈與佳人，村婆娘却不用。衆人在此，敢與吾比試？」

王慶聽得，入場問曰：「閣下貴里？」元曰：「小官東京人氏，到此探親，欲使回棒賣了

藥，去光州普利縣上巡檢之任。」王慶曰：「尊官出言傷衆，只有苦求，那有燥求？」龐元

曰：「不干你事！你敢來與我比勢？」王慶曰：「我好意勸你，你反要與我來作對頭！我

便就與你使合棒！」元曰：「你不要暗算。」

王慶拿棒與龐元鬥了數合，龐元便使架隔，王慶便使衝突。龐元見棒來，用棒打開去。

王慶却不打來，去側邊打一棒，將龐元右手腕打斷。龐元大叫，倒翻在地。王慶慌忙扶起

來。龐元曰：『打折了我手腕也！』王慶曰：『是你來勸我比勢，休怪休怪。』撇了龐元自歸營去。

原來龐元有個姐夫張世開，現做本州兵馬提轄，這厮與姐夫不和，因此出來弄鎗使棒。當日龐元走歸與姐姐訴曰：『今日出去使棒，姐夫見我去弄棒辱沒了他，故使牢城營裏一個罪人王慶把俺手腕打打。他說是「張世開教我打你。」我今上任不得，却回京去省院裏告狀，和你老公理會。』姐姐曰：『等我那魁回來，問他端的。』龐元見說自去了。

却說張世開歸來逕到夫人房中去，這夫人不問事由，便揪住丈夫胸前大叫屈。張世開曰：『有甚事。』夫人曰：『我兄弟與你不和，你也看我面上；他去使棒，你却調撥牢城營裏王慶來打折他手腕。方纔他哭來告訴我，他要回京告狀和你理會。你當初未遇時，在我門前賣理中丸，爹爹時常問你討藥，後來把我嫁你，又替你謀了官。』張世開曰：『外人聞知是老婆抬舉的官，不好觀瞻。是你兄弟自要生出禍來，怕我不與報仇，故把言語來激』

你。他既被王慶打了，明日叫他來打他九百九十九棒與你兄弟做利錢。」正是家有賢妻，夫不遭橫禍。

次日張世開即喚王慶并三名單身士卒周斌吳顯鄭得同王慶四個來見張世開。唱了喏，世開見了王慶曰：『好個大漢！』便叫王慶把傘。過兩日，有官員請張世開赴筵，叫王慶把着涼傘。張世開回衙時日轉西，王慶執傘向西邊馬前行。這張世開要尋王慶之罪代舅報仇，行到一條橫街上，王慶轉過傘低過，世開挺起頭巾，被傘裙撥落地下，張世開大怒，從人慌忙拾起，帶在頭上。世開到衙，便問曰：『你今日張傘，把我頭巾掀落！』喝行杖的『着實打三十！』左右的把王慶打了三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張世開曰：『明日不要這厮把傘，在本衙當市買。』

次日院子來吩咐王慶：『衙裏要買蹄子，又買大鯽魚三斤。』一霎時，又要買白鯊五觔，豆腐五觔。王慶來到市上，件件買到堂裏交收，自上帳簿具個單子來見張世開支錢。世開曰：『十日一次來支給。』王慶只得將自己的錢去還。世開終日要尋他罪。過了

十日，王慶具單來見世開支錢。世開曰：『日前只買豆腐鯽魚，何曾買蹄豨？你纔市買，便要賴帳！』叫左右打五十。只支得五貫錢，其餘錢賴了不肯算。王慶因做半年市買，將與正襖內金銀賠使。

忽一日，張世開又吩咐王慶討十疋好紫羅。王慶到絲緞舖討得十疋紫羅入衙裏，世開暗教梅香每疋剪去三尺，却依原束縛與王慶還鋪。物主看這原物手迹動亂，不見原號，又剪去了三五尺的，便曰：『王市買，這都剪去三五尺，壞了我貨物。』王慶即將羅見世開曰：『羅不見原號，每疋還剪去三五尺，交還舖家不收。』世開曰：『是汝寄在別舖被人剪去，却來仇屈我府裏！』不由分說，就棒瘡上又打五十。王慶只得賠二十貫錢，把羅還鋪裏。

府中有個老都管，見王慶受苦，對王慶曰：『太尉只要尋事打你，是替龐巡檢報仇，要打你九百九十九棒做利錢，我與你上帳，前後也共打了八百棒，尙少一百九十九棒。』王慶聽了大驚曰：『老叔怎的救得我躲這一百九十九棒？我這性命在他手裏！』院公曰：『你

聽我說：來日是小夫人生日，這太尉最喜小夫人生得美好，不比大夫人生得醜陋；你去討一疋紅羅來，我便引你去見小夫人，將紅羅送與小夫人上壽，教他和太尉說了，再發你下牢城營去。」王慶聽說，就去買疋紅羅來告小夫人。

未知其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王慶打死張太尉

夜走永州遇李杰

五里亭亭一小峯，上分南北與西東。世間多少迷途者，一指還回大道中。

却說王慶將紅羅同院子來見小夫人曰：『小人聞知夫人來日生辰，聊具這疋紅羅與夫人上壽。』夫人見了歡喜曰：『你有甚方便，我爲你對相公說。』院公告曰：『不知此人有甚事觸突太尉，不時只管打他；如今被打難當，望夫人說與太尉知，依前發他下牢城營去，恩德不淺也。』夫人曰：『我自自有道理。』王慶辭謝出來。

且說張世開醉了，來到小夫人房內。小夫人曰：『王慶因甚罪過，妾聞終日打他？今送疋紅羅與我上壽，若不中用，依舊發下牢城營去罷。』張世開不依夫人勸，次日出到廳上，喚王慶曰：『你好大胆，敢把紅羅去引誘我小夫人，非姦卽盜！』叫打一百棒。王慶苦告不饒。打一棒，大叫一聲，打二棒時，叫不得了。衆人哀告方止。王慶拜謝，自去討棒瘡膏藥將息。

世開不聽夫人，又責王慶，因此小夫人終日閉上房門不睬他。次日管家婆與衆置酒與夫人打和。當夜太尉吃得大醉，不肯去睡，纏至三更，兩個夫人焦燥，各自去睡。張世開見夫人焦燥，却沒安身處，便走出廳來伏几而臥。當夜王慶值日，在堂前伺候。世開醒來，見王慶曰：『我要解手登東廁。』王慶點燈籠，來到東廁，不期誤燒了燈籠。世開曰：『你故意燒破燈籠驚我，明日我出堂重打你五十棒，一棒也不饒！』

王慶聽說大怒，就將挑燈杖在手，叫曰：『張世開！你與龐元報仇要打死我，我今先下手爲強！』只一杖把張世開打死了。王慶大叫曰：『四司六局衆人聽着：打死張世開者，

王慶也！衆人不必趕來！便跳出牆外，拽開脚步而走。衆人聽得，各執鎗棒起來，趕了十餘里趕不上，卽回去了。

這王慶走出城外，望東而逃，一日一夜走了二百餘里。來到永鎮城，王慶走入店中買

酒，忽見金劍先生。李杰便曰：『王兄，你休買酒食，且到敝庄。』引至草堂安排酒食相待。

李杰問王慶因甚到此。王慶曰：『一言難盡。當初配李州，指望胡亂度日，又撞着張世開

的妻舅龐元。把那使棒一節及打死世開的事說了一遍。李杰曰：『原來如此；前番之

卦又應了。』王慶曰：『今日又得幸遇先生，未知此去若何？』杰曰：『再與你卜一課，看

前程如何。』便焚香祈禱，排下卦象。杰曰：『此卦枯木長花之象。』更有四句卦象曰：

三段英雄地，紅桃處處新。更名改姓發，結果是河清。

李杰寫罷曰：『向後受萬人唱喏，自稱王霸，改姓更名，至囑至囑。』王慶曰：『若是後

來得見天日，重重謝你。』李杰曰：『吾有父親吳太公……』王慶曰：『緣何二姓？』李

杰曰：『我是過房與他爲子。他做保甲司公，吾寫書一封與兄，那裏去住幾時。』

王慶收書，拜別李杰，行了五六里路，來到吳太公庄上。

吳太公出來接入草堂，賓主

而坐。

王慶取書遞與太公，太公拆觀大喜。

原來李杰把王慶的事一一寫在書上，教收

留他。

吳太公曰：「閣下是總管王慶，聞名久矣，今日幸得相遇。」

便教安排酒來相待。

太

公曰：「老拙今年七十有二，自做了保甲司公，被我敗了幾處大寇。」

敵庄雖有五六個庄

客，武藝不十分精熟，足下乃八十萬禁軍教頭，敢煩指教。

未知尊意何如？」

王慶曰：「多

感盛德，謹領尊命。」

太公即喚庄客吩咐曰：「請師父教你們武藝。」

都來參拜師父已

畢。

自此王慶在吳太公庄上教演武藝，一月有餘，衆各精熟。

太公自與王慶合棒，王慶勝

了，太公大喜。

次日有人送公文來，却是李州申奏朝廷，行下榜文，着諸州府縣市鎮鄉村

保甲，並要畫影圖形，給賞十萬貫錢，捕捉打死兵馬提轄正犯王慶。

王慶見了大驚。

太公

曰：「吾是保甲司公，今藏足下在此，深為不便。」

當下太公將銀五兩，朴刀一把，棒兩條，小

旂一面，上寫『槍棒教頭李德。』

王慶收了銀物，拜辭太公，投奔龔正家去。走了二日，來到一松林邊，見前面一派鼓樂之聲，是送新婦的，那轎後馬上坐的却是龔正。王慶見了，便入林裏張望。漸漸來至前面，是一所莊上，忽聽內裏一聲鑼響，走出二三十人。爲首一大漢，手挺朴刀，攔住大叫曰：『吾在此等你多時！我姓項，名襄，與你有仇！你捉我到官，刺配永州，今日且吃我幾朴刀！』

龔正慌忙紮縛起衣袖，提朴刀在手，大怒曰：『你來壞吾好事！』便挺朴刀來迎。二人鬥上數合，龔正被項襄在右脚上拗了幾朴刀。龔正忍疼，又鬥三五合，看看要走，忽聽林內一人大叫，『強賊休害龔都頭！』項襄聽得，回身便與王慶鬥了數合，被王慶一朴刀拗死。衆嘍囉走散。龔正大喜，問曰：『王兄一向在何處？』王慶叫曰：『我不是王慶，乃是李德。』龔正對衆人曰：『今日不利，另日再成親。』一行人伴到四路鎮來。

龔正請王慶到堂上拜謝曰：『今日若非王兄，吾命休矣！』王慶將前事一一說了，『逃走在永鎮城，遇着金劍先生李杰，得書去謁吳太公，在他莊上住了月餘，朝廷行文來捉，因此』

假粧使棒教頭，改名李德，來報恩人，不期途中偶遇。龔正曰：『苦哉！你今日在我家避難，教我庄客武藝。』王慶曰：『多謝恩人量如滄海！』

王慶住了月餘，教庄客武藝精熟。忽一日，龔正曰：『自從相會，不曾與你較量一棒。』便喚莊客打掃禾場。正與王慶較量棒子，不期牆外一個人，是黃達庄客，因來汲水，聽得牆內棒聲，就在牆縫裏望見王慶使棒，忙歸報與黃達。達卽引三五十個庄客圍住龔正庄上，叫曰：『窩藏王慶，快快縛出！』王慶聽了，走入後山去躲了。龔正曰：『黃保甲，你在此大驚小怪，我豈不知事理！』黃達曰：『不必支吾。』正曰：『任你去搜。』

達卽引衆入家搜覓，不見；走入後門，望山上去。王慶聽得山下喧鬧，伸頸來探，被黃達見了，便叫曰：『王慶好好下山受縛，我好生伏事你！』王慶大怒，執棒在手來迎，只一棒將黃達腦髓打出。衆庄客叫曰：『黃達被王慶打死了！這番你却賴不過！』龔正叫苦。王慶喝曰：『汝等可縛吾去見官，免致負累。』龔正曰：『兄長差矣，我怎肯做這等人！你今詐做承局打扮，連夜快走，這場官司我自去理會。』說罷，便取黃旗一面，銅鈴一枚，白金

百兩與王慶。

王慶收了拜謝，當日便走。行了數日，來到淮西地界，到一所林子，王慶入去歇脚，只聽

得林子裏亦有一個人歇脚。那人見王慶來曰：「兄長從那裏來？」王慶曰：「從京師來。」

要去淮安州下公文。」那人曰：「兄長生得長大，面上有金印，恐難過淮河浮橋。」王慶

曰：「如何過不得？」那人曰：「橋上有一百人把守，見我生得長大，又是麻臉子，便道我是

王慶，不由我分說，劈頭便打。只見一人走來救我說：「不要打他，是我的兄弟。」衆人見

說，即便放了我，亦胡亂叫他送我過橋。他對我說：「你去路上若是撞見有似這等壞了

頭面的人，你對他說知，教他先來尋我，我便認他做兄弟，我護他過橋去。」

王慶曰：「他姓甚名誰？」那人曰：「他在浮橋邊，姓范，名全，在鎮陽城裏做院子，叫他

做范院長。你去見他，認他做哥哥，便過得橋去。」王慶曰：「謝兄指教。」村曰：「莫非

是我姨兄？」行至淮西東鎮市，見一人在店裏坐，便問曰：「范院長住在那裏？」那人指

曰：『對門斑竹簾子便是。』

王慶入見范娘子，唱喏曰：『尊嫂，小弟敬來看哥哥。』范娘子答曰：『你哥哥未歸，

且請坐下。』少頃，范全回來，見王慶吃了一驚。原來范全與王慶是兩姨兄弟。王慶曰：

『小弟特來盼望哥哥。』范全便令妻子安排酒飯，與王慶吃了五大碗。全妻曰：『汝弟

會吃飯，難爲打火的。』范全曰：『他今纔到，你且閉口。』

王慶住了十數日，范全盤費都吃盡了，只得把衣服典當與他吃。一日范全取一個骰

盤，六隻色子，對王慶曰：『此去二里，有座林子，喚做椒花快活林，裏面有二十餘處賭場。我

拿你嫂嫂衣裳當得四百錢在此，你可胡亂去開個賭場，到晚也有三五貫錢回來，強如在家

閑坐。』

王慶接過四百錢，到快活林裏，却來得早些。王慶見一段淨地，就要放下骰盤。只見

一人來曰：『我便是出林虎。你是誰？』王慶曰：『我是范院長義弟李德。』那人曰：

『足下休怪；這片淨地有人占了的，你去前面有未掃的地段可去開場。』王慶只得前去

掃淨一段地面，排下骰盤，放那錢在地上。

良久，只見來賭的都往別處去賭，只有王慶坐處沒人來賭。等到日斜，肚裏又飢，只見賣蒸餅的來，王慶就取了十文錢買五個蒸餅吃了。又見賣香辣灌肺的，王慶又買了十文錢吃了。看看到晚，別人都收拾，王慶也只得收拾回家，肚裏好悶。

嫂嫂問曰：『叔叔今日利市麼？』王慶曰：『我恁悔氣！照着衣服看虱子！』嫂子曰：『叔叔和誰鬧來？』王慶曰：『不是和人鬧，實不瞞嫂嫂說，今早去林子裏，有出林虎不與我攤場，只得往前面開了鋪，坐下一日，並沒一人下場，都到別處賭了，今日買點心吃，倒去了幾十文錢。』

嫂嫂聽了，柳眉直豎，星眼圓睜，曰：『不知你因甚焦燥，原來作下馬威！也不干叔叔事，是我那魍魎。等他回來，和他理會！』王慶知道自己過，不敢討晚飯，自去睡了。范全吃得大醉回來，渾家見他醉了不說，各自睡了。

范全睡到二更醒來，叫妻子曰：『今日叔叔利事如何？』妻子罵曰：『你這蠢才賊把

我衣服典去與他買物自吃，剩得一半錢回來，倒會作下馬威！范全被妻子罵了一夜。

次日，王慶起來吃了飯，將錢又去林中開場。坐了半日，又沒人來賭。看看至午，肚中又飢，不敢買物吃，餓了一日。只見三個人入林子來，扛着五層蒸籠，那後生取出籠內饅頭，每人一個團團俵了；却俵到王慶面前來，王慶只道是施散的，便說：『多把一個我吃。』心內歡喜道：『是救命的菩薩。』

日將晚，見一個女子引兩個庄客入來。衆人見了，多起身向那女子唱喏曰：『適間謝你們點心。』衆人都把錢還那女子，每個一百錢。看看掠到王慶面前，王慶叫曰：『苦也！好貴饅頭！我只道是他施散的，原來是賣的一百錢一個。我只有二百錢，還了他，怎的歸家？』把二百錢遮在衣裏。女子來到面前，看了王慶說道：『好個大漢！把饅頭錢來。』王慶笑曰：『今日不曾發市。』

那女子大怒，把王慶一脚踢倒，把錢盡拿去了。王慶好悶，要趕去問那女子取錢。衆人曰：『這女子是段家庄女孩兒，不比別人。這裏俗說話：『寧吃三斗糠，莫惹段家莊；寧吃

三斗醋，莫行段家路。」他的父親喚作段老虎。他大哥是二大蟲，小兄弟是段五虎。這女子喚做淮西伏魔，誰敢惹他！」

王慶聽了，只得收拾回來，把桌子一拍大叫曰：「今日又悔氣了！」嫂子吃了一驚，曰：「又怎的？」王慶將散饅頭搶錢一事說了。嫂子曰：「如今將錢使沒了，我的衣裳幾時取得回來，倒拍桌打凳作下馬威！」王慶只得忍氣。到晚，范全回家，妻子把范全罵了一夜。

次早，王慶起來，打了一缸水，燒着火，因去取柴見黑板上油單紙包着把朴刀，被王慶見了，喝采曰：「既有此物件不去做，却作別經營！」只因這物件，直教王慶受萬人唱喏應了。金劍先生四句卦象。正是：

禽靜始知蟬在樹，燈殘方見月臨窗。

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快活林王慶使棒

段三娘招贅王慶

運轉三段英雄地，時到紅桃處處新。更名改姓自此發，終身結果在河清。

王慶當下看時，却是朴刀，便拿向快活林裏面，把朴刀槍棒放在地下，早有三五百人看的圍住了。王慶唱了喏，把棒望空撇起高五丈，却背着手接住，弄五七個回合旂鼓。衆人喝采。這出林虎腰間取下二百錢放在王慶面前曰：『不枉了好本事，這便是引衆標手一般。』衆人見了，各出錢一二百的有三五十人，都撒在地上，約有五百貫錢。

王慶見了歡喜，正待收拾器仗，只見人叢裏走出一個後生前來曰：『你這夥人今日出

標手喝采做甚麼？我是段五虎，不知你是甚人。適間使弄的槍棒，只瞞得衆人，却瞞不得我！這標手錢休得拿去！你敢和我使合棒，若勝得我時，這錢任你拿去；勝不得我，將錢分還衆人。」王慶曰：「五郎要和小人作對，不是小人來勒五郎。衆人作證見，若是小人贏得一棒，或是傷他時，不得當惡。」段五虎曰：「好漢打死不妨！」

王慶聽罷，就擎棒立在西方。段五虎在東方棒點過西來，王慶還回架隔。段五虎又一棒打來，王慶側身閃過。段五虎棒從空下，王慶把段五虎頸項上一棒，打倒在地。王慶忙來扶起。段五虎曰：「不妨！」便叫出林虎等衆人——「不得放了這大漢去！」

段五虎走到莊上，說與姐姐段三娘并父親段老虎知道。三娘即引五十個庄客，各執鎗棒到林子裏來圍着王慶。段三娘曰：「你是范院長的兄弟，須有耳朶！這東西鎮的人那個不知我家！你打了我兄弟，是何道理？」王慶陪話曰：「我不知是娘子令弟；是他來勸我使合棒。」三娘自思曰：「這大漢本事必然高，我與他比試，若勝我，情願嫁他，不枉這個英雄！」只見三娘在臂膊上取下四隻金釧來曰：「這四隻金釧將作定物，和你比試，你

若勝我，我便嫁你；你若輸時，我直打折你兩脚！」便教出林虎作證。

王慶聽說，便曰：「三娘子要與小人比試，今日衆人都是證見。這金釧子我且收了，若贏時休反悔。」段三娘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便叫出林虎做開棒。段三娘拿棒在手。王慶亦拿起棒來，先使幾個旗鼓勢，把棒望空中撇起高五丈，背叉手接住，便曰：「三娘先使輪頭則個。」三娘便把棒撇起高三丈，正面手接住，使了幾路勢子，喚做「一枝花」。三娘便與王慶作對，使棒打入來，王慶回身架隔。三娘趕入又打來，王慶隔開，把棒望三娘劈頭打來。三娘見棒打來，使棒來隔。王慶却不打入，就三娘身上打來。三娘怕打了胸，收棒不迭，被王慶使棒冲入三娘膀間中去，只一挑，三娘仰面跌倒在地。王慶慌忙抱起三娘。衆庄客見了，却一齊向前來打。段三娘喝住庄客不得胡亂打人，衆庄客便不敢打。三娘便對王慶曰：「你却有仁義。我輸你。你今在那裏住？」王慶曰：「在范院長家住。」三娘曰：「我回庄對爹娘說知，明日來請你說話。」回庄去了。

王慶也收拾了錢，將金釧子藏在布袱內，謝了衆人回來。范全妻子見王慶拿着錢回

來，一齊出來接了，便歡喜。王慶把錢放在桌上，布袱內取出四隻金釧來。范全見了問曰：

『這金物件你去那裏剪徑來？』王慶將使棒衆人的標手並段三娘比試招

贅的事對范全說了一遍。范全曰：『恐他是斂兵計，賺你到他家去報仇。』王慶曰：『不

妨；有出林虎衆人作證，看他明日如何。』

次日聽得街上說曰：『這裏便是。』王慶出來望時，只見段三娘引衆庄客，穿了紅衣，

各執器械而來，驚得范全夫妻沒處走。王慶提一把三眼叉出來，對段三娘曰：『李德在

此。』段三娘曰：『我回去對爹娘說了，今日特來接你到我家和你成親。』王慶曰：『你

既來接我，却帶許多鎗手來做甚？』三娘曰：『你不知段五虎兄弟恨着你，帶來保護，同歸

我家，就請你哥嫂同去赴筵畢婚。』范全曰：『多謝厚意。』另日我們夫妻却來賀喜。』

三娘曰：『既如此，另日來相請。』

王慶辭了哥嫂同三娘去。行至半路，入一小店，三娘喚庄客燒湯與王慶梳洗。取出

新衣服穿了，即同三娘到庄。三娘同王慶到草堂與段太太婆并諸親戚相見。禮畢茶

罷，段太公曰：『我那五虎他不信你武藝，只說姐姐在外面曾和你有事，假裝輸了，要與你做夫妻；教我兒子沒有怨心，你今再與他比試，你若勝時，便成親，若輸了，只得離我家去。』便教段五虎出來。五虎至面前，手撚朴刀一把。王慶亦提刀在手。三娘做開棒。段五虎與王慶鬥了數合，被王慶在五虎腿上刺一朴刀。五虎大叫一聲，倒在地上，血流滿地。太公和衆人大笑，教庄客扶他入去，安排酒席成親。三娘與王慶拜了太老太婆成親了。

過了數日，三娘對王慶說：『街市上我有個叔叔開着大酒店，我往日在那裏賣牛肉饅頭點心，明日可同你去賣肉。』次日，教庄客安排酒禮挑去。二人同到叔嬸家來。參拜畢，三娘曰：『我明日來賣肉。』阿叔曰：『如此却好。』便置酒款待。二人至晚辭回。次早，三娘叫庄客殺了一頭牛煮熟，次日同丈夫去賣了肉，得些利息，夫婦歡喜。

忽一日，三娘頭風發，與丈夫曰：『你先去賣，我等病安即來。』王慶到店，與叔翁曰：『今日三娘頭風發，叫我先來賣肉。』叔翁曰：『却好。』那買肉的人見三娘不在，問王慶對半討價折本。正憂悶間，只見十五個人入店曰：『將九斤熟牛肉來。』王慶如數取

來，切做三盤，放在桌上，打四角酒。吃完不還錢，王慶問討肉錢，衆人不答，都走出門。王慶跳出來扯住，一個便來打王慶，被王慶面上打一掌，打得鼻血滾流。衆人都來，却被王慶都打倒在地。

只見段三娘走來叫曰：「不得胡亂打人！」那十五人見是三娘來，俱不敢動手。王慶曰：「賒我九斤肉不還錢，更動手打我！」那十五人曰：「三娘莫怪，小人們不知是你丈夫。」爲首一人便取錢還三娘。三娘曰：「都頭休怪，我拙夫不認得你們，且進店裏坐。」便教安排酒請十五個都頭。衆人曰：「却又來相吵你們。自爲着烏氣來討碗酒吃，又被你大郎打了一頓拳頭，甚是了得！」三娘問曰：「都頭因何事沒出氣？」一個答曰：「我這西陽鎮一個巡檢，姓龐，名元，他先是光州普利縣巡檢，今取調他來這裏做巡檢。這厮曾在李州被王慶打折了右臂，如今有些歪，新任到來，一些兒差錯，便打三五十棒，因此我們忍氣。」王慶聽得說了，便觸心問曰：「此人在那裏歇？」衆人曰：「在司裏歇。」衆人吃了酒，辭謝去了。

三娘與王慶收拾回到庄上。三娘出堂前來點茶，王慶想起龐元冤仇，不覺淚下。三

娘便問因何煩惱。王慶曰：『實不相瞞。我不是李德，是王慶。因龐元起禍，打死張世

開。這賊在此，痛恨入骨，因此觸心。』三娘曰：『你不說破，我也自知。』便取出數十張

榜貼出來，是拿王慶的畫影圖形。『如今我令人四下揭了榜，省得路上人眼目。』王慶

曰：『我今夜去殺了那厮，方雪胸中之恨！』

說猶未了，只見段太公入來曰：『我在外面聽得多時了。我也認得你是王慶。既龐

元在此，不去下手更待何時？』便教三娘『去吩咐把守浮橋的人說：『今夜我教丈夫去

買牛，過時休阻擋他。』』至二更去下手。你二人便收拾銀兩走別處避去。』三娘曰：

『若是了事時，你在東留村等我。』

說罷，王慶提了朴刀，至更盡便過西街來，打聽在五里房子裏。等至二更，只見龐元騎

馬來，兩個人提燈籠，一個人拿條藤杖。來到林子前，王慶走出來大喝曰：『馬上坐者是龐

元檢麼？』龐元曰：『我便是。你是甚人？』王慶曰：『我是王慶，被你害得我沒處躲身，

今日相遇，且吃我一朴刀！』便把龐元揪下馬來。龐元曰：『王官人饒我性命！』王慶

便把龐元砍死。手下人走去司裏報知。都頭弓兵一齊趕來。

王慶見弓兵趕來，便挺朴刀殺去，殺死兩個爲頭的，一齊走了。王慶便走過東留村來，

見一廟宇。王慶倚了朴刀，在門邊坐候妻子不到；又等一更，忽然睡去，只見見廟宇內兩個

庄客出來曰：『太公請你叙話。』王慶跟他入去，廳上見一人，身穿白縐袍，頭頂學士巾，在

上面坐，席上排三牲酒果之物。便請王慶對坐。庄客放朴刀在壁上，便斟酒。

王慶見庄主不相識。那庄主忽然淚如雨下曰：『我姓劉，排行第五，名慶，喚做五郎，便

是汝之前身。一魂在此爲神，二魂是汝爲人。前世因販茶二百餘擔，我提朴刀向前引路，

不期來到揚子江口撞着一夥人走來攔住，却被一人把吾後心一朴刀截下水去。如今段

三娘是我前世妻子，因知我被殺，雇情人撈起死屍，歸家做功果火化。這婦人貞烈，自刎而

亡。如今李州兵馬張世開是與我前面戰鬥的人，龐元是後面截我下水的，也有高傑在內：

這厮們都是我前生冤家。段三娘今世復尋你做夫妻，同你一處報仇。吾生前爲人正直，

今在東留村爲當境土地。我生前姓劉，今生姓王，改姓不改名。你前程自有發達，他日復到此，不得害東留村之子孫。至囑，至囑！」

言罷，王慶醒來，記得神人說的言語，說道：「怪哉！」只不見了朴刀，便開門入內，揭起

神帳看時，見一尊神，與夢中所見一般，懷中倚着朴刀。王慶見了，却待拿朴刀去，只聽得廟

外有人說話。王慶沒處躲，却入神帳內坐。那衆人都入廟內燒香叩祝，見三牲都吃了一

半，又見地上有果子壳并鷄骨，便曰：「每時祭獻福物都不動，今次如何神道都吃了？」衆

人下拜。忽見雙脚，便曰：「有人在神帳內。」王慶帳裏應曰：「方才山人社長誠心，吾今

降附於此，汝等不要胡言亂語。」衆人聽了又拜。內中有大胆的人曰：「旣神靈降廟，我

等且看聖像何如。」便把竹竿挑開帳幔，見了王慶。有認得的說：「是段三娘的丈夫，是

殺死龐巡檢的凶手。且把住廟門，我去報西鎮都頭來捉。」

王慶見說，便提朴刀跳出帳來。衆村人見了，便拿扁擔鋤頭竹竿來敵王慶，被王慶朴

刀擄死數人，村人便走。只見前面一女子來，却是段三娘。王慶曰：「只說你不來。」三

娘曰：『我在家中商議，來得遲了。』

二人便投南路而來。走了五十餘里，來到紅桃山下，三娘曰：『紅桃山有一夥強人，爲首的是麥火星，廖立，第二個是戴花孫勝，第三個是撲山豹張新。只有廖立使的出山牌用生牛皮裹竹造成，牌裏藏五條標鎗，中間有一個大鎚；舞動那牌，引得人眼花目暗，便打將來；若打不着，便使標槍來，無有不中。我會輸他一番。當初要娶我，如今嫁與你，這厮必恨我；我們上山時須仔細。』王慶曰：『不妨，自有計較。』

二人來到紅桃山，小嘍囉見了，認得三娘，便去報知廖立。廖立請上山來，便問三娘曰：『今日來投奔，必有事故。』指着王慶曰：『這個是誰？』三娘曰：『他是我丈夫，姓王，名慶。』廖立即請上廳來，排開交椅坐定，安排酒菜，各勸一碗到山酒。

酒到半酣，廖立曰：『三娘，你哄弄得我好！今日你嫁這個丈夫，却也不枉了。』孫勝笑曰：『哥哥，你看王兄恁的魁梧！哥哥休怪我說，你的面貌一似活鬼。』廖立曰：『你褒得好，且閉鳥口！』便問三娘：『今來投奔，因甚事而來？』三娘把王慶的來歷并殺了龐

巡檢的事說了一遍。廖立曰：『三娘若無急難事，怎肯到我寨？』又看着王慶曰：『你既是八十萬禁軍教頭，武藝必然高強，我與你比試武藝，若勝得我，就留你二人在此；若輸與我，時，你們下山去。』王慶便曰：『說得是。』廖立即拿滾牌在手，王慶亦拿朴刀。廖立輪動牌來，只等王慶眼花目暗便打來，王慶定睛看，不動身。廖立舞了一回，將牌打來，王慶便走過西邊去；廖立又打過西來，王慶又走過東。廖立用鎗掘起泥塊，王慶見泥塊來，將身一蹲，泥塊從頭上過去。廖立又把標鎗來，王慶將刀桿打落去了。第二鎗又標來，王慶將手接住。又標第三鎗來，王慶便蹲下，鎗從頭上過去。廖立見標鎗不中，再將牌打來，王慶將刀桿橫打去，把牌打落在地上。廖立下手拾牌，被王慶在腿上打一下。廖立大叫一聲，倒在地上。孫勝張新連忙扶起。廖立曰：『不枉了，果是教頭！』叫安排酒來相待。王慶曰：『哥哥休怪，這是容情不舉手，舉手不容情。』當下王慶吃得大醉。

至晚三娘扶王慶去睡了。三娘未吃酒，不敢睡，坐在床上拿着朴刀，以防廖立來暗害。至二更盡，廖立打開房門，舉刀便砍。三娘急起身迎住。廖立曰：『你這賤人敢來迎敵我？』

先吃我一朴刀！

這王慶醒來，聽得三娘與廖立相對，潛身起來，提朴刀把廖立腿上擰了一刀，廖立大叫倒地。孫勝張新各提刀來向前幫着廖立。當夜大門至曉，只得讓了第一位與王慶坐，三娘坐第二位，廖立等依次坐了，大設筵宴慶賀。王慶曰：『我今爲山寨之主，卽起紅旂一面，上寫「劉五郎王慶」五個字。』卽招軍買馬，不消一個月，總集二萬餘人馬，糧草無數。

却說金劍先生李杰聞知王慶在紅桃山招軍買馬，大喜，便令人去永州鎮上請龔正兄弟二人。此時龔正因王慶打死黃達吃官司，收在永州城牢監，龔端使錢賄賂知州并上下人等，疎放回家。兄弟二人見金劍先生書來，同面議事務，二人卽同來，都到李杰庄上。李杰接入草堂，分賓主而坐，便曰：『今聞王慶占了紅桃山爲寨主，招得二萬人馬在彼。他不久稱王，我今請二位昆玉一同上山去恭賀投奔他，以圖下半世富貴。未知二位意下如何？』二人聽了大喜曰：『領命。』李杰當下收拾財物。

次日三人起行。不數日，來到紅桃山關下。小嘍囉問曰：『你等是甚人？』李杰曰：『我是永州鎮故人李杰、龔正、龔端三人，特來投奔王頭領。』小嘍囉聽了，即上山來報知。王慶忙與廖立等下山迎接入寨。禮畢，分賓主而坐。李杰曰：『今日我等三人敬來賀喜。』王慶曰：『如此多謝。』即叫安排酒筵相待。王慶曰：『小弟不知龔都頭二位如何得到敝寨？』龔端把弟連累官司事說了一遍。王慶曰：『幸喜恩人無事，在此共享富貴，以報大恩。』當日酒散。

次日王慶欲讓第一位與龔端坐。端曰：『小弟才疎力薄，不敢當此位，只可爲走卒足矣。』李杰曰：『王頭領休讓，照舊坐位。』龔端坐第六位。龔正坐第七位。小生坐第八位。王慶從之，即拜金劍先生爲軍師，便商議大事。李杰曰：『可傳軍令第一，不許殺人放火；第二，不許奪人妻女；第三，不許胡亂打劫客商；違者定按軍法。一面令人蓋造房屋，以安衆軍；一面招接天下好漢。』王慶從之。不一年，手下共得勇將二百員，雄兵二十萬，霸了秦州一大郡。衆人尊王慶稱爲秦王，建號興國，占了淮西一帶城池。雖則官軍屢與他

敵，不能取勝。王慶自料宋朝沒有對手，乘勢侵占河南地方，官軍抵敵不過，以致告急文書

雪片奏來。

當日早朝，道君皇帝陞殿，文武各官拜畢，天子問宿太尉曰：『宋江等今爲國家建立功勛，當封他高官重職，以報其勞。』言未畢，太師蔡京奏曰：『啓奏我主得知：今有淮西王慶作亂，占去一十七座軍州，比田虎之患勝過十倍，今據河南地方，乞陛下速調宋江等前去征討，成功回朝，封爵未遲。』

天子聞奏，卽傳旨封宋江仍爲征西大元帥，盧俊義爲副元帥，吳用公孫勝喬道清爲參謀，孫安卞祥關勝等爲總兵，餘將皆封指揮使；再着殿前張仲德爲監軍都招討使，一同領兵征進。

却說宋江正與衆將商議事務，左右入報：『今有天子差中使傳聖旨來到。』宋江忙

教安排香案，領衆將迎接聖旨，到中軍宣讀已畢。中使曰：「聖上言公等以忠義報國，故又有此命，可卽准備起行，勿負聖上德意。」言訖，辭去。

宋江與盧俊義聚集各營將佐商議進兵之事。宋江曰：「今淮西路徑更難，若無嚮導之人，安能前進？」潘迅向前告曰：「小人世居淮西，此去路徑關隘都曉得。」

宋江大喜，卽令裴宣分撥進征人員。頭一隊：副元帥盧俊義都領正偏將佐五十九員，喬道清等引馬步軍兵一十七萬，由陸路而進。第二隊：正元帥宋江都領正偏將佐六十員，山士奇率游騎雄兵四千，水軍頭領李俊領了將佐一十八員，却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張橫張順童威童猛……共領水軍七萬，駕船望瀾江進發。其餘押陣將佐三十二員，却是蕭讓金大堅樂和朱富朱貴蔡福蔡慶李立李雲焦挺石勇王定六……引領軍馬五萬，隨後保護張招討爲後軍接應。

宋江分撥已定，卽日出師。天子遣中使二員給賜賞勞，諸軍酒肉已畢，宋江卽催趲三軍人馬取商洋驛大路而進，又令人傳報李俊等水軍船隻同時起行。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三十二回

畢竟此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宋公明兵渡呂梁關

公孫勝法取石祁城

信宿於今復有餘，三軍何處更誅渠？

聲名耿耿知難泯，瘡痍冥冥孰爲除？

萬里歸裝無惹以，幾肩行李有圖書。天心肯護公明望，鈇鉞遙看到海隅。

却說宋江人馬水陸並行，已到相關，屯扎下三個大寨，——左營盧俊義，中營宋公明，後營

張招討——各首尾相接不斷。當日宋江問潘迅曰：「此去是何關隘？」潘迅曰：「前面地

名飛燕坡，是淮西地界，須打破呂梁關方可取石祁城。」宋江曰：「此去賊境不遠。」卽

令馬靈到盧元帥營中傳令，使孫安前去打聽消息。盧俊義得令，便撥孫安等七員將引兵

二萬直奔飛燕坡來哨探。

且說呂梁關守將二員——魯成、劉敏——聞知宋江引兵到來，二人商議。魯成曰：『宋兵初入吾境，未知虛實；可開關殺出，必能取勝。』劉敏曰：『只可堅守，令人報知石祁城三將，令他討救兵前來把守。不消三個月，他糧食必盡，人馬自退。何必與他交戰？』魯成不聽，卽引人馬下關迎敵。魯成出馬大罵：『草寇敢來犯界，教你片甲不回！』余呈出馬喝曰：『助惡匹夫，敢自誇口！』兩馬相交，戰不數合，被余呈一刀砍了。劉敏大敗，棄呂梁關望石祁城而走。孫安等奪了呂梁關駐屯。宋江召孫安等賞賜了，書余呈爲首功。

却說石祁城守將謝英、丘翔、黃施，這三員大將足智多謀。當日劉敏敗回，訴說魯成不聽某諫，失了關隘，主將可作准備。黃施俊與丘翔商議迎敵。丘翔曰：『今宋軍遠來，利在速戰；只宜堅守城池，則宋將自退矣；不必出戰。』黃施俊不聽其言，遂引謝英、劉敏出城，

列成陣勢。孫安大叫曰：『天兵到此，尙敢抗拒！』黃施俊大罵：『殺不盡的草寇！』輪刀便戰。門上三十合，黃施俊敗走，謝英便舉斧來敵孫安。任光便來接住，戰了十合，被劉敏殺死。孫安見殺了任光，却把謝英斬爲兩段。黃施俊見了，與劉敏收兵，走入城內。孫安亦收兵回見宋盧二元帥，訴說折了任光。宋江不勝悲泣，便令四門圍困攻城。

却說黃施俊因折了謝英，就依丘翔之計，再不出戰。宋軍一連攻打十數日，城不能下。宋江與吳用公孫勝商議曰：『賊兵堅守此城，如之奈何？』公孫勝曰：『惟有東門地勢略低，小弟今夜佈起五里黑霧來掩遮，我等八馬一湧逼城下，舉火燒毀城樓，衆軍一擁而上，城必破矣。』

宋江大喜，傳下將令。公孫勝先登拱秀山仗劍作法，用水一噴，喝聲道：『疾！』只見黑霧漫空，遮了軍兵，只聞金鼓之聲。東門盧俊義催兵上雲梯登城，果然城上賊兵不見，宋兵來攻。孫安率敢死之士，各提利刃，一擁上城。黃施俊看見，望西門而走。卞祥于玉吳德真

將東門打開，宋兵一齊殺入。守城兵潰亂。丘翔劉敏抵敵不住。安仁美活捉丘翔，劉敏被柏森一槍刺死，只有施俊走出西門。于玉追去，被黃施俊一箭射死。鄂全忠趕來，黃施俊回身便戰，鬥上十合，被鄂全忠斬於馬下。

宋江大喜，人馬入城，令人救滅城中火，出榜安民，計點將佐，折了于玉；其餘衆將都來請功。孫安首登城池，公孫勝用術佈法，鄂全忠獻黃施俊首級，柏森獻劉敏首級，安仁美綁解

丘翔來見。宋江問曰：『守城之計，是汝之意否？』丘翔答曰：『仕秦爲秦，是某之計。』

宋江曰：『今被擒來，若肯委心歸順，卽赦汝罪。』丘翔曰：『今日城破被擒，有死而已！早

賜加戮！』宋江聽罷，不忍誅之。吳用曰：『此人用之不可，放之亦不可。』直將丘翔解

去張招討處斬首，以全其名。詩曰：

孤城打破力難支，被捉忠心更不移。若使其言聞草寇，不知那個是男兒。

話說宋江已得了石祁城，令人尋于玉屍首，具棺槨與任光同理一處，再申文催張招討

移人馬鎮守石祁城，却催人馬望梁州進發。前一哨盧元帥三軍都到雁翅坡屯紮。

這梁州有守城統制官覆姓上官，名義，使一柄鐵鎚，重八十八斤，有萬夫不當之勇；聽知

宋江大軍離城不遠，與副將吳炎、李東、張壽商議。吳炎曰：「今宋江人馬相近，只宜堅守城

池。」上官義曰：「既宋江兵臨城下，先與他決一戰，然後再作計議。」探子來報：「宋江

兵已到。」上官義出令，李東、張壽引兵三千出城迎敵。盧元帥部下吳德真出馬，直取張

壽。

正門間，李東便夾攻。朱元見了，挺刀接住廝殺，上官義亦引兵出城殺來。江度輪

刀便戰，上官義揮鐵鎚打死江度。吳德真見江度落馬，措手不及，被李東刺於馬下。朱元

大敗，走回本陣見盧元帥，訴說折了吳德真。江度。盧俊義大怒，即令人報知朱元帥。宋江

聽知折了二將，悲傷不已，傳令教拔寨都起。先令唐斌相士成胡遠、姚期、姚約、余呈引兵直

到梁州城下搦戰。

上官義見了，便令蕭引鳳、引鳳兄弟出馬。唐斌見了，舉鎗便刺。二人戰上十合，蕭引

鳳輪刀拍馬來協助，相士成出馬迎敵，詐敗而走。引鳳趕去，被相士成活捉了。蕭引鳳正待來救，被唐斌一刀砍了馬脚，亦被捉了。西兵大敗，奔入城內。唐斌回寨，解蕭引鳳兄弟請功。宋江親釋其縛，賜坐，便曰：『二位昆玉如肯同扶宋室，終不失封侯之位。』二人再拜曰：『既蒙不殺，願爲小卒。』宋江大喜，設席相待。次日，宋江領兵圍攻梁州城。

却說上官義見捉去蕭引鳳弟兄，卽與吳炎商議。吳炎曰：『今宋兵攻城，只宜堅守，等逃陽秦州二處兵到，前後夾攻，則宋兵自退。』上官義不聽，自引兵出城來戰。宋陣上姚期出馬與上官義交戰，鬥上三十合，姚期力怯，姚約挺鎗來夾攻。上官義力敵二人，先一鎗把姚期打死馬下。姚約見兄落馬，措手不及，亦被殺了。文仲容大怒，挺鎗直取上官義。鬥了三十合，崔壘也恭二人出馬助戰。上官義抵敵不住，撥回馬走入城去。三將直趕到城下，城上砲石打下來，文仲容收兵回營。

宋江見折了二將，心中憂悶，無計可施，與吳用商議。吳用附耳低言對宋江曰：『如此

如此。」宋江卽喚蕭引鳳弟兄問曰：「我欲令你兄弟行詐降之計，裏應外合，以取城池，你心下何如？」蕭引鳳曰：「我兄弟既蒙元帥不殺之恩，願行此計。」

宋江卽令人馬退去七十里屯紮。蕭引鳳二人辭了宋江，前去楓霞嶺，糾合得百姓村民一百餘人，黃昏時候，直來城下叫曰：「我弟兄今逃走回來，有急事報知，可開城門。」守城軍士逕來府中報說：「有蕭引鳳兄弟帶了衆人走回。」上官義曰：「快開城門放他入來。」

不多時，蕭引鳳兄弟帶了衆人來見。上官義曰：「你兄弟今日如何得回？」引鳳曰：「我被捉監囚在後營。前日統制出戰，又殺他二將，宋軍各有退志。又見統制連日不出兵，恐怕糧盡，又慮洮秦二處救兵到，因此退七十里屯紮。被我二人殺了監軍，牽了兩匹馬逃回。到半路，遇見這夥百姓，皆言被宋江四下擄掠，放火燒了房屋，要投入城中避難，故同引入城。」上官義聽了大喜，遂留下衆人不疑。

却說秦州王慶當日陞殿，文武拜畢，秦王曰：『近有梁州洮陽等處申報宋江已取了呂梁關石祁城等處，今又攻打梁州甚急，汝等衆人如何計議？』太史汪克明曰：『臣觀乾象見西南旺氣冲天，各處將星散亂，惟有罡星明朗，正應淮西分野，主公可發救兵前去相助，可保無危。』只見上將廖立奏曰：『以臣愚見，梁州守將上官義乃足智之人，必能拒敵。可差殿前都尉龔端襲正二員官領文書而行。』

秦王准奏，轉入後宮，與段妃作樂。時值中秋，秦王與段妃登紫虛臺賞月，衆嬪妃伏侍。王慶飲酒，忽聽得臺下有人彈箏唱詞，音調極清，王慶令人去喚來見。

不多時，從人引一女子上臺拜見。王慶問那女子何處人氏。女子曰：『妾乃杭州教

坊司之樂女，小名翠英，往年遭方臘之亂，被調兵掠至秦州，寓居臺側，今夜因感故鄉，彈箏唱詞，聊申情懷。』王慶曰：『你可再彈一詞伏侍寡人飲酒，明日娶你爲妃子。』翠英聽說，

低頭罵曰：『草寇強梁，幼年曾侍奉上皇，出入宮禁，豈肯伏侍反臣哉！』王慶大怒，卽令軍校推下臺斬之。有詩曰：

玉貌花顏翠落時，憤然此志勝男兒。須臾一死荒臺下，尚有清風明月知。
是夜酒罷。自後王慶與段妃宮中取樂，不理國事。

却說二郡尉領旨來到梁州，入見上官義，將王慶旨意，備說前事。上官義笑曰：『主公過勞心志。』
注太史何消多慮？遂將蕭引鳳之言說知。龔端曰：『如此則宋江無能爲矣。』
上官義設席款待不提。

却說宋江退兵於龍山屯紮，與吳用曰：『蕭引鳳在城中必有主意，今可率兵圍城。』
林冲關勝引兵攻打東門，白玉朱達得引兵攻打北門，余呈懷英引兵在南門城下埋伏了，各聽號炮，一齊進兵。宋江吳用等攻打西門。各入拔寨齊起，來到城下。軍校報知，上官義大驚曰：『宋江軍馬既退，今又攻城！』
蕭引鳳曰：『今宋江部下人無鬥志，各生怨心，不如乘勝殺出，大事定矣。』
吳炎諫曰：『只宜堅守，等待救兵到來。』

上官義不聽，卽引兵出城殺來，正迎着秦明，戰三十餘合，余呈出馬來夾戰。上官義力戰二將，忽後軍來報：『東門火起，已有宋兵殺入城了。』上官義大驚，望洮陽而走。余呈趕去，不防馬失前蹄，被上官義回馬活捉去了。

原來蕭引鳳見上官義出城，就東門城上放火，斬開城門，放林冲關勝殺入城來。李東張壽吳炎等慌忙上馬殺出城。蕭引鳳曰：『李將軍何不歸順宋元帥？』李東大怒，把蕭引鳳刺死，冲出東門，正遇着白玉朱達得二人大戰，被朱達得刺死。

宋江軍馬入城，府堂坐定，衆將請功。關勝獻吳炎首級，懷英活捉龔端，貢士隆擒龔正，朱達得獻李東首級，單走了上官義。那蕭引鳳弟兄被李東殺死，白玉陷在河邊，被守門軍殺死，余呈趕上官義被擒。宋江見折了四人，令人尋屍首葬之，捷報張招討，率兵起行，望洮陽進發。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李逵受困駱谷口

宋江智取洮陽城

幾朵紅花映酒杯，離筵愁思更徘徊。

恩威正好酬深願，名位何須及早催？

夜月輕移旗影動，秋風時送角聲悲。將軍未得封侯印，西地罹兵亦可哀。

宋江撥朱武董平楊志徐寧索超柴進穆弘雷橫楊雄石秀等十將鎮守，其餘大隊人馬

望洮陽進發，令戴宗催促水軍進越江相會。又見李逵來見宋江曰：『哥哥如何不與我去

出戰？我要領兵攻取洮陽。』宋江曰：『淮西路徑甚雜，恐有疎失，因此不令你行。』只

見項充李袞鮑旭潘迅孫安柏森鄂全忠許宣沈安仁齊曰：『小將等認得此間地理，願幫李

「哥哥同去立功。」宋江曰：「各宜用心。」點一萬人馬與李逵等先行，自統大隊人馬隨後而進。

却說鎮守洮陽大將二員——一人姓劉，名以敬，上黨人氏；一人姓黃，名仲實，下邳人氏。俱受王慶僞封都督兵馬使之職。劉以敬父劉進亦軍官出身。黃仲實幼習兵法。當日

正商議宋江兵圍梁州之事，忽報上官義領敗殘人馬走入洮陽。黃仲實即請相見。上官義訴說被蕭引鳳弟兄獻詐降計，襲了梁州，捉得余呈來見二公，并請再復梁州之策。以敬叫解進，余呈不跪。以敬曰：「汝今被擒肯降否？」余呈曰：「誤遭毒手，恨不食你之肉，何肯順賊！」罵不絕口。以敬命推出斬之，年纔三十八歲。後人有詩爲證：

一點貞忠死義心，余呈不跪實堪欽。萬古芳名應不泯，至今青史表良臣。

以敬曰：「公今旣失梁州，宋江必長驅來攻洮陽，可一面申文書與秦王知會，請撥精兵前來救應。這裏點軍準備迎敵。」忽哨馬報有宋軍前來打城。劉以敬即同黃仲實上

官義登城上看認旂號，上寫『黑旋風李逵』。以敬曰：『久聞這廝是梁山泊第一個凶徒，慣殺人的好漢，必須先擒之以挫其鋒，使宋江不敢正視洮陽。』黃仲實曰：『量此一勇之夫，可以計擒。』傳令四門堅守。仲實曰：『離城東二十里有一地名駱谷，兩下盡是高山，只有一條路入去，後面困絕；山頂有一小徑通越江，人馬不堪行。明日交戰，可以詐敗引入谷中，却令我軍從小徑走入，隨即將樹木亂石塞斷路徑，前面山口埋伏弓弩，兩邊把住，使他人馬外不能入，內不能出，不消十日之間，李逵所部必餓死於谷裏矣。』以敬大喜曰：『此計甚妙！』

次日以敬叫心腹牙將于立何求兩個帶領步軍五千，多設弓弩，山頂埋伏，在駱谷口待宋兵殺入，就把住山口，以絕他後追人馬。于何二人引軍去訖。却教黃仲實部馬軍三千開西門迎戰。李逵見了，把步軍擺開，手執兩斧，立於陣前。鮑旭使着一口大板刀，隨於側首。項充李袞各手挽蠻牌，列於陣前。黃仲實當先。李逵也不打話，輪起板斧，直搶過陣。鮑旭項充李袞便來策應。仲實見李逵來得兇猛，撥回馬望城東而走。李逵大叫：『賊將

休走！
仲實引兵直至谷中，李逵不知是計，引衆一併趕入谷中去。

後面鮑旭孫安等領前軍催動人馬來到，不見李逵等。孫安大叫曰：「李兄中了計！」

比及衆將殺入山口策應之時，只見兩邊高山一聲砲響，埋伏弓弩齊發；鮑旭轉身便走。于

何二人趕來，許宣沈安仁向前當住一陣。于立雖是步戰，却有千斤之力，揮起鋼刀把沈安

仁斬於馬下。許宣挺鎗來戰，不想面上中矢而死。孫安力敵，殺退追兵，與鮑旭潘迅等走

回。

于立何求令軍士塞斷谷口，那個能夠入去。李逵等殺入谷中，黃仲實從山徑裏走出，

便將亂石樹木塞斷。李逵與項充李袞并二千步軍在谷中不能得出。李逵叫曰：「只管

拚死復殺出去！」項充曰：「哥哥且休性急。今中他計，只得小心尋路出去。若殺出，山

口必有賊兵把守，枉送性命。」李逵依其言，與衆人結做一團，困在谷中。

却說宋江陞帳，忽報余呈不跪受死。宋江哭曰：「余將軍死不辱君，甘受其戮，是宋江

之罪也！」哭之未已。又報孫安等回說：「李逵被賊引入深谷困了。又斬沈安仁，射死許宣。今保得衆人回來。只有李逵項充李袞并二千步軍不知下落。」宋江大驚曰：「我正慮李逵不熟地理，故教你們相助出戰，今却遭困，如之奈何？」潘迅曰：「不是地理不熟，只因李將軍一勇殺去，因此中計。」宋江曰：「今困在那裏？」潘迅曰：「洮陽城東二十里，地名駱谷，乃是高山險峻之地。主帥勿憂，小將去詢問有小路通得駱谷之時，即去救之。」

宋江卽令潘迅去問路。潘迅引數軍人竟去村落中，遙望楊柳林中。潘迅問隴上田夫曰：「前面是那裏？」田夫答曰：「是楊柳莊。有一善士，姓葉，名光孫，在那裏居住。他平日好接待天下有急難之人，若去探他，無有不納。」

潘迅聽說，卽同軍人逕到莊上訪問。通了姓名，葉光孫迎入，備酒款待。潘迅說起：「宋公明久聞賢士大名，使某邀請。」葉光孫曰：「某亦久聞宋元帥名望。」遂同潘迅來見宋江。宋江問曰：「義士是誰？」潘迅曰：「是本處人氏，姓葉，名光孫。」宋江曰：

「義士可指引一條路徑去駱谷救出我軍，必當重報。」葉光孫曰：「小人祖居於此，屢被王慶殘害，今幸元帥到此，我等重見天日，當引一路過駱谷，便是洮陽西門。」

宋江卽請光孫上帳重待，懇請取城之計。

葉光孫曰：「小人恨王慶深入骨髓，若主帥

委用，雖死不辭。只要有信之人同去方可。」

吳用曰：「汝言有理。」卽遣潘迅、孫安、柏

森、安仁、美鄂、全忠、五員主將帶領三百餘人隨葉光孫同去行事，吩咐曰：「足下此去不可遲誤，我隨後便有軍馬到城外策應。」葉光孫辭別宋江，同衆回楊柳庄去了。

却說吳用與宋江傳令會盧元帥，先教凌振準備火炮爲號，着令河北將李勝、范簡、卞江、孫岳四員將引一枝軍在此東山小路埋伏，聽號炮起，然後進兵。再撥朱達、得懷、英、貢、士、隆、申屠、禮、子、茂、五將引一枝軍馬離城二里屯紮，司存、馮、資、山、士、奇、陸、祥、四將引一枝軍望南門而進，待黃昏以後，聽葉光孫消息，就勢取城。諸將得令，各自準備去訖。

却說葉光孫回至庄上，酒食相待。庄客有八九十人，俱整刀鎗弓弩伺候。光孫與孫安等議曰：『此去西山有小路通駱谷內，下今晚間開路進前。若遇敵兵，奮力殺之。』

光孫定計畢。日晚，孫安同衆出庄，遙望深山而來。四下高崖峻嶺，人各攀藤附葛而行。是時九月天氣，涼風透骨，樹木零落。星月之下，葉光孫曰：『前面有石塞處，正是駱谷之路，並無人走。』孫安教軍士將木石搬開。孫安等向前去，轉過一山，望山下谷中，見李逵與衆軍人圍繞一團而坐。孫安高叫：『李逵聽得聲音，叫快下來相見。』

孫安等六人下嶺，見李逵，說知葉兄引路來救，就中定計取洮陽。李逵曰：『若不來救，再過兩日，皆餓死於此處。』孫安即取帶來乾糧麵餅與李逵衆人分食之。葉光孫曰：

『事不宜遲，乘今夜我把將軍與衆等縛了，連夜去見把守谷口二將。他若問時，我自冇答應。即時帶到城下，着令開門，洮陽可破矣。』若待明日，則此計難行矣。』即忙與衆人走離谷中。

葉光孫同孫安等回到庄來，三更時候，即令衆點起火把，各執刀槍，將李逵等縛了，簇擁

在中間，解出谷口來。把守二將望見山下火把齊明，大聲發喊，卽披掛看時，見山下鄉了三四百人來到。葉光孫向前叫曰：『今夜三更，捉得駱谷走出來的宋兵，因不識路徑，被庄客捉了，說是梁山泊李逵。恐怕宋兵得知來搶，連夜解來。可速開門。』

守城軍卽報劉以敬知道。以敬聽得捉了李逵，想必困餓走出遭擒，不勝之喜；逕來城上看時，火光中認得是自家軍將，卽令開西門。葉光孫先把李逵麻繩割斷了，手下遞斧。

李逵接過大叫曰：『認得黑旋風麼？』斧起處，于立頭已落地。項充李袞已脫去索。項充一刀砍了何求首級。衆人一齊動手。

以敬正點軍殺出，凌振放起號砲，各處宋兵齊進。孫安等殺入西門，早迎着劉以敬，被

孫安一劍揮爲兩段，就敵樓上放火，城中鼎沸。那黃仲實知軍入城，便向東門望東山小路而走。行不一里，喊聲齊起，火光冲天。朱達得當先攔住。黃仲實無心戀戰，拍馬撞過，一

鎗刺死朱達得。懷英隨後趕去，放了一箭，黃仲實應弦而倒，早射下馬。衆軍齊上，斬了首級。比及南門，兩下宋兵一齊殺將入城，上官義走不出城，自刎而死。

此時天色已曉，孫安、葉光孫等已得了洮陽，飛報宋元帥。宋公明大隊都入城中，出榜安民。將佐來請功，懷英獻黃仲實首級，孫安獻劉以敬首級，殺死牙將不計其數。亂軍中，山士奇被敵樓上火墜下燒死，陸祥被亂軍殺了。

宋江又見折了朱達，得山士奇、陸祥，傷感不已，請過葉光孫來堂上，曰：『足下功勞不小，啓奏聖上，就封你鎮守洮陽官職。』葉光孫曰：『小人乃山野村夫，今特爲主將分上行此一計，取了洮陽。但願早早征伏淮西，再觀太平，誠萬幸也。』封官某實不願。宋江見其慕義，重賞禮物而去。

衆軍報知上官義自刎而死。宋江令剖上官義心肝以祭余呈。宋江自作祭文，祭曰：『哀哀忠良，堅守綱常。雖死不易，受戮志昂。罵不絕口，魂魄渺茫。』宋江功就，使爾身亡。嗚呼哀哉，伏惟尙享！

祭畢，忽空中顯現言曰：『蒙兄追祭，今歸陰府，亦難報答。兄保貴體，明年此日，再得會。』言訖而去。宋江收淚，回入洮陽，捷報張招討，不勝之喜。

水滸續集
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宋公明夜遊玩景

吳學究帷幄談兵

將軍承命出西州，劍戟光芒射斗牛。

克勝不殊吳漢策，縱擒應與孔明儔。

昔時河北擒田虎，今驅王慶上皇州。捷報九重天子悅，皇封御酒降龍樓。

却說張招討得宋江捷報，卽將部將功績，標寫冊簿，差官齎表章上奏，呈於御案之上。

天子看罷，向宿太尉問曰：『宋先鋒爲國家出力，征服淮西幾處，今張招討有奏來冊簿，何以

封賞？』宿太尉奏曰：『宋先鋒多建奇功，陛下宜頒獎勵，庶見我主不負功臣之德。』天

子曰：『卿言正合朕意。』傳旨頒紅錦袍五十領，綠錦袍一百二十領，皇封御酒三百四十

壕，詔敕一道，敕賜御書『盡忠報國』四字，銷金於旗上，賜與宋江，另賞張招討軍將。

宿太尉就文德殿辭了天子，回到府中，打點了錦袍並御酒，上馬引從人登程來到石祁

城。張招討出郭，迎接入城，先將帶來酒袍給散軍將，使人來洮陽報知宋江有宿太尉齎御

賜來。宋江引衆迎入府中，將御賜排列，開讀聖旨：

制曰：朕撫中夏，以寧萬邦，蠻夷向風，稽首來降。蠢茲淮西，昏迷不恭，敢仇大

邦，誘亡命之徒，率犬羊之衆，騷擾疆場，虎據邊陲，逞凶肆暴，罪惡積稔。神怒人

憤，勦殄有期。受命虎臣，往行天討。惟爾宋江兄弟，實分闔外之寄，爲王爪牙，

整我六師，修飾邊備，奉指縱之略，遵制勝之謨，靈旗西指，此誠壯士功名之會也。

今特頒賜御酒錦袍，并銷金御旗一面，少慰軍士，藉明號令賞罰。同士卒之甘

苦，靖山川之形勢，玩寇掌上，視賊目中，戰必勝，攻必克，掃蕩巢穴，用彰天威。時

汝之績，萬世不朽。故茲詔諭。欽此。

宋江等俯伏謝恩畢，宿太尉令將酒袍御書『盡忠報國』金字旂賜宋江。宋江請宿

太尉上坐，衆將各列兩邊，將錦袍當衆給散。惟有朱武董平楊志徐寧索超史進穆弘雷橫楊雄石秀正將十員鎮守梁州，并水軍頭領在越江征進，各令人送將去。宿太尉曰：『主上深知元帥多受勤苦，用心建功，故命下官齎送御物到營。』宋江曰：『托賴皇上洪福，太尉威風，連取幾座城池，怎奈損折河北戰將數員。』宿太尉曰：『日前張招討奏上捷報，只稱先鋒諸將之功，朝廷怎知損折將佐之情？』下官回京，必當奏帝。』宋江稱謝，設宴款待宿太尉。將佐排列而坐，都穿御賜錦袍飲御酒，各各沾恩已畢。

宿太尉相辭宋江等回京。宋江送至二十里外方回，與衆將計議征進之策，召潘迅問：『洮陽東去城下一派大江與秦州隔多少路？』潘迅曰：『此去盡是水路，一派直抵越江口，王慶設精兵鎮守，須用船隻征進。』若過了越江，便是九灣河，水勢極險，難通舟楫。王慶僭稱之後，新設城池在河口岸上，以爲秦州之屏障，撥大將精兵鎮守。破得此處，又是陸路，逕從東鷺山過。聞知此山妖怪出入之地，人不堪行。過了這幾處，去秦州不遠。』宋江曰：『既是要從水路征進，可再令馬靈前去報與水軍頭領李俊張順三阮兄弟等，知會進

兵。馬靈領了軍令去了。

宋江與人馬屯紮洮陽以候水軍消息，每日與盧俊義吳用公孫勝喬道清同至望江樓。是日晴明，但見江上水天一色，水波不興。前人有詞名一萼紅：

景色落山河，月鉤兒掛浪，驚起兩魚梭。淺碧依痕，嫩涼生潤，山色轉修蛾。

釣船搖綠影，傾耳聽得，船底有吳歌。一段清風，西江和靖，赤壁東坡。嗟往事

水流雲去，嘆山川良是，富貴人多。多少老樹高低，疎星明淡，只有古今消磨。

是幾度潮落，甚人海空只恁風波？閑看江湖，心寬誰著漁蓑？

隨行軍校，將酒食擺列席上。宋江在樓中與衆人坐飲幾杯，酒後倚欄玩賞，半醉對衆

人曰：『宋某一吏耳，多得衆兄弟義氣相從，恩同手足；在梁山泊時，一心要與朝廷建功立業；

幸得天從人願，略有報答皇上洪恩，提兵在此，駐於洮陽，誠出乎兄弟効力而使然也。往

軍中勞悴，今日暫偷一閒，你衆人各言志取樂。』

吳用答曰：「在兄所言，正要我等各陳其志，足見深愛之情。然人之志各有不同，如吳用本田野村夫，智識微淺，愧無濟世之才，常慕出師之命，未曾建功，亦甚可恥。幾時洗脫名韉，拂袖歸山林，上追赤松子之遊，下效陶淵明之樂，豈不快哉！未知遂吳某之志否？」

宋江曰：「先生之言差矣。豈不聞後漢馬援征交趾之日，年六十餘歲，尙自云：『大丈夫當死於沙場，用馬革裹屍而還，豈圖牀席之安哉！』况我托賴衆兄弟威風，先定大遼，次平河北；今又奉敕西討，正宜展平生學識，與皇上盡忠，掃蕩賊巢，班師回京，必封高官重爵，榮蔭祖宗，圖形於臺閣，留名於後世；此大丈夫之志也。」

公孫勝曰：「仁兄之論，猶如金石。只有一言，當今之世，非比太祖之時。昔日太祖建興之初，命將出師，削平四方，內有賢相贊成之功，外有良將克敵之效；故曹彬下江南，潘仁美定蔚州，太祖不時遣使撫恤，劬勞辛苦，皆得上聞，以此上下無忌，故帥臣用命，所向成功。今之皇上左右有蔡京楊戩高俅童貫，皆嫉賢妬能之輩，惟恐邊塞成功，讒間朝廷，蒙蔽聖聰，我等戰死沙場，彼亦不惜；一旦狼烟寧靜，四海昇平之後，非獨不敢過望封侯，且有兔死狗烹之

禍，誰念兄長今日此言哉！

盧俊義席間笑曰：『男兒之志，在於四方。』

盧某自北京被難之後，得蒙仁兄援力相救

上山，同興大義，幸今皇上降詔招安，乃得與朝廷出力，征討四方。

今當取封侯立功名而不

酬其志，則平昔所學，豈不徒然！

只有喬道清默然不語。

宋江曰：『衆人各有其志，先生如何不答？』

喬道清答曰：

『喬某幼學道法，志在江湖，不幸失身於田虎，得蒙仁兄提攜，以充帳下。』

量貧道有何學識，

而能建功立業哉？

今不過策轡相從征淮西，若得干戈平息之後，相辭仁兄，仍前尋師，講明

全真之理，修煉身形，以終天年，某之願也。』

宋江聽罷衆人之言，惟有盧俊義之志與己同，乃曰：『公孫一清與喬法師二人所論皆

有隱遜之志，以待平復淮西功成之後，當遂二公之志，不敢苦留。』

公孫勝喬道清連忙稱

謝：『今日領仁兄之言，後勿失信。』

宋江曰：『決不負今日之所許。』

各隨宋江下樓回

營。有詩爲證：

軍中閒暇賞江樓，一望烟波水渺流。席上英雄陳所志，公孫惟願隱林坵。

次日，宋江只在軍中與吳用關勝花榮呼延灼等列坐談兵法韜略。宋江曰：『昔孫武』

子有十三篇兵法，而佐吳王姬光，雄霸一方，諸侯不敢加兵；張良得黃石公傳授兵法，扶助漢

高祖，遂滅強楚；此皆兵法之功。至於漢末諸葛孔明輔佐劉先主，戰必勝，攻必克，多因依兵

法而行。汝衆人曾聞其說乎？』吳用答曰：『諸葛孔明乃漢末第一人才，功蓋三分，有鬼

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術，只是後人少得其傳耳。』吳用不才，幼學武侯典籍，日夕誦讀，一

字不忘；仁兄不厭，小弟特讀與兄聽之。』

宋江大悅曰：『願聞其說。』吳用曰：『武侯新書，其中有五十論數，變通有法，逐一訴

說。孔明新書，內中妙法無窮，深利兵家之用。勝敗篇云：『夫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

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鬪，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罰，此隱勝之理也。若三軍數驚，士卒憎懼，

不由禮信，人不畏其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兆也。』論天勢

篇曰：『夫行兵之要有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風氣調和也；

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用兵者，因天之時，察地之勢，依人之力，則所當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論地勢

篇曰：「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石阜大川，此步兵

之地；平原小坡，蔓竹陽蕪，此軍騎之地；倚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車戰之地；蘆葦相密，竹樹交橫，此鎗矛之地。」

論情勢篇曰：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

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勇而輕死者，可暴

也；急而心速者，可入也；貪而好利者，可遷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欺也；謀而情

緩者，可襲也。」

論形勢篇曰：「古之善鬪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絕，百姓愁

怨，軍令不習，戰械不修，計不先破，外救不至，將吏刻剝，賞罰輕重，營陣失措，戰勝而驕，可以攻

之。若任賢授能，糧食足餘，甲兵堅利，四鄰和睦，大國應援，敵人有此者，引而避之。此是論

其略而已。」

孔明行軍調將，後代軍師能匹之乎？

奈某未得其真傳耳！

言訖，宋江深服其論。忽報馬靈已回。宋江召入軍中。馬靈曰：「水軍頭領李俊等

駕船卽到越江不遠，聽得前哨報曰：「越江岸上王慶有軍把守。」先回報知。

宋江聽罷，便問潘迅曰：「越江此去尙有陸路進得秦州否？」潘迅答曰：「越江一派是水路，洮陽從南去，可進九灣河，須用騎兵接應水軍，登岸便是東鷲山下。」宋江傳令：「誰敢部策前去接應九灣河水路軍將？」只見帳前六員將齊聲應曰：「小將願去。」有分教：江波險處，翻成一場慶兵；鱗鱗戰艦，折了數員猛將。直使魚龍夜月吞流血，軍卒難支喪此身。

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燕青潛入越江城

李雄敗死白牛鎮

元戎爲將歷年多，韓范才名宋殆過。

閩外謀謨儔與匹，胸中兵甲敢誰何？

柳營令肅諸夷懼，榆塞風高萬姓歌。

陸續三城狂寇滅，將軍報國沐恩波。

當下帳前轉過孫安、柏森、鄂全忠、安仁美、卞祥、李勝六員將，向前稟曰：『小將等蒙仁兄

大德收錄，無恩可報，今日願領本部人馬前去接應。』宋江曰：『幾位賢弟既要與朝廷出

力，此去越江岸上，都是高山林壑，下通大江，賊城堅固，牆垣宏闊，攻打艱難。你們斟酌而行，

就撥一萬人馬前去。』孫安拜辭，率兵出洮陽望越江接應。宋江將人馬屯住，待水軍取

了越江，然後進發。

却說水軍撐船征進，從鴨水出口，商議進兵之計。

張順曰：『日前馬靈回報，必有軍

馬在陸路來接應，作速進兵，渡江登岸，與哥哥復相會。』

李俊曰：『賢弟之言極是，爭奈此

去水勢險急，又况冬天水落石出，我等船隻雖多，難以前進。差人去水面哨探，知其虛實，然

後進兵，方保無危。』只見盛本、山景隆、池方三人曰：『小將不才，頗知水面深淺，帶船前去

哨探。』李俊曰：『你等用心前去，帶水軍一百，掩旂息鼓，哨探快回。』

這三人離江四十里，見江上並無一船，又無軍人守把。三人引軍直哨到江口，望見岸

上一帶城池，周圍高聳，水門邊豎起旌旗，不見動靜，城上燈籠擺在前面，照得水面上通紅。

盛本三人各在船上看了半晌，計議曰：『城池四邊牆垣俱是石壘，城中隄防嚴整，怎能得破？

回去報知主將，再作理會。』只聽得一聲梆子響，城上守軍齊發弓弩，竹籤標鎗亂撒打來。

盛本眼中一矢，倒在船裏。山景隆看見叫曰：『將船使轉，快避矢石。』一百水軍將船轉

時，山景隆頸上又着一標鎗，刺落水。池方跳上濠岸走時，不防城外濠塹裏埋伏水軍，撓鈎搭住池方活捉去了。一百水軍射死大半，走得三十餘人。可憐盛本負傷而死。

越江城都總管，乃上宛人氏，姓危，名昭德，原是海洋劫賊。王慶知其勇，遣人招伏爲將，使把撥風刀，重五十斤。王慶賜他一匹駿馬，名爲「火棗騮」，高六尺，登山渡水，如履平地。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手下三員統制官：一名張經祖，一名劉梯，一名韓凱，皆饒陽隴右人，俱會水戰。王慶初叛，重用四將，統五萬雄兵把守越城；聽知宋軍來征淮西，整點軍馬，預備迎敵。

四將正在軍中議事，守城軍來報曰：「昨夜有宋軍在江上哨探，被我們知覺，亂箭射死無數。一將走上岸來，被我等撓鈎搭住，縛來見總管。」危昭德卽令人斬首號令，便與張經祖商議曰：「昨夜逃回軍人必報主將知道，定發水軍前來攻城。傳令軍士，堅守各門，不要出戰。」日前秦王與汪太史敕旨來說：天罡星遍犯將軍之位，正應淮西分野，令我們仔細隄防堅守。」

劉梯曰：『聞梁山泊頭領李俊張順深知水性，又能船戰，他若到時，決一勝負。』韓凱曰：『他軍深入吾境，不知深淺，總管準備迎敵，殺他片甲不回，吾之願也。』危昭德曰：『既你們要戰，我傳下將令，把戰船排列江口，四面出戰，使他首尾不能救應。』劉梯引支軍，埋伏東門；韓凱引支水軍埋伏東濠闌門；令張經祖守城；引大隊水軍出西門迎敵。衆軍得令，各自埋伏。

却說宋軍逃回水寨，報知李俊。俊大驚曰：『方纔哨探，尙未進兵，便折三將，有何面目回見哥哥？』即傳令四寨水軍俱各進兵，奔越江而來，以復其仇。李俊前哨水軍撐駕巨艦，離江五十里，望見越江口擺列下戰船，不計其數：

鱗鱗連列，艘艘均排。魚鱗密布，左右列二十四步絞車；雁翅齊分，前後擺一十八般軍器。森森戈戟如麻，閃閃刀鎗耀眼。金鼓闐喧，驚騰水底蛟龍；盔甲鮮明，喚起沙邊鷗鷺。撥起滔天波浪，掀番滾雪洪濤。旂麾錦綉，千層霞彩散。

青山；刀迸寒光，一片樹陰遮綠水。宛若長江迎狄相，猶如赤壁拒曹公。

李俊催護船隻急進，當下披掛立於船頭，上首童威，下首童猛，各執兵器，合水軍搖旗擂鼓，吶喊而進。只見越江西門開處，水港中放開戰船，蕩開如蟻而出。當先一員大將，正

是鎮守越江總管危昭德，橫刀立於船頭。李俊忿怒，便率戰船順水勢殺過去。昭德駕船

來迎。兩下喊吶交鋒。二人戰上二十餘合，江面上戰船相連，金鼓之聲震動山川。兩下

箭矢交加，猶如雨點。宋軍船上盧元顯跳下輕舸從旁殺入。只見越江岸上一聲炮響，四

下伏兵戰船，滿江而來。東水門劉悌船先到，正迎着盧元顯，相鬪數合，被劉悌一鎗刺落水

中。葉清望見，飛劍劈去，早劈着劉悌左臂，倒在船裏。張橫張順阮小五阮小七搖船來接

應。危昭德恐宋軍逼進水門，便撇了李俊，收回戰船，都入水門去了。

李俊亦不敢追，退回四十里，紮住水寨，計點軍將，又折了盧元顯，悶悶不悅。張順曰：

「這裏水港深闊，城又堅固，我軍如何進得？今日若不是葉兄弟劍斬傷他一將，我等全輸

銳氣。不如令人報知宋哥哥，再討救兵來，方可成功。」李俊從之，即令戴宗去。

却說宋江等在洮陽城計議進兵之策，忽報戴宗回，令人相見。戴宗將李俊等拆兵損將取救之事說知。宋江聽得折了四員將佐，不勝心傷，便問軍中誰敢領兵去救應。只見

楊春陳達燕青馬靈懷英貢士隆申屠禮七員將向前稟曰：「我等願領兵前去相助。」宋江即撥步軍一萬，隨燕青等進越江來。李俊等接入水寨相見了，燕青曰：「小弟臨行，哥哥吩咐須防賊計，弟明日哨探一遭，自有計議。」當日李俊設席款待衆人。

却說危昭德退入城中，劉悌折了左臂，血暈而死。危昭德曰：「宋軍雖退，終必來攻，何以勝之？」張經祖曰：「公可傳令今夜率快船用火攻計前去劫寨，必獲全勝。」危昭德曰：「此計大妙。」遂令韓凱準備火攻之具先進，危昭德引軍駕船後進。

當晚分撥已定，開水門悄悄撐船望宋軍水寨而進。來到李俊水寨不遠，密地探看時，李俊戰船內隱隱有光，其艤檣作三處安下，果然衆軍睡熟，不作準備。韓凱將戰船漸挨至

李俊船邊，衆軍齊聲發喊，金鼓亂鳴，火箭火炮射入宋軍水寨，早燒着李俊等船，火光冲天。

李俊等俱在夢中驚將起來，到船頭看時，火光照得水面通紅。韓凱手提刀當先殺進。

李俊大叫曰：『今夜中了賊計，衆人各宜用心迎敵，生死休離！』道罷，手提金鎗抵住韓凱

交鋒。正戰之間，後面危昭德引輕舸從旁殺進，矢發如雨。葉清迎住，被昭德一矢射中左

臂，負痛退走。三阮并孟康侯健等戰船四下殺來救應。這邊韓凱見宋軍衆船相逼，恐有

疏失，撥轉船頭順流回軍。李俊半夜裏亦不敢追。

次日天明，水寨燒毀哨船七十餘隻，射傷軍卒不計其數，葉清箭簇不出而死。計點衆

將都在，單不見了燕青，衆人皆慌。懷英曰：『昨夜迎敵之時，只顧向前廝殺，弓箭亂射落水

中。』貢士隆曰：『燕青爲人最機密，不致有失。昨夜兩下船相逼，不分彼此，莫非雜在賊

船上去？』可使人搖船去四下跟尋。李俊悶悶不已，只得令軍士前去尋訪，一面申報宋

公明得知。

原來燕青自到水寨見李俊之後，自去越城看了地勢，因夜混亂，殺賊一人，解賊號衣着

了，雜在危昭德船上。回到城內，躲在城僻處，依前脫下軍衣，寓居越江城北門，詐稱臨安客人來這裏趁食，以俟通消息裏應外合取城。

却說孫安辭了宋江前來接應水軍，從石獅嶺進發，當下人馬到東山口，屯紮下寨。柏森安仁美鄂全忠卞祥李勝商議曰：『我們離洮陽將近半月，前面是白牛嶺，關上把得甚緊，怎能過去？』卞祥曰：『此關險峻，若攻有傷，只宜智取。』孫安曰：『願聞高見。』卞祥曰：『孫將軍一面准備攻關，可令鄂將軍引一枝軍埋伏左關之下，安將軍引一枝軍埋伏中路樹林間，先引出戰，詐敗走十里外，放起號炮，兩下乘勢殺進，其關可取矣。』孫安曰：『此計甚妙。』卽令安仁美鄂全忠各領軍埋伏。孫安自引大隊前來關下搦戰。

却說此關守將是王慶外甥李雄同牙將二員——畢先焦勝——領精兵一萬把住。當日報來，宋將旗上寫着屠龍手孫安在關下搦戰。李雄聽說，與畢焦二人商議曰：『近日秦王

有旨，令我們十分隄防；今兵至關下，如何退法？」畢先曰：「宋軍深入，不知虛實，小將去殺一陣，必擒來將。」李雄依計，令焦勝守關，自與畢先領五千兵開關殺下。

孫安見關上有兵出戰，心中暗喜。各擺開陣勢。畢先拍馬挺鎗殺來，孫安仗劍迎敵。關到十合，孫安撥馬便走，畢先拍馬趕來，李雄引後軍乘勢追殺。約趕十里，宋軍中號炮連響，伏兵齊出，早被鄂全忠軍馬殺入關上，放起火來。這裏畢先正追問，後軍報來宋軍入關。畢先大驚，復回。孫安望見關上火起，撥回馬趕上，一劍揮作兩段。李雄不敢回關上，投樹林而走，伏兵截住。李雄退走不迭，被安仁美刺死於馬下。孫安合兵齊上關來。鄂全忠捉住焦勝，奪了白牛嶺。孫安把焦勝斬首號令。計點軍將，李勝被賊殺死。孫安令人找尋李勝尸首，埋在關下。人馬就關上屯紮。

次日離白牛嶺至九灣河不遠，孫安將人馬靠山下寨，令柏森引一千兵前去哨探消息。柏森引軍去哨了一遭，回報曰：「九灣河離水寨九十餘里，河下擺列戰船不計其數，岸上倚山立一大寨，密下鹿角，十分提備。」卜祥曰：「今日我軍長驅而來，他怎不准備？」明日只

顧進兵打他旱寨；若能勝之，則水寨不攻自破矣。」孫安依言，次日引兵前進。有詩爲證：

征旗急展連天錦，戰鼓忙馳動地雷。不想英雄從此去，身歸神後馬空回。

却說九灣河守將是王慶結義兄弟，覆姓聞人，名世崇，淮西西河人氏原是船夫出身，能挽得七八十斤硬弩，使一枝方天戟，也是殺人不轉眼的魔君；僞受兵馬都監之職，同兩員指揮提兵守九灣河：一個姓劉，名黑虎；一個姓祖，名虬，皆是上黨清河人，各使一把鋼刀，有萬夫不當之勇。當日陞帳，聽得宋江人馬到九灣河，又有軍馬從旱路來襲秦州。這九灣河乃秦州第一要緊去處，若被宋軍渡過，則秦州難保矣。

忽報宋軍到寨前，聞人世崇便披掛上馬，手提方天戟，與劉黑虎祖虬引五千精兵出迎。兩軍列成陣勢。宋陣安仁美出馬挺鎗，與聞人世崇大戰五六合，聞人世崇詐敗。安仁美要顯頭功，縱馬趕去，世崇便抽身背射一箭，早中安仁美面門，墜下馬來。孫安急救，劉黑虎祖虬從旁殺出。宋軍大敗，退五十里下寨。聞人世崇得勝，收兵回寨。

孫安曰：「今日進兵又折一員名將，損了兵卒，奈何？」
卜祥曰：「不必深憂。」
兵法云：「夫遠征必用土人而得地利。」
須尋本處居民來問路徑，然後進兵，賊可破矣。」
孫安
即令人尋覓土人。

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孫安病死九灣河

李俊乘雪渡越江

萬事交馳似水傾，滔滔名利足亡身。

常疑好事成虛事，却想閑人是貴人。

老逐少來終不失，辱先榮後定須均。勸君且莫誇良術，夢裏輸贏總未真。

却說孫安欲尋土人，卜祥令人覓一老者，姓龐名吉，來見孫安。安問路徑何處可以通

得秦州。老人曰：『小人被王慶催擾科差，民不聊生，小人當指一路：此去九灣河龍王廟最

好埋伏，後就是淮西寨柵，通得秦州。先占龍王廟，直望河口，使賊不敢登岸；只攻旱寨，前後

難以救應，無不勝矣。』孫安大悅曰：『據老丈之言，不獨能明地勢，抑亦深知兵法。』孫

安令取酒相待，賜銀十兩。老人辭去。

卞祥對孫安曰：『賊見吾敗，必有欺敵之心，主將只作少糧，把軍退四十里屯紮。』

却說聞人世崇得勝一陣，令人打聽，回報曰：『宋軍退五十里，今糧將盡，又退四十里。』

劉黑虎曰：『宋軍既缺糧草，人必疲倦，可乘此勢今夜去劫他寨，必獲全勝。』聞人世崇依計，留祖虬守寨，自與劉黑虎準備劫寨。

却說卞祥對孫安曰：『賊人疑我缺糧，今夜必來劫寨，可調鄂將軍先引一枝鐵騎軍埋伏龍王廟側邊，發炮殺出，截他河下之援兵；柏將軍引一枝軍，多帶火炮，埋伏他寨邊，詐作劫寨回軍，乘勢殺入他寨中，放火炮爲號，軍中縛了幾隻羊在彼，如此如此。』衆將各自埋伏去了。

却說聞人世崇與劉黑虎披掛上馬，引兵前進，馬摘鈴，軍啣枚，疾走到宋寨前。世崇催軍殺進，入得寨門，並不見一軍，却是空寨，回身便走；中軍內火起，孫安伏兵四邊抄出，齊殺將來。聞人世崇叫曰：『劉指揮可殺回本寨，我却殺奔九灣河來接應。』比及劉黑虎殺回本寨之時，柏森去寨邊叫曰：『宋軍已敗，可急開寨來接應。』祖虬點起火把，部軍殺出，迎着柏森，手起一槍，刺下馬來。宋軍乘勢殺進，就寨裏放起火來，光照山川，聲震四野。聞人世崇沖開血路，奔走到龍王廟，却迎着鄂全忠，大喝『賊將快下馬受縛，免汝一死！』聞人世崇落荒刺斜而走，被鄂全忠趕到河邊，手起刀落，斬於馬下。西兵渰死者不計其數。劉黑虎奔回本寨，見寨中火起，急回馬走；孫安趕到面前，一劍揮作兩段。宋軍趕殺淮西兵，到天明都到龍王廟來請功。九灣河內守船將聽知宋將攻破旱寨，各棄船逃走。

孫安大勝，又得許多戰船，不勝之喜，一面使人報捷；宋公明知道，即令催軍接應李俊水寨。是日就龍王廟立營，大賞三軍，設宴賀功。孫安曰：『今日且喜成功，皆出卞將軍之謀，只是可惜折了安仁美李勝二將！』孫安即令人設位，安排祭儀，親自祭奠，哭祭之哀，情動

三軍無不下淚。有詩爲證：

出征經戰地，鎧甲未曾離。塞上皆塵土，軍中捲纛旂。英雄歸土壤，魂魄付

沙泥。祭奠情何切，三軍爲發悲！

孫安在營自覺神思困倦，伏几而睡，三更時分，忽見一人來叫曰：『九灣河神主有請，乞將軍就行。』孫安問曰：『神主在那裏？』其人曰：『只在前面久等，去則便知。』

孫安聽說，卽跟其人來到一廟，孫安仰面看時，見金字牌額曰：『九灣龍王廟。』孫安徐步到階殿上，見一尊神，頭頂冕旒金冠，身穿皂龍袍，金童玉女侍立左右。孫安俯伏在地。神主離位扶起，與之敘禮畢，坐定，便問：『將軍出師得意否？』孫安躬身答曰：『託部下衆將齊心，今已破賊，雖未建大功，頗遂微意。』神主曰：『將軍先事田虎，後歸真主，今日行軍到此，功却成矣。』

淮西之地，不久平復。此處乃將軍之舊都，明日當復歸矣。孫安不知何說，欲待再問，被神主把手一推，孫安忽然驚覺，乃是一夢，便覺心腹絞痛，肢

體增寒，天明不起視事。衆將得知，都來問安。卞祥曰：『將軍貴恙何如？』孫安將夜夢與衆將說知，又曰：『孫某此回再不能與諸公破賊矣！』卞祥曰：『夢寐之言，豈足深信？將軍耐心，善保無事。』是夜孫安發暈數次，大叫三聲而死。次日衆將見孫安已死，無不下淚。卞祥令將衣衾棺槨殯葬訖，申文報知宋元帥，然後定奪。有詩爲證：

七尺身軀氣勢雄，當時功績已成空。不知驍勇歸何處，惟有鵲啼淚血紅！

却說宋江在洮陽屯紮日久，令人探李俊孫安消息。探子報：李俊被賊夜來劫寨，失了燕青。宋江大驚，正與衆議去跟尋，又接孫安連報捷書，尙未回答；又報孫安已到九灣河，屯紮龍王廟，夜感重疾，死於軍中。宋江正憂未了，又得此報，掩面大哭曰：『孫安之功，爲征淮西第一，未得封爵而身先死，深可惜哉！』吳用曰：『仁兄快率軍到九灣河接應水軍，亦可訪燕青消息，取秦州在目前矣。』

宋江傳令撥盧先鋒部下將佐十五員鎮守洮陽，是黃信孫立宣贊郝思文韓滔彭玘單

廷珪魏定國歐鵬鄧飛呂方郭盛王英燕順扈三娘統兵五千鎮守。有安道全稟說：「藥料

用盡，可令人回京關支。」宋江卽差戴宗回京關給，就留安道全在洮陽等處。

宋江分撥已畢，望九灣河進發，先令人報知卞祥。卞祥引衆將出十里，接到龍王廟紮

下。宋江請卞祥入帳中，問其備細。卞祥將取白牛鎮，次破旱寨，並殺賊將，又說孫安夢見

神人之語，「臨終命我說與先鋒得知。」宋江聽罷，猛然想起往年征田虎之時，屯兵懸纏

井，夢見雞冠神人，說孫安是淮西九灣河龍王廟神，我未深信，今聞孫安之語，正與我夢神人

之言相同也。卽將其事與吳用公孫勝說知。吳用曰：「若依此說，孫安誠非凡人矣。」

宋江曰：「我必親往祭之。」便問孫安靈柩。卞祥曰：「殯殮停在九灣河岸側狐山下，正

待元帥定奪。」

次日，宋江令備祭儀，同吳用公孫勝喬道清關勝卞祥前來狐山下，陳設祭儀，令其子孫

岳掛孝，排列祭儀，大哭而祭，哀動三軍。祭罷，回龍王廟，令將孫安靈柩葬於狐山下，立碑以

記其功。

宋江議尋燕青，連日不快，只見廟主李道人曰：「此廟神籤極驗，將軍所問，便知下落。」
宋江與等到殿前拈香設拜。宋江祝罷，來請問神祇，抽得個第十二籤，解曰：

冬風正爾入江干，鴻雁暫分卒見難。
等待凍雲垂地日，一場勝氣破愁顏。

宋江得籤，令吳用公孫勝解卦吉凶。吳用曰：「據此籤之言，燕青尚在。」宋江曰：

「何以見之？」吳用曰：「籤頭句曰：『冬風正爾入江干，』目下正是隆冬，應其時景；『鴻

雁』比我兄弟，謂一時不得相會；『等待凍雲垂地日，』莫非目下應有雪降；『一場勝氣破愁顏，』此是攻取越江大勝消息。」宋江大喜，遣快船望上流直去。李俊水寨報知，尅日進兵，這裏按兵以候消息。

却說燕青在越江城裏住了二十餘日，與軍校胡顯情好甚密，猶如兄弟，凡事與燕青商議。胡顯說：「越江城十分堅固，兄長若要即日成功，守西水門牌軍是我哥哥胡俊，我邀來相見。」燕青見那人倒身便拜。胡俊連忙扶起曰：「小人與足下素未相識，何當重敬！」

胡顯曰：『不瞞哥哥說，此人是宋公明部下一員正將，綽號浪子燕青。他潛入城，要行裏應外合之計。小弟愛此人忠義，一心要幫他行事；哥哥何不棄邪歸正，取了城池，投順宋朝，豈不得個名節？我看王慶氣數不久，今日特邀哥哥商議此事。』胡俊曰：『既兄弟有心歸降，我願從之；但事不宜遲，就在這幾日內可取城。』燕青曰：『願求二公妙策！』胡俊曰：『足下可修書一封，我明日令一健卒赴出西水門，帶書去見你主將，令他約日來攻。我這裏候他軍到，開水門接應，其事便成矣。』

燕青大喜，即寫攻城日期書札一封與胡俊。胡俊辭了燕青，令一軍人直至李俊水寨前，叫曰：『城內有機密事報知。』宋軍引入寨內，其人於頭髮髻內解下書札呈與李俊。李俊拆開書看，却是燕青說裏應外合取越江事。李俊看罷，不勝歡喜，重賞來人，吩咐曰：『准定三日，兵到城下，休要失信。』來人領諾入城回話。

李俊與張順商議進兵。張順曰：『此戰必須去請凌振到來，方可進兵。』李俊即令一軍駕快船趁順流來到九灣河龍王廟見宋江，說知燕青事，要取凌振一行。宋江隨令凌

振帶火炮，同李逵項充李袞前去相助。四人便登快船，逕奔越江水寨來見李俊，却是第二日了。

李俊卽傳令水軍船隻各挨幫而行。三阮同孟康施恩陳達楊春從水軍東港行去。

二張與孔明孔亮侯健馬麟船隻從水南進發。李俊自與李逵項充李袞童威童猛懷英黃

士隆申屠禮戰船往水西征進。

當晚彤雲密布，朔風大起。第三日忽然降下一天大雪，鋪了江岸，白潔如銀。李俊與

懷英等曰：『昔日宋公明哥哥以雪天曾打破北京城，今日趁此大雪，正可破賊巢矣。』懷

英曰：『主將之見不差，可先令凌振準備火炮，候黃昏左側，捱到城下點放；城中震動，必有人

內應。』李俊曰：『汝言極是，卽令三路水軍都近黃昏而進，聽號炮起，各宜進兵。』

分撥已了，凌振起船先進，帶領炮手，悄悄捱近城下。此時城裏燕青已約下胡顯胡俊

都準備了。將近初更，守城士卒因天氣寒冷都去睡了；燕青立在水西門城頭望見水寨中

火光不絕，戰船四散，知有動靜。

挨到二更，凌振就水門岸邊放起十數個號炮，聲如巨雷。危昭德正在行營賞雪飲酒，聽號炮響，大驚，急令人哨探。各水門守城軍士聽得，各奔入城。燕青就敵樓上放起火來，胡顯弟兄打開水西門，李逵執兩柄斧首先殺入，項充李袞相幫入城；城中鼎沸，淮西軍卒散走逃生。危昭德急披掛上馬，引七百護從軍卒，開東門迎敵，正遇着張順登岸，一刀砍斷馬脚，危昭德跌翻地下，衆軍齊上，剝爲肉泥；七百護從軍殺死大半。張經祖慌忙逃出西門外，遇李逵一斧劈死。韓凱走出東門，見無去路，跳下水中，被阮小七一把揪住，捉上岸來。三路水軍俱殺入城，淮西兵死者不計其數。有詩爲證：

朔風嚴凍問干戈，却似囊沙巧計多。堪笑狂徒憑勢險，枉教兵卒死江波。

次日天明，李俊一面安了民，請燕青來見。李俊降階接曰：『今賢弟建此大功，世所罕有！』燕青曰：『多得城中胡俊昆玉，乃成此大功。』李俊令人相請，人報亂軍中將胡顯弟兄殺了。李俊燕青不勝歎息，厚恤其家。計點軍將，折了貢士隆申屠禮，被淮西兵殺了；懷英墜落水死。李俊見折三將，悶悶不已，卽犒賞三軍。奪得戰船令孟康管領。城中糧

草，穀一年支給。

李俊對燕青曰：『賢弟可親去報捷。』燕青乘快船直至九灣河寨來見宋江，將『劫寨之時潛入城中，得遇胡顯弟兄扶持取城，却被亂軍殺死，特來報知。』宋江大喜曰：『不知賢弟潛入城中建此奇功，功非小也！』卽與吳用計議。吳用召潘迅問曰：『此去秦州遠近如何？』潘迅曰：『水路則遲一日，陸路較近。』宋江聽了，只從陸路而進。卽傳令人馬離九灣河望秦州進發。此去：

東鷺山下，生出妖邪怪異；紅桃嶺上，又見火滅烟消。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公孫勝馬耳山請神

宋公明東鷺嶺滅怪

宋江大軍離九灣河行二日之程，見一座接天高山，不知甚麼去處。忽有鄉民趙華等逕來軍前迎接，宋江傳令許衆人進來相見。鄉人納拜曰：「小人等久聞大名，今征此處，敬備酒禮迎接。」宋江大喜，與吳用曰：「此鄉老來迎，亦紂民來迎武王之意。」吳用曰：「既是好意，以禮答之。」宋江教取銀二十兩送趙華等。衆鄉民不受，曰：「連年被王慶建造宮室，差徭役重，民不聊生，多有逃亡衰老。衆人來見元帥說知此事，非爲貪賞而來。」宋江曰：「你衆鄉老不必憂心，待我平伏淮西，班師回京，奏聞天子，赦免本處差役二年。」

衆鄉老拜伏，齊曰：『若得元帥如此方便，生死含恩！』

宋江又問：『此去秦州還有多少路程？』趙華答曰：『此去秦州有二百餘里，過了東鷺山，便是紅桃山，離秦州不遠，一派是越江來的水路。只有從陸路征進，但有險峻崖岩之地，王慶屯兵守把。東鷺山雖無人守把，却有座廟宇，神道利害，我這鄉村連年春秋要一對童男童女祭賽；若不如此，便起火災，白日出來吃人。就是王慶連年也如此敬奉。先鋒軍馬到彼，須將生人祭賽，神人歡喜，那時任行軍無慮矣。』宋江聽了駭然曰：『你們且退，待我計議。』衆人拜謝起身。

有詩爲證：

宋江曰：『既衆人不受銀兩，令取十疋綾絹賞衆人而去。』

分符自北向西行，露布書音捷四征。鄉老壺漿迎士馬，殷勤致意說前因。

宋江曰：『如之奈何？』

吳用曰：『可從鄉人之言，用生人祭之。』

宋江曰：『我一路

損軍折將，尙自悔未了，今故將生人祭神，我心何安？』卽令軍中用麵造下大饅頭四十九個，殺牛宰馬，備香燭紙錢之類。次日，宋江將大隊人馬駐紮山下，令軍士抬祭物去廟裏等

候。宋江同吳用、公孫勝、喬道清、花榮、曹洪、馮山宗、得真林冲、秦明、朱仝、引軍士三百餘人，來至半山，各下馬步行到廟前，從軍屯立門外。宋江等入廟，擺列祭物，點起香燭。宋江走近案前，揭開羅帳，看那位尊神，生得十分凶惡。但見：

口開如噴血，髮豎似硃砂。
槎枒如枯樹之形，猙獰似精靈之狀。
露身裸體，斑斑血迹尙鮮紅；
污氣冲人，點點染痕猶帶赤。
春秋二祭成常例，早晚三時吐火光。
不是惡神爲禍患，定應妖怪作深殃。

這惡神名喚獨火鬼王。

宋江看罷，同吳用等拈香設拜，乃曰：『宋江今受天子敕命前往征討王慶，大軍特過東，鷲山，聞神有靈，敬備牲物，親臨祭奠。望神受享，助我三軍。得勝回來，當重修廟宇，復飾相貌，以報神恩！』宋江祝罷，衆人稽首再拜。原來這獨火鬼王只吃生人，不吃死物。宋江方纔祝罷，只見天昏地暗，狂風拔木，神案下一聲霹靂起，廟中前後都起火光。吳用等看見大驚曰：『兄長快出廟。』四下樹木盡燒着，衆將并隨軍各不能相顧。

宋江走到半山，空中現出一個猛惡凶神來，遍身是火，口中又吐出火光，大叫曰：『宋江晏走！』宋江看見，嚇倒在地。曹洪背起宋江，與宗得真曰：『你可急去尋公孫勝、喬道清來作法接應。』

宗得真拚死先走。曹洪背了宋江，不顧死活，沖出火林中奔走，獨火鬼三

隨後風捲趕來。看看危急，公孫勝仗劍步罡，祈下雨來，喬道清取清溪法水，噴滅了孽火，獨

火鬼乃退。依然雨散風息，天地明朗。隨後花榮、林冲、朱全等都到，衆人保宋江回營。

衆人都來看視。宋江曰：『我出征多年，未曾見怪，今日若非曹洪兄弟一力救回，焉能

與衆相見？』花榮曰：『幸喜兄長無事，實乃朝廷之福。只是曹洪兄弟被火傷了面目，未

知生死如何？』宋江自來看視曹洪時，只見面上都是水泡，十分傷重。宋江執其手哭曰：

『兄弟爲我致此重傷，倘有不幸，宋某何安？』曹洪曰：『只要兄長無事，我死何恨？』宋

江卽令使綿車連夜送回洮陽城醫治，後來發作，身死在洮陽城。

宋江計點軍士，折了一百餘人，又不見頭目秦明、馮山。宋江正憂悶間，人報秦明回，入

見曰：『天地黑暗，滿林火起，馮山走入林中，我躲在坡下，馮山與一起人燒死在林中。』宋

江聽說，不勝悲憤，與衆人曰：『若不除此惡鬼，以救此方之民，寧死於此吾不還矣！』

公孫勝曰：『哥哥息怒：小弟去年征河北之時，因師叔喬道清之事，小弟與戴院長往蒲州二仙山見本師羅真人，囑小弟曰：『日後有征淮西之行，要在東鰲山經過，有一獨火鬼王，凡人難近，恐其阻住去路。』小弟求問他收獨火鬼之法。本師教曰：『只除是山西地面有座清涼山，過去有一座馬耳山，山下有一個光華廟，除非去求他法術來可破。』小弟疑他是泥塑神，如何求得。本師與我一道符，命去關請火龍纏身，火鴉相隨，腳踏風輪，頭頂火輪，右手執金鎗，左手提金磚，此人可破獨火鬼。不想今日果有此事。所有符命，帶在此間，兄既要滅此妖魔，小弟不辭勞苦，只得往馬耳山走一遭，求此數件法寶來。』

宋江曰：『你可即行。』公孫勝曰：『若得一人同去便好。』馬靈曰：『此去馬耳山有一萬餘里，會走也要一個月。風輪火輪金鎗金磚，小弟都有，只欠火龍火鴉這兩件，以此施計不得。』公孫勝曰：『既將軍少此兩件，你與我同走一遭。』二人遂辭宋江。馬靈作起神行法，足踏風火輪，將公孫勝靠在背上，騰地而起，前望馬耳山來。

不消二日早到。這馬耳山近西方之地，與佛國隔界。馬靈息步店中安下，訪問『此間馬耳山光華廟有麼？』主人曰：『我這裏奉此神如父母供養，隨處顯靈救人。前面那座高山是他廟宇。』

次日公孫勝與馬靈備了香燭，逕投馬耳山來，到廟裏拈香再拜，將符命焚在寶爐之中，口中念詞。只見半天起個霹靂，電光閃爍，空中現出一尊金甲神人。公孫勝馬靈仰面一觀，見那神人頭戴剪翅，身穿紅袍，右手提一條線蛇金鎗，左手執一塊三角金磚，背上帶一葫蘆，內藏火龍火鴉，脚下踏風火二輪，開言曰：『公孫勝，你等道行清高，本師真人持有符命，請我除滅獨火鬼王。這孽畜血食已滿，理當驅除。你速回去報宋公明得知，可盡心報國，收服淮西。班師回去，又有敕命征討方臘之行，那時星宿方有大半暗沒。我即爲你前去殄滅妖魔，清平道路，大軍作速前進。』言訖，不見神像。公孫勝與馬靈聽得商議曰：『真是神靈也！想神明自去行事，我等即便回去，報與哥哥得知。』兩個拜了神像出廟，依然作法，與公孫勝騰地去了。有詩爲證：

不辭勞苦叩神靈，一陣風來現正身。此去妖魔都撲滅，公明德澤及鄉民。

且說天神夜間卽領神兵前到東鷲山，運動風雷，一夜裏只聽得滿天霹靂之聲，如交兵廝殺之狀。次日天明，伏路兵來報與宋江曰：『東鷲山廟宇昨夜燒做白地，樹林寸木不留，神像也沒有了。』宋江大驚曰：『如此奇異！公孫勝馬靈二人未回，這妖不知那方神道勦滅了！』

衆人正說間，小校來報：『鄉民都挑羊酒在軍前伺候。』宋江教喚人來。衆鄉民拜伏曰：『此妖皆賴元帥祈靈神之助，一夜除了，救我一方百姓，感恩不淺。今聊具羊酒以獻，略表寸心，望乞海納。』宋江大喜，令人收羊酒，撫慰而去。自此東鷲山下居民，家家戶戶立牌書寫宋江名字供奉，以報其德。

却說宋江軍馬屯紮山下，過了一日，人報公孫勝回。

宋江喚人問曰：『賢弟此去如

何？」公孫勝把廟中參見，焚符命，及雲中顯現，說了一遍。

宋江傳令軍士分三路望秦州進發。到紅桃山，探子報曰：「紅桃山關隘有軍把守。」

宋江令喚土人來問，居民曰：「此山方圓九百餘里，中間正路直透秦州城下；只是山溪水淺，

船隻難渡，東南兩面都是接天高嶺。當日王慶初叛之時，在此山不上半載，招兵二十萬，遂

侵奪秦州，僭稱王號。今將紅桃山設立關隘，守城將乃是他姨親，僞受金吾大將軍之職，姓

雷名應春，夫妻兩個把守。部下有五員大將，盡是綠林中出身，勇不可當，綽號「五通神」，

俱封都統制之職。一個葉從龍，號都通神；一個張應高，號雄通神；一個蘇捉虎，號雌通神；一

個景臣豹，號文通神；一個呂成龍，號武通神。這五人不知那裏人氏。雷應春有妻名白婆娘，

最是利害，使一把潑風刀，騎一匹錦花獅子獸，上陣之時，馬見其獸，脚先伏地，便能取勝；或殺

輸之時，卽施妖法，能呼風喚雨，噴水迷人。以此王慶靠這婦人謀叛，侵奪城池。今得天兵到

來，小人不致隱藏，特來報知緣由。」宋江聽罷，重賞居民，拜謝而去。

宋江與吳用議曰：「原來淮西有此異人，王慶怎不思爲惡？纔過東鷺山，又逢這個去

處，怎生奈何？」
奔紅桃山來。

吳用曰：「只管催軍攻打，看他如何，再作計較。」

宋江依言，傳令前哨殺

且說雷應春聚集五將商議軍情事。

葉從龍曰：「日前汪太史遣人來報天罡星入境，

着我們謹防。

今宋江長驅而來，被奪去數座城池，只有東鷺山難過。」——正說間，哨馬來報：

宋兵已過了東鷺山，將近本山。——「秦王又不發兵相助，倘至，怎生迎敵？」

雷應春曰：「我

這紅桃山關隘堅固，他若來時，殺得他片甲不回！」說猶未了，又報宋兵漫山塞野而來攻

打關隘。

雷應春就點起兵馬，披掛上馬，帶領五將，開關殺出，正迎着宋江軍馬。應春提刀

出馬，五個統制官各跨馬執刀分在兩傍。

宋陣上豹子頭林冲拍馬舞丈八蛇矛來戰，雷應

春舞刀相迎，鬪到二十餘合，兩軍吶喊，忽然一將翻身落馬。

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水
滸
椒
集
征
四
寇
第
三
十
八
回

第三十九回

宋江攻打秦州城

王慶戰敗走胡朔

干戈擾攘蕩紅塵，致使旌旗向北征。

淮洛恆流嗚咽水，上陽深鎖寂寥春。

雲收沙石初晴雨，柳拂中橋晚渡津。

欲問昇平無故老，鳳樓回首落花頻。

話說雷應春和林冲戰二十餘合，被林冲手起一矛，刺於馬下。

那葉從龍見主將落馬，

急來救時，花榮在旗影裏拈弓搭箭，覷定射去，正中葉從龍面門，落馬而死。秦明見勝二將，

大驅人馬，捲殺將去。四個統制官大敗而走，閉了關門。宋軍也退回人馬，傳報中軍。

宋江聞知勝了頭陣，重賞林冲花榮，催兵前進。

却說四個統制走上關來報知夫人；夫人聽說大哭，即令點軍下關報仇。張應高曰：

「夫人省惱，生死分定。今日宋兵初勝了一陣，聲勢正大，若與爭鋒，未見其利，夫人可修書一封報與秦王，令發兵來接應，那時方可取勝。」白夫人怒曰：「都是你們不用心，致失夫主，今不報仇，等甚救兵！」即點人馬下關。張應高等只得依從。

宋軍見了關上一員女將出馬，手執一柄潑風刀，跨下一匹獅子獸，口吐青烟，眼射金光，蕩開征塵殺來，花榮秦明正待迎敵，其坐下馬先走，不能抵當。白夫人招動衆將殺入，如砍瓜切菜一般。宋軍大敗。白夫人追殺十里，收兵上關。

宋軍退四十里屯紮，計點軍士，殺死萬餘，被傷者不計其數。亂軍中折去河北名將二員：宗得真、范簡。宋江不勝煩惱。吳用曰：「勝敗兵家常事，不足爲怪。今日之敗，非戰之罪，皆因是那妖婦坐一匹異獸，馬見倒走，人不可當，只此被他勝了一陣。今必先除了那獸，則他無能爲矣。」

宋江曰：『用何計可以服此獸？』吳用曰：『昔諸葛孔明征蠻之時，曾造假獸，形如獅子，以破蠻兵，小弟頗知其法。今日兄長可令軍中依法製造五百個毛蟲，盡用皮毛裝飾，將身上用金箔敷貼，其尾用火炬，口藏硫黃燄硝。臨陣之時，驅着假獸向前，馬軍隨後。想他只有一獸，見我許多，疑真不疑假，必能取勝。』

宋江大悅，即令人喚木匠照依吳用樣式造完。軍人將來運動，果然頭搖目動，爪舞尾搖，如活的一般。宋江喜曰：『此去足報前仇！』明日起兵取關。吳用曰：『且慢進兵。

日前三人會說妖婦能呼風喚雨，噴水迷人，也須隄防。可再令公孫勝於高阜處候他行法，息他風雨。令喬法師在中軍以候咒水，隨來解救。我軍都受准備，方可出兵。』

宋江召衆人商議。喬道清曰：『要解此法，除非取白虎城四十里井中之水來與我咒，我將與衆軍人各飲一口，自然無事。』宋江曰：『此去白虎城不知多少路？』公孫勝曰：『遣馬靈前去，不消四五日，何難之有？』宋江喚過馬靈，吩咐前往。馬靈曰：『仁兄之命，怎敢有違？』奈小弟一個去，恐取不多，難以應三軍之飲。』道清曰：『將十數個葫蘆做一

排，纏在腰間，取水足以夠用。』馬靈聽說，隨將葫蘆提點辭別，足踏風火二輪作法騰空而去。宋江與衆將商議攻打紅桃山之計。

過了數日，人報馬靈回了。宋江請入相見。馬靈解下葫蘆。道清令傾在一處，卽書

符念咒，焚符於水中，叫軍人明日打哨，人各含一口而行。宋江傳令，次日平明齊進。令公

孫勝登高阜處以防作法。將造下獅子點着尾上火炬，推向陣前，後面馬軍搖旗擂鼓，吶喊

連天，殺奔關下。

關上見宋軍到，白夫人領衆將引鐵甲軍一萬冲殺下來。宋江教推上那獅子，口閃金

光，張牙露爪，尾搖火焰，口中吐出硫黃燄硝。那淮西兵見了先吃一驚。白夫人坐下那一

匹獅子倒冲回陣。白夫人遂棄了其獸，換一匹紅燄馬騎出迎敵。宋軍後隊火炮火箭亂

放來。這裏張應高舞刀拍馬跟着白夫人殺去，正迎着秦明，鬪不數合，秦明手起棍落，將張

應高打於馬下。景臣豹見張應高落馬，急來救時，適遇關勝飛到面前，舞起青龍偃月刀，攔

腰截於馬下。白夫人見折了二將，取出背上葫蘆噴出迷人法水望宋軍陣中一噴。宋軍

淮備，全然不動，人各噴出法水，奮力大戰。白夫人見法不行，大驚曰：「原來宋軍中能解此法！」即時念動密咒。須臾間，黑雲四合，狂風驟雨，走石飛砂，樹木拔動。公孫勝望見，卽仗劍作法，念動真言，將劍一指，只見風雨頓息。宋軍踴躍殺去，白夫人望關便走。呼延灼趕上，提鞭連盜打落，死於馬下。蘇捉虎呂成龍兩個正走入關，被宋軍趕來殺入，先捉了呂成龍，奪了關隘。

宋江入到城中，點集步將都齊，只有于茂因追蘇捉虎到峽溪口，兩個連人帶馬都陷入溪裏溺死。宋江痛哭不已，令人尋取于茂屍身，備棺槨殮殮，埋於岸側，傳令把呂成龍斬首號令。

宋江對吳用說曰：「如今王慶所侵淮西之地俱已平復，料他成得甚事。」吳用曰：「小弟察訪得地方居民說秦州後面接連胡朔，去沙漠不遠，倘或我軍俱入其地，逼得緊急，王慶走入胡地，爲患不小。兄長可與盧元帥分支軍馬從水路駕船先行，抄出秦州之後，截住王慶走路；這裏大兵直抵秦州城下攻打，使他進退兩難，內必先變，此萬全之策。」宋江

依計，遂請盧俊義發軍前去，帶將五員，一柴進，李應，朱仝，鄭天壽，陶宗旺，步兵二萬，先往九灣河，拘率五十號戰船應用。不數日間，船隻已到峽溪口，俊義辭別而去。有詩爲證：

劍戟橫空殺氣高，戰船逐起浪滔滔。
宋江此去功成就，王慶逆謀却怎逃？

宋江離了紅桃山，望秦州攻打，哨馬報入秦州。王慶聽得宋軍過了紅桃山，卽聚文武

百官都到殿前計議退宋軍之策。只見參政潘致中奏曰：『日前汪太史說天罡星入境，主

刀兵之事。各處告急文書雪片而來，取討救兵，陛下常若未聞，不發一騎救應，致使宋軍勢

大，一連取了數座城池。如今軍馬已近秦州，事在危急，況此孤城，如何保守？陛下若不准

備迎敵，誠恐兵臨城下，那時難退。』汪太史奏曰：『小臣夜來仰觀星宿，我主將星已沒，不

如修下投降表文，使人獻與宋江，開城迎接，以保其身，此爲上計。若準備迎敵，枉損軍民，無

益也。』柳元卿奏曰：『太史之言差矣。我主納表投降，未知他肯容納否？我秦州城中

尚有精兵九萬，猛將數十員，他兵到來，與他決一勝負；若果天意不順，君臣走入胡朔，此上計

也。豈肯束手受降自取滅亡哉？』

王慶依其言，卽傳下旨，着令太子王龍同汪太史并樞密方翰守城。柳元卿潘致中爲護駕元帥，孫明周積馮虎陳龍爲統軍正先鋒，點起精兵二萬，出城四十里，地名密慶寺屯紮，連營十數里，佈設鹿角，甚是嚴固，以備迎敵。

宋江人馬望見淮西營寨，戈戟層層，旌旄閃閃。宋江卽同吳用花榮等前來觀望地勢，

問土民：『前面屯軍地名是那裏？』居民曰：『是密慶寺。』吳用聽罷，拱手稱賀曰：『王

慶合休矣。』今將軍馬屯在此，寺名密慶寺，「密」字與「滅」字同音，王慶想當擒滅矣！

宋江大喜，回營調撥軍將，作三隊征進：第一隊，秦明花榮林冲；第二隊，關勝呼延灼魯智

深；第三隊，自部李逵項充李袞等步兵接應。分撥已定。前部秦明先到，人馬如潮湧而進。

只見先鋒孫明引兵一萬與秦明鬪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西陣上周積見孫明不勝，持宣花

斧從旁殺將過來夾攻，林冲看見，拍馬出來迎接周積交鋒。花榮見秦明不勝，卽拈弓搭箭

望孫明一箭射來，孫明急躲，被秦明一棍打下馬來。周積見了着慌，被林冲手起一矛刺於

馬下。宋軍乘勢大殺一陣，西兵死者不計其數，收兵回見。

宋江大悅，更率三軍圍了王慶營寨密慶寺。敗軍回報王慶說：『孫明周積俱被殺死，

宋兵圍了山下，水洩不通。』王慶大驚，與衆文武曰：『宋兵圍困甚急，怎生設法？』潘致

中奏曰：『陛下親臨監戰，以退宋軍。若再不勝，復回秦州，又作計較。』王慶依其言，卽領

護駕軍一萬五千文武等衆離寺，排下陣勢。

宋江在中軍聽得報知王慶親臨監戰，急出到陣前對陣。見王慶頭戴紫金盔，身穿滾

龍袍，立馬於陣前。看見宋江，便令先鋒馮虎陳龍出戰，各執大刀殺奔宋陣。司存孝手提

鋼叉敵住馮虎，馮資持方天戟駕住陳龍，兩下吶喊，四將在陣中絞做一塊廝殺。戰到良久，

馮虎仗平生威力，大喝一聲，早把司存孝斬於馬下。馮資見司存孝落馬心慌，被陳龍一

劈死。宋軍唐斌見折二將，大怒，舞刀跑出陣前，戰住馮虎。鬥不數合，唐斌拖刀敗走，馮虎

拍馬趕來，唐斌背使一刀，將馮虎斬於馬下。文仲容大叫曰：『不就這裏捉拏王慶，更待何

時！』拍馬持刀，殺入西兵陣中，正遇王慶牙將黃建章挺鎗來敵，被文仲容一刀斬爲兩段。

王慶見勢頭不好，勒馬便走。宋江鞭梢一指，三軍蜂擁殺來。潘致中柳元卿急保王慶走。

入秦州，堅閉城門。宋江令軍攻圍三門，只留北門以老弱軍圍之。

王慶在城中如坐針氈，與衆商議曰：「此一孤城，外無救兵，如何是好？」柳元卿奏曰：

「我主勿憂。城中糧草尙夠一年支用，軍卒士兵尙有數萬，足可保守。况且秦州城郭堅固，高塹深溝，今宋兵深入我地，豈能久乎？」臣引軍士往來巡守四門，臨機應變。」

王慶不理軍事，日夕在城中與妃子取樂飲酒。秦州百姓恨入骨髓，多有獻城之心。

宋軍日夕攻打，城上每將木石火炮打下，不可近前，困了二十餘日，無可奈何。宋江見攻

城不破，又值春雨，營地濕氣，人馬生病，甚是愁悶。與吳用商議曰：「只此孤城，尙攻不破。」

吳用曰：「秦州城勢原係春秋時山河險固之城，城郭堅完，糧草積多，此賊特以堅守，故此難破。」

公孫勝入營中對宋江曰：「仁兄有計攻秦州否？」宋江曰：「正憂無計。」公孫勝

曰：「貧道略施小計，使秦州一攻而破。」宋江曰：「願聞其詳。」公孫勝附耳密言如此

如此。宋江聽罷曰：「此計大妙，必定成功！」即日傳令，教各門軍士將乾柴亂草堆積與

城門一般高，准備火攻，只留北門不燒，與賊人走；再令凌振城下安排礮架，以候施放火炮；擇定十二月甲子夜舉火，不許違悞。各門都去准備，依計而行，只候舉火。公孫勝臨夜登臺，披髮仗劍，步罡祭風；將次二更，只見東南風起，即令人報知凌振，放起號炮。那炮響處地震，山搖，東西南三門火起，風從火勢，火趁風威，照得滿天通紅。有詩爲證：

炎炎烈焰照乾坤，火趁風威此夜焚。
妙算神機誰可及，當時法術羨公孫。

城中聽得外面炮響連天，又見火光照耀，守城軍各奔回家。柳元卿急入宮報知。

王慶心慌，輕身走出。只見東西南三門俱各燒燬，惟北門無人守把，王慶披掛上馬，同太子親屬隨從官員開北門望沙漠逃走。汪太史開西門放宋兵殺入。

宋江等大隊人馬都入秦州。軍將搶入王慶宮中，收拾器仗金銀寶貝無數，侍從嬪妃，共計二百餘人。是時天色微明，宋江出榜安民，令人救滅各處火。衆將請功已了，宋江計點將士，折了相士成胡遠，皆中矢石而死。汪太史俯伏帳前請罪。宋江扶起曰：「曾有百姓稱說太史震勸納降不從，致有此敗。况公又有獻城之功，雖有前罪，足可贖矣。」汪太

史再拜稱謝。宋江聞知王慶夜開北門帶領侍從投奔胡地，即令花榮秦明林冲關勝呼延灼率鐵騎一萬追襲，務要生擒王慶。

却說王慶等走出秦州，行了一夜，人困馬乏，各在鄉村掠食。王慶與潘致中柳元卿等

一百餘人歇下草岸驛，安鍋造飯。王慶見了，汪汪淚下，對衆曰：「今日國破家亡，隨從精兵

猛將不留一個，是我該滅之日。你衆人斬吾首級獻與宋江，以保汝等之難。若隨我，無益

也！」柳元卿曰：「主公勿憂。今離出龍潭虎穴之中，前去胡朔一望之地，投胡主借兵，再

來報仇，復其基業。」我衆人人生死決不相離。」說猶未了，只見後面旌旗蔽日，人馬趕來。

衆人大驚，叫聲快走。

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公孫勝歸養親闈

宋公明救征方臘

紫宸分璽向西來，勝氣威聲震若雷。

賊寇聞風雄胆落，軍民沾德盛眉開。

十年細柳千年慕，一世甘棠百世懷。也幸功成催促緊，又辭邊鄙耀雲臺。

話說王慶走到流沙河，望見船隻無數，令人沿河大叫：『秦州兵馬特來投降胡王。』

船上應曰：『吾等胡地進糧之船，你既是秦州兵馬，莫非秦王麼？』王慶曰：『正是。』那

人曰：『秦王素與我胡地有恩，可作急下船。』即將船隻撐近岸來接。

王慶等衆人下船停當，只見後哨船頭鑼鳴，船上衆軍乃是盧俊義等，把王慶捉住網縛

了。原來盧俊義柴進李應各領兵預先將戰船塞斷河路，以防王慶走過。等了六日，果然等到。有詩爲證：

茫茫無計走胡沙，勝敗兵家事可嗟。
堪笑狂徒空費力，一時船上盡遭拿！

盧俊義等網縛王慶登岸，花榮關勝追兵也到河口，見捉下了王慶，不勝之喜，與關勝等合兵一處，把王慶衆人解赴秦州來見宋江，即將王慶捉來事訴了一遍。宋江大喜，傳令把王慶用囚車解京，其餘侍從人員斬首，懸掛四門示衆。

宋江平復淮西，將王慶僞造宮殿悉行拆毀，設下太平筵宴，犒賞軍將已畢，令孔目裴宣錄了各人功績，以候陞賞。次日，宋江盧俊義與衆將商議班師。吳用曰：『秦州又近胡地，兄長可令人鎮守，然後回軍，可保長久。』宋江曰：『汪太史深有智謀。』即召來見，委以鎮守秦州之職。汪太史曰：『既元帥有命，安敢推辭。』再求一人相助。』宋江曰：『就着蘇應時與你同守。』汪太史拜謝領命。

軍中事調撥已定，宋江把王慶父子解京，回軍來到洮陽。孫立宣贊郝思文韓滔彭玘

等一十員將出郭迎接入城。次日，即委本處得力軍官鎮守洮陽，與孫立等合兵一處，回到涼州。朱武、董平、楊志等接見，令人報知張招討。吳用勸宋江留兵鎮守，宋江遂留步兵一萬，同都監劉衡鎮守。

離了涼州，來到石祁城，張招討出郭迎接。宋江忙下馬，張招討亦下馬相見。二人並馬入城。張招討曰：『恭賀將軍又成大功，實乃朝廷之福，生民之幸也！』宋江答曰：『小將征河北回來，又同諸將奉上敕命，再討淮西，臨陣衝突矢石，爲國亡身，不想衆將折去一半，使宋江不勝傷悲！』張招討曰：『諸將爲朝廷出力而死，名節顯揚，錄其功勞，奏與天子，封蔭子孫，足可報功，不必深慮。』下官之言，決不相負。宋江拜謝。是日，張招討設宴賀功，盡醉而散。

宋江停了數日，幹完事務，即議面君，來見張招討。張招討依其言，遂將人馬分撥出城。宋江與吳用商議，就在石祁城東門龍仙觀命道士修設大醮，超度陣亡將士，三日三夜完滿。時有柏森、卞祥患病，不能起行，宋江遂留其子每日看視醫治。有鄂全忠不願朝京，却來拜

辭宋江，回鄉奉母。宋江苦留不住，多贈金帛而去。後來卞祥病死在石祁城，其子扶父靈柩歸葬。只有柏森未知所終。

宋江收拾軍馬，離了石祁城，回到京師，屯軍於豐丘門外聽候，聖旨卽宣宋江盧俊義面君。天子曰：「卿等遠征勞苦，平復淮西賊寇，其功不小，朕當加封官爵。」宋江奏曰：「臣賴陛下洪福，擒捉王慶，囚檻車中，聽候處決。臣此回出征，折將甚多，比征河北大遼不同，乞聖恩旌獎爲國陣亡之將。臣等見淮西一路經王慶之亂，民不聊生，再乞聖恩免其糧差三年，使逃亡之民得以復業。不勝萬幸！」

天子聞奏，特命省院官計議封爵，處決王慶事情，卽免淮西糧差等項。太師蔡京、太尉高俅出班奏曰：「宋江等功勞甚大，臣等當詳議定奪。陣亡之將，重加旌獎，僉錄其子孫，各授指揮之職。」宋江盧俊義權授先鋒之職，統率部下護衛京城。王慶造反，凌遲處死。天子准奏，設下御宴賞賜宋江盧俊義並左右侍臣。有詩爲證。

烹龍炮鳳品稀奇，檀板歌喉奏樂時。
塞上功名成不易，誰知沉屈烈男兒？

當日天子欽賞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盧俊義等賞賜，盡於內府開支。

宋江等謝恩出，到西華門外上馬，自到行營安歇。

次日，公孫勝與喬道清來見宋江曰：『向日本師羅真人吩咐，令小道送仁兄上京，便回山中學道。今日功成名遂，貧道就此拜別而去，從師侍奉老母，望仁兄休失前言。』宋江見說，下淚曰：『我想昔日兄弟相聚，如花始開；今日分別，如花殘落。喬法師與我相投未久，然軍中多得先生指教。不敢負汝前言，中心豈忍分別！』公孫勝曰：『若是小道半途相別，便是寡情薄意。今日仁兄功成名遂，此處非貧道所趨，伏望仁兄處分。』宋江再三挽留不住，便設席餞行。衆皆難捨，各以金帛相送。公孫勝推却不受，衆兄弟只顧打拴在包裹裏。公孫勝喬道清拜辭宋江等望北去了。宋江不勝悽惶。有詩爲證：

數年相與建奇功，幹運戎機妙不窮。一旦思鄉歸故里，飄然長往入山中。

此時又值正旦節，諸官准備朝賀。蔡京恐宋江人等都來朝賀，天子見之，必當重用，隨即奏聞天子降下聖旨，只許宋江盧俊義二人朝賀，其餘盡皆免朝。是日駕坐紫宸殿，受百

官朝賀。

宋江盧俊義隨班侍下，仰觀殿上，玉簪朱履，紫綬金帶，往來稱觴祝壽。自天明至午牌，始沾恩賜酒。百官朝散，天子入宮。

宋江盧俊義回營，面有憂色。

吳用等接着，見宋江不樂，衆人拜罷，立於兩邊。

宋江低

頭不語。

吳用問曰：「兄長今日朝賀回來，何故愁悶？」

宋江歎曰：「我想一生命蹇，連年

平復烟塵，受了許多勞苦，今日連累衆兄弟無功，因此愁悶。」吳用曰：「功名分定，不必多慮。」

李逵曰：「哥哥好沒尋思，初在梁山泊時，不受一個人的氣，今日受招安，却惹煩惱，

依着我兄弟們再上梁山泊去，豈不快活？」

宋江曰：「這黑禽獸又來無禮！如今做了國

家臣子，豈可再復爲非！」

李逵又曰：「哥哥不聽我言，明日還要受氣。」

衆人都笑，且捧

酒與宋江添壽。酒罷各散。

次日宋江引十數騎入城，到宿太尉趙樞密張招討各衙門賀節，往來城中。有人報蔡

京說知此事，蔡京卽於次日奏過天子，傳旨教省院出榜禁約：但凡出征官員，只許城外下營，

聽候調遣，不許擅入城內，如違定依軍令行事。有人逕來報知宋江，宋江轉添愁悶。衆將

得知，亦各焦燥，各懷怒心。有詩爲證：

聖王爲治本無差，胡越從來是一家。
何事被奸行詭計，不容忠義入京華？

且說水軍頭領來請吳用商議事務。吳用去到船中，見了李俊張璠三阮，俱對軍師說：

「朝廷失信，奸臣弄權，俺們建了許多功勞，不見陞職；如今反張榜文，禁約我等不許入城。

今請軍師做個主張，就這裏殺起來，再回梁山泊，豈不美哉！」吳用曰：「宋公明建下這場

功績，斷然不肯。自古道，「蛇無頭不行，」我如何敢主張？」衆將見吳用不肯，忿怒不已。

吳用見宋江曰：「哥哥往常閒由自在，衆兄弟快活；今爲國家臣子，不想倒被拘束，弟兄

們都有怨心。」宋江驚曰：「必定有人在你面前說甚語來。」吳用曰：「此是人之常情；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貧與賤是人之所惡，觀形容色，見貌知情。」宋江曰：「弟兄若有異心，

吾當死於九泉之下，忠心不改。」便會集諸將到帳前曰：「俺是鄆城小吏出身，犯了罪刑，

託賴衆弟兄扶持，尊我爲首，今日得爲臣子，實乃萬幸。朝廷雖然出榜禁約，理合如此。我

等軍漢又多，倘或因而惹禍，必然以法治罪，却又壞了名聲。如今不許我等入城去，却是萬幸。汝衆兄弟若生異心，先斬吾首級，然後行事。」衆人聽罷，俱各垂淚，設誓而散。有詩贊曰：

堪羨公明節操堅，矢言忠鯁少欺偏；不教兄弟寒盟約，一點丹心出自然。

宋江諸將自此無事，並不入城。看看上元節至，東京年例，大張燈火，慶賀元宵。燕青與樂和商議曰：「往年元宵錯過，今使放花燈，我兩個潛入城中，看了便回。」忽李逵曰：「你們看燈，帶挈我去。」燕青曰：「我和你去打緊，只怕你性子不好，惹出事端，正中省院之計。」李逵曰：「吾今不惹事了。」燕青曰：「明日換衣服扮作客人入去。」李逵大喜。

次日打扮齊備，不期樂和自與時遷先入城中，燕青洒脫不開，只得與李逵同行，不敢從陳橋門入城，却從豐丘門入。到街坊裏，聞勾欄內鑼響，李逵定要入去。燕青祇得和他換入人叢中，聽得說平話，却說三國志，說到關雲長刮骨療毒故事。李逵大叫曰：「好男子！」

衆人大驚，都看李逵。燕青慌忙勸曰：『李大哥，你好莽，勾欄瓦舍，如何使得大驚小怪！』李逵曰：『說到這裏，不由人不喝采。』

燕青拖扯李逵，出了那家瓦舍，轉過一串道，只見一個漢子，飛磚擲瓦去打。那人家曰：『你這厮二次不肯還我錢鈔，倒打我房屋！』李逵路見不平，便要去勸燕青抱住。李逵睜了眼要和他厮打。那漢子曰：『我自和他討賬，于你甚事！目今要跟張招討下江南出征去；你休惹我，到那裏去也是死，要打便和你打！死在這裏，也落得一副好棺材！』李逵聽罷曰：『誰管你甚麼下江南！』

燕青忙勸開了兩個，轉出串道，見一個茶肆。二人入店吃茶，見個老者，燕青問曰：『請問老丈，却纔巷口一個軍漢厮打，說道要跟張招討下江南，請問端的那裏去出征？』那個老人曰：『如今江南草寇方臘反了，占去八州二十五縣，從睦州起至潤州止，早晚來打揚州，因此朝廷差張招討領都督去勦滅方臘。』

燕青李逵聽了這話，還了茶錢，出城到營，來見宋江，說知江南方臘造反，朝廷差張招討

去征。宋江聽了，便曰：『我等軍馬閒居在此，不若使人告知宿太尉，保奏我等，情願再起兵

前去征討方臘。』會集衆將商議，皆大喜。

次日，宋江更衣，帶領燕青逕入城中，直至宿太尉府內投見。宿太尉曰：『將軍何事更

衣而來？』宋江曰：『省院出榜，但凡出征官員不許擅自入城，今日不得不更衣。』聽得江

南方臘作反，占侵州郡，擅改年號，早晚渡江來打揚州。宋江等人馬久閑在此，情願統兵前去

征勦，盡忠報國。望恩相保奏。』宿太尉大喜曰：『將軍屢次爲國爲民，有何不可？將軍

請回，來早奏知天子，必當重用。』宋江辭宿太尉回營。

宿太尉次日早朝，天子在披香殿與文武正說江南方臘作反之事。天子曰：『已命張

招討劉光世二人征討，未見次第。』宿太尉奏曰：『方臘既成大患，陛下已命張劉征討，再

差宋先鋒爲前部，必成大功。』天子大喜，隨卽宣宋江盧俊義到披香殿，敕封宋江爲平南

都總管，盧俊義爲兵馬副總管，平南副先鋒，各賜金帶一條，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綵

緞二十五疋。其餘正偏將佐，各賜緞疋銀兩，待有功勛，并前功授官爵。宋江盧俊義領旨，

正要出朝。皇上又曰：『聞卿數內有個能鑄玉石印信的金大堅，再有個能識良馬的皇甫端，留此二人駕前聽用。』

宋江盧俊義承旨謝恩，兩個並馬而行。出得城來，只見街上一個漢子，手拿着一件東西，

兩條巧棒穿了索，以手牽動，那物便響。宋江喚漢子問曰：『甚物？』對曰：『胡敲也。用手牽動，自然有聲。』宋江感而作詩曰：

一聲低了一聲高，嘹唳聲音透碧霄。空有許多雄氣力，無人提挈謾徒勞！

宋江與盧俊義笑曰：『這胡敲正比着我，我空有冲天之志，無人提挈，何能震響？』教左右取錢賞與調胡敲的去了。宋江又作詩一首：

玲瓏心地最虛靈，此乃良工巧制成。若是無人提挈處，到頭終久沒聲名。

盧俊義曰：『兄長何故發此言？據我等胸中學識，不在古今名將之下。如無本事，枉自有人提挈，亦作何用？』宋江曰：『賢弟差矣。我等若非宿太尉保奏，怎能夠天子重用？爲人不可忘本。』盧俊義然其言。

兩個回營，會集諸將，收拾鞍馬。次日內府關到賞賜緞疋銀兩，分俵諸將，就送金大堅

皇甫端去了。衆皆聽用。宋江調撥水軍頭領，整頓戰船，望大江進發；傳令馬軍頭領收拾

軍器伺候起程。

只見太師差府幹到營，索聖手書生蕭讓。次日王都尉自來與宋江求要鐵叫子樂和。

「聞知此人善歌唱，要他府裏使用。」宋江只得依允，又送二人去訖。宋江自回京又去

了六個兄弟，心中悶悶不樂。

那方臘起軍已久，積漸而成大事。此人原是徽州山中一樵夫，偶因去溪邊水中照見

自己頭戴平天冠，身穿滾龍袍，以此向人道他有天子福分，因而造反。就清溪縣內幫源

洞中起造宮殿。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宮。乃設文武省院官員，一應大臣。睦州卽今建德

州；歙州卽今婺源，宋改爲徽州。這方臘直從這裏占到潤州，今鎮江是也，共計八州二

十五縣。那八州：歙州睦州杭州蘇州常州湖州潤州宣州；二十五縣俱是八州管下。原來

方臘上應天書，推背圖上曰：『十千加一點，冬盡始稱尊；縱橫過浙水，顯迹在吳興。』十千乃『万』字，頭加一點，乃『方』字也；『冬盡』臘月也；『稱尊』者，乃南面爲君也。正應『方臘』二字，占據江南八州。

再說宋江選日出師，辭了省院諸官，當有宿太尉趙樞密親來送行，犒賞三軍。水軍頭領已把戰船從泗水入淮河，望淮安而進；軍糧俱到揚州取齊。宋江盧俊義辭謝宿太尉趙樞密上路，將軍馬分作五隊，取大路投揚州來。前軍已到淮安縣屯紮，當有本縣官員迎接。宋先鋒入營中，報說：『方臘賊兵浩大，不可輕敵。前面便是揚子大江，一萬九千三百餘里長，此是江南第一險阻去處，一隔江却是潤州，如今是方臘手下樞密呂師襄并十二員統制官把住江岸。若不得潤州爲家，難以抵敵。』宋江聽了，便問吳用。吳用曰：『揚子江中有金焦二山，靠着潤州城郭，可教幾個弟兄去打探隔江消息，用何船隻可以渡江，令水軍頭領前來聽令。』問衆兄弟誰去探隔江消息。只見四員水將，盡皆願往。

本游續集

征四寇

第四十回

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張順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潤州城

萬里長江水似傾，東歸大海若雷鳴。

滔滔雪浪人都怕，渺渺洪波鬼亦驚。

竭力祇因清國難，勤王端拱耀天廷。

潛蹤斂跡金山下，斬將擒王在此行。

話說揚子江有九千三百里長，遠接三江，并通大海，中間通多少去處，叫做「萬里長江」，地分吳楚。江心內有兩座山：一座金山，一座焦山。金山有寺，寺繞山起垣，謂之「寺裏山」。焦山上一寺，藏在山門裏，此寺謂之「山裏寺」。這兩座山生在江中，正占着吳頭楚尾，一邊是淮東揚州，一邊是浙江潤州。

且說潤州樞密使呂師襄把守江岸，此人原是歙州富戶，因獻納錢糧與方臘，封爲東廳樞密使，幼年曾習兵書戰策，慣使丈八蛇矛，武藝出衆。部下管領十二統制，號十二神，却是征天神福州沈剛，游奕神歙州潘友德，遁甲神睦州應明，六丁神明州徐統，霹靂神越州張近仁，目靈神杭州沈祥，太白神湖州趙毅，太歲神宣州高可立，弔客神常州范疇，喪門神潤州方里，豹尾神江州和漳，黃旛神蘇州沈抃。

話說呂師襄共統領五萬南兵，據住江岸，擺列戰船二十餘處。江北岸却是瓜州渡口。此時宋江兵將水陸並進，已到淮安，約至揚州取齊。宋江與吳用計議曰：『今江南岸上便是賊兵守把，誰人先去打探消息可以進兵？』帳前轉過四將——柴進、張順、石秀、阮小七——皆云願往。宋江曰：『你四人分作四路，直到金焦二山打探回話。』四人扮作客商，俱投揚州，分別取道。

石秀阮小七投焦山去了，柴進張順走奔瓜州來。此時正是初春天氣，日暖花香，到得揚子江邊，凭高一看，但見滔滔雪浪，滾滾烟波。有詩爲證：

萬里烟波萬里天，紅霞遙映海東邊。
打魚舟子渾無事，醉着青箋自在眠。

柴進二人見北固山下都是青白旌旗，岸邊擺着船隻。瓜州路上雖有屋宇，並無人住，

又無船隻，怎知隔江消息。當下奔到江邊，見有草房，盡皆關閉；張順撥開入去，只見個白頭

婆婆。張順曰：『婆婆因甚不開門？』婆婆答曰：『客官原來不知，朝廷近日起大軍來與

方臘廝殺，家人都搬走了，只老身在此守屋。』張順曰：『我二人要渡江，這裏有船麼？』

婆婆曰：『近日呂師襄聽得大軍來，把船隻拘管過潤州去了。』張順曰：『借你家宿一夜，

與你房錢。』婆婆曰：『安歇不妨，只恐怕大軍來。』張順曰：『自會迴避。』再來江邊

望那金山寺，但見：

江吞鰲翅，山聳龍鱗。
爛漫銀盤，湧出青螺；脆弱翠堆，遠拖素練。
觀金闕，受

八面之大風；望重樓，倚千層之石壁。
梵塔高侵滄海日，講堂低映嶺坡雲。
無

邊閣看萬里征帆；飛步亭納一天秀氣。郭璞墓中龍吐浪，金山寺裏鬼移燈。

張順看了一會，思忖曰：『呂樞密必常到此，我今夜去寺裏走一遭，必知消息。』回來

和柴進商議道：『如今來到這裏，一隻小船也沒有，怎知隔江之事。我今夜把衣服打拴了，兩錠大銀，頂在頭上，直赴過金山寺去，把些賂賄與那和尚，討個虛實回報；你在此等候。』柴進曰：『事完快回。』

是夜星月交輝，水天一色，張順脫了衣服，拴縛在頭上，帶一口寶刀，從瓜州下水，直到金山脚下，見岸邊纜着一隻小船。張順爬在船上，穿了衣服。聽鼓打三更，見一隻小船搖將下來。張順曰：『這船來得蹊蹺，必有奸細。』張順又脫了衣服，拔刀再跳下水，直赴到那來的船邊，却從水底下扳住那隻船，把兩個搖櫓的殺下水去。張順跳上船，那船艙裏鑽出兩個人來；張順一刀又砍一個下水，那個唬倒在船艙裏。

張順喝曰：『你是甚人？實說饒你性命！』那人曰：『小人是揚州城外陳將士家幹人，叫作吳成，到潤州呂樞密帳前獻糧。那裏使個處候和小人同回，要索白米五萬石，船三

百隻，作進奉之禮。」張順問：「那虞候姓甚名誰？」現在那裏？」幹人曰：「他姓葉，名黃，恰纔被好漢砍下水去的便是。」今年正月初七日渡江，呂樞密教小人去蘇州見御弟三大王方貌，闌了號色旌旗三百面，并主人官語，封爲揚州府尹；更有號衣一千領，并札付一道。」張順問曰：「你的主人家有多少人馬？」吳成曰：「人數千，馬百匹；兩個孩兒陳益、陳恭。」張順問了備細，一刀把吳成砍下水去；搖船到瓜州來見柴進，把前事一一說了，就船裏取文書并號旂雜色號衣做兩担，把船再搖到金山脚下，取了衣服，搖轉瓜州岸邊，天色方曉。張順把船砍漏沉水，來到屋內與伴當挑了，逃回揚州路。

時宋江軍馬都屯揚州城外，本州官員迎接入城。張招討亦屯兵揚州。宋江與張招

討見過，城內各官參見了，請宋江張招討赴了宴。柴進張順來館驛中見宋江，備細說了一遍。吳用曰：「既有這個機會，取潤州易如反掌。」先拿陳觀，大事便定。只要如此而行。」

宋江曰：「正合吾意。」即喚燕青扮作葉貴虞候，解珍解寶扮作南軍。

三人依計而行，取路投定酒村，來到陳將士庄前。有二三十個庄客都是一般打扮；燕

青便改作浙江人鄉談，與庄客相見。庄客曰：『客人那裏來的？』燕青曰：『從潤州來。』

庄客見說，便引燕青來見。陳將士曰：『閣下從何處到此？』燕青曰：『教閑人迴避，方敢

對相公說。』陳將士曰：『這幾個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燕青曰：『小人姓葉，名貴，

是呂樞密帳前虞候。正月初七日，接得吳成密書，樞密甚喜，特差小人引吳成到蘇州見御

弟三大王。三大王啓奏主上，就封相公爲揚州府尹。吳成因感冒病症不能啓行，樞密特

差小人送到相公關防文書等，尅日要糧食船隻，前赴潤州交割。』便取關防文書送與他。

陳將士看了大喜，便喚二男陳恭、陳益出來相見。燕青教解珍、解寶二人取出號衣、號

旂，當面交付。陳將士便教設席相待。陳益、陳恭將酒與父親慶賀。燕青把眼教解珍、解

寶行事。解珍取出蒙汗藥，放在酒壺裏。燕青勸曰：『葉貴借相公酒，權爲上賀之意。』

便斟一大鍾藥酒，勸陳將士、陳益、陳恭各飲一杯；又勸衆庄客也各飲一杯。那解珍去尋取

火種，放起號炮。燕青見衆人都倒了，掣出短刀，和解珍動手，都砍下頭來。莊門外十數個

好漢殺將人來，——魯智深、武松、史進、李逵、李袞、鮑旭、楊林、薛永等，——衆庄客都走。燕青、解珍

解寶將陳將士父子首級提出門外。又到來六員將佐——朱仝、索超、張清、樊瑞、李忠、周通——圍住莊院門，把陳將士一家盡皆殺了。拿住莊客，引去浦裏看時，沿岸泊有三四百隻船，裝載糧米在內。

衆將飛報宋江。

宋江便與吳用計議進兵，辭了張招討，部領大隊人馬到陳將士莊。

吳用曰：『選三百隻快船，各插方貌所發旗號，軍漢各穿號衣，船內埋伏三萬餘軍。』差穆

弘扮作陳益，李俊扮作陳恭，各坐一大船。穆弘帶十個偏將：項充、李袞、鮑旭、薛永、楊林、杜遷

宋萬、鄒淵、鄒潤、石勇。李俊帶十個偏將：童威、童猛、孔明、孔亮、鄭天壽、李立、李雲、施恩、白勝、陶

宗旺。第二撥船上：張橫、張順各帶六個偏將：張橫船上：曹正、杜興、龔旺、丁得孫、武能、黨世

隆；張順船上：是孟康、侯健、湯隆、焦挺、張瑾、郁正。第三撥船上：十員正將：史進、雷橫、楊雄、劉唐

蔡慶、張青、李逵、解珍、解寶、柴進。分撥已定，宋江把船隻裝載馬匹將佐渡江。水軍頭領阮

小七、阮小五總行催督。

却說潤州哨軍見二百戰船都插護送衣糧旗號，報入呂樞密，聚集統制官，帶領精兵自來江邊下馬，坐在交椅上。十二個統制官把住江岸，看見前面頭船傍岸。穆弘、李俊見呂樞密起身聲喏。左右虞候喝令住船。前一百船後二百船做兩下擺定。客帳司下船問曰：『船從那裏來的？』穆弘曰：『小人姓陳，名益，兄弟陳恭，父親陳觀，特遣獻納白米五萬石，船三百隻，來謝樞密保奏之恩。』客帳司曰：『前日樞密相公使葉貴、虞候同去，怎不來見？』穆弘曰：『葉貴與吳成染時疫，在莊上養病。今將關防文書在此。』客帳司接了文書，上岸稟知。

樞密看了，教喚二人上岸。穆弘、李俊上岸，隨後三十四個偏將都跟上去。排軍喝曰：『卿相在此，閑雜人不得上前！』穆弘、李俊參拜了，跪在案前。呂樞密曰：『你父親如何不來？』穆弘曰：『父親聽得宋江領兵到來，未敢擅離。』呂樞密曰：『你兄弟曾習武藝否？』穆弘曰：『托賴恩相，幼曾習練。』呂樞密曰：『你們來到有他意否？』穆弘曰：『小人父子一片赤胆忠心，怎敢有半點外意？』呂樞密曰：『吾觀你船上軍漢非常，不由

不疑。你兩個只在這裏，吾差四員統制官下船搜看，但有分外之物，決不輕恕。」

言猶未了，只見探馬報曰：「有聖旨到南門外，請相公去迎接。」呂樞密即上馬，吩咐：

「把住江岸。那陳益陳恭跟隨我來。」穆弘李俊等跟呂樞密先去了。到南門外，接着

天使，乃是方臘駕前引進使馮喜，密告呂樞密曰：「近日司天太監奏曰：『夜觀天象，有無數罡星入吳地，就裏爲災不小。』天子特降聖旨，教樞密緊守江岸，仔細盤詰。」呂樞密驚曰：「恰纔這一船人，我十分疑他，如今却得這詔！」即請馮喜到行省開讀聖旨。

飛馬又報：「蘇州有使命齎來。」御弟三大王令旨到了，說：「你前日揚州陳將士

投降一事，未可准信。近日奉聖旨司天台內照見罡星入吳，可以牢守江岸。」呂樞密曰：

「大王亦爲此事掛心。」即令人牢守江岸，吩咐休放糧船上一個人上岸，設席款待使命。

三百隻船上，人看了沒動靜，左船上張橫張順各帶六個偏將提軍器上岸，右船上十員

正將都拿鎗刀上岸來。守岸軍士攔擋不住。李逵和解珍解寶便搶入城，李逵輪起雙斧

砍翻把門軍官，解珍解寶各提鋼叉，一時發作，那裏閉得及城門。先在城邊二十個偏將各

奪軍器就殺起來。十二個統制官聽得城中發喊，各提兵馬來救。史進早招起三百隻船，內軍兵脫了南軍號衣上岸，船艙裏埋伏軍兵齊殺上岸。爲首統制官沈剛、潘友德引軍到城門內，被史進、張橫二人殺死。十個統制官退入城去保家。穆弘、李俊在城中酒店奪得火種，放起火來。呂樞密急上馬，早得三個統制官救應。城裏火瓜州望見，先撥千軍過江來接應。城裏四門混戰，城上豎起宋先鋒旂號。江北來有戰船傍岸，爲首十二員大將登岸，却是關勝、花榮、呼延灼、秦明、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韓滔、彭玘、苗道成、陸招正、偏戰將十二員，部領二千軍馬，冲殺入城。此時呂樞密大敗，引中傷人馬逕走丹陽縣去了。

大軍奪了潤州，教救滅火，迎接宋先鋒船到南岸，入城出榜安民。計點將佐，都到請功。史進獻沈剛首級，張橫獻潘友德首級，劉唐獻沈祥首級，孔明、孔亮生擒方里，項充、李袞生擒和漳，郝思文射死徐統，殺死牙將軍兵極多。宋江點本部將佐，折了宋萬、焦挺、陶宗旺、武能。宋江見折了四將，十分煩惱。吳用勸曰：「生死人之分定。且喜得了江南第一州。」宋江泣曰：「我等一百八人，上應天星，五台山設盟，俱願同死；回京之後，先去了公孫勝，御前

留了金大堅皇甫端，太師用了蕭讓，王都尉討去樂和，今日渡江，又折去四人！想起宋萬雖
然未建奇功，梁山泊開創之初，多虧此人。」宋江教軍士就於宋萬等死處設建祭台，將生
擒到統制官方里和澤，宋江親自斬首瀝血，享祭四個英魂。祭畢，將屍葬於潤州西門外。

却說呂樞密和六個統制退守丹陽縣，申告急文書與三大王方貌求救。蘇州差元帥
邢政領軍到來。呂樞密接入縣中，備說陳將士詐降緣由。邢政曰：「三大王知罡星下吳
地，特差下官領兵到來與你報仇。」樞密當以助戰。次日，邢政來奪潤州。

却說宋江領兵來取丹陽，差下十員正將：關勝、秦明、呼延灼、董平、柴進、花榮、徐寧、朱全、索
超、楊志、部領精兵五千，途遇邢政軍馬。兩軍相對，邢政舞鎗出馬，六個統制相護。關勝縱
馬舞刀來戰，鬥到十五合，將邢政砍死馬下。

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征四寇 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二回

盧俊義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戰毗陵郡

罡星煞曜奔江東，舉足妖氛一掃空。

鞭指毗陵如席捲，旗飄甯國似摧蓬。

一心直欲尊中國，衆力難堪揖下風。今日功名青史上，萬年千載播英雄。

却說呂樞密軍兵大敗，棄丹陽縣走常熟去了。衆將接宋江入城。宋江與盧俊義曰：

『今打宣湖蘇常四州，我與你對天拈鬮，若拈着所征地方，便引兵去征。』宋江拈得常蘇

二州，盧俊義拈得宣湖二州，把衆將均分一半。楊志患病不能進征，留守丹陽。其餘將校

分撥兩路。

宋先鋒領正將一十四員，偏將三十九員；軍師吳用、李應、關勝、花榮、秦明、徐寧、朱仝、魯智深、武松、史進、李逵、戴宗、唐斌、文仲容，偏將黃信、孫立、宣贊、郝思文、韓滔、彭玘、樊瑞、馬麟、燕順、項充、李袞、鮑旭、杜興、楊林、孔明、孔亮、施恩、凌振、蔡福、蔡慶、段景住、侯健、蔣敬安、道全、郁保四、宋清、裴宣、王英、扈三娘、潘速、潘迅、邊文、進戎、江索、賢黨、世隆、凌光、傅張、瑾、郁正、邢玉、大小正偏將佐五十四員，隨行精兵三萬。

副先鋒盧俊義亦分將佐攻打宣湖二州，正將一十六員，偏將四十二員；軍師朱武、柴進、林冲、董平、呼延灼、索超、穆弘、楊雄、雷橫、解珍、解寶、張清、劉唐、也恭、崔埜、燕青，偏將單廷珪、魏定國、呂方、郭盛、歐鵬、鄧飛、李忠、周通、陳達、楊春、薛永、杜遷、穆春、鄒淵、鄒潤、李立、李雲、石勇、朱貴、朱富、孫新、顧大嫂、張青、瓊英、孫二娘、鄭天壽、湯隆、曹正、白勝、龔旺、丁得孫、王定六、時遷、馬靈、陳雷、項忠、段志仁、倪宣、苗道成、倪光、南陸、招孫、岳大小正偏將佐五十九員，隨行精兵三萬。

水軍頭領自是一夥，差去焦山打探。石秀、阮小七回來報告江陰太倉沿海路徑備細。宋江卽差李俊等八員，調撥水軍五千，戰船一百隻，跟隨石秀、阮小七共取水路。正偏將一

十員：石秀、李俊、張橫、張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孟康。

分撥已定。宋江自丹陽分兵，只有九十九人，不滿百數；大戰船都撥與水軍頭領攻打。

江陰太倉，小戰船俱入丹陽，隨軍攻打常州。

呂樞密引殘兵退保常州。毗陵郡守城統制官錢振鵬，原是清溪縣都頭，手下兩員副

將：金節、許定。

却說呂樞密失了潤州，退回常州，錢振鵬出城迎接入州，商議退敵之策。錢振鵬曰：

「樞相放心，使宋江不敢再覷江南。」言未畢，報道宋江兵至，攻打常州蘇州。呂樞密即

令錢振鵬調撥六員統制官相助，領五千人馬出城迎敵。錢振鵬使金風刀、騎赤兔馬。當

先關勝出陣，舞刀直取錢振鵬。兩馬相交，戰了三十合，錢振鵬力怯。趙毅、范疇挺鎗夾攻，

關勝陣中孫立出馬迎住。五將陣中廝殺。呂樞密急使許定金節出城助戰。二將各使

大刀出陣。宋軍中韓滔、彭玘殺出，金節戰韓滔，許定戰彭玘。原來金節素有歸降大宋之

心戰不數合，撥馬便走。

韓滔乘勢追去，高可立見了，急挽彫弓一箭把韓滔射下馬來，被張

近仁復一鎗刺死。

那彭圯見韓滔身死，急要報仇，撇了許定，去尋高可立，許定却得秦明

戰住，高可立挺鎗便迎，不隄防張近仁撞出，把彭圯刺於馬下。

關勝見折了二將，心中忿

怒，把錢振鵬一刀斬於馬下，便來搶那赤兔馬，不防自己坐下馬失了前蹄，把關勝掀下馬來。

高可立張近仁便來搶關勝，却得徐寧宣贊郝思文殺出，救了關勝回陣，來見宋江，說折了韓

滔彭圯。

宋江哭曰：『誰想渡江以來，損折幾個兄弟，不由人不痛哭！』

吳用再三勸慰。

宋江傳令來日打一面白旂，親引衆將爲弟報仇，水陸並進。

李逵引鮑旭項充李袞帶領五

百步兵出哨，直至常州城下。

呂樞密見折了錢振鵬，心中甚憂，連發三道飛報去蘇州三大王方貌處求救。又聽說

城下有李逵引五百步兵打城，呂樞密曰：『這厮是梁山泊第一個兇徒。』

便令高可立張

近仁出城迎敵。

李逵把五百步兵擺開，鮑旭項充李袞挽着蠻牌與李逵殺過陣去。李逵

斧起，砍翻高可立，取了首級。

鮑旭斬了張近仁首級。

李逵把板斧亂砍，趕到弔橋邊，城上

滾木砲石打下。兩個回陣，宋江軍馬已到，李逵鮑旭各獻高可立張近仁首級。宋江將仇人首級去白旗下祭韓彭二弟。宋江痛哭一番，祭畢，放倒白旗，賞了李逵鮑旭項充李袞，便進兵到常州城下。

呂樞密在城中，慌忙與金節許定商議退兵。諸將懼怕李逵，不敢出戰。呂樞密納悶，帶衆將守城，看宋江軍馬三面圍定，卽與心腹人商議棄城逃走。

金節回到家中，與其妻秦玉蘭曰：『如今宋軍圍住城，我等俱爲刀下之鬼矣！』其妻答曰：『你素有降宋之心，更兼原是宋朝舊官，不若擒捉呂樞密獻與宋先鋒，便是進身之計。』金節曰：『他有四個統制官，許定這厮又與我不睦，恐事不諧，反惹其禍。』妻曰：『你可密修書拴在箭上，射出城去，通知宋江，約來日交戰，詐敗佯輸，引兵入城，便是你的功勞。』金節曰：『賢妻此言極善。』當夜寫了私書，拴在箭上，在城上射將下去。西寨探路軍校拾得，忙報知魯智深武松。兩人見了，隨令杜興齋書宋江。宋江看了大喜，傳令教三寨知會。

次日金節引兵出城搦戰，孫立出馬，兩個鬥不三合，金節詐敗便走。孫立當先，馬麟魯智深、武松、孔明、孔亮、施恩、杜興一齊進兵。金節引孫立占住西門。城中知道宋兵入城，百姓都被方臘殘害，盡出來助戰，城上豎起宋先鋒旗號。范疇沈扑急要出城，左邊冲出王矮虎一丈青把范疇捉住，宣贊郝思文向前把沈扑一鎗刺死。宋江大驅人馬入城。呂樞密引了許定投南門走了。趙毅正躲在百姓人家，被百姓獻出。應明亂軍中殺死了。宋江出下榜文，安撫百姓。衆各來請功。金節赴州拜見宋江，宋江親接上廳請坐，復爲宋朝良臣，皆其妻贊成之功。有詩爲證：

貞靜幽閑女丈夫，心存宗社有深圖。
名同魏國韓希孟，千古清風播八區。

宋江把范疇趙毅陷車囚了，寫道申文，就叫金節解送潤州張招討帳前。招討見金節忠義大喜，令到都督劉光世處聽用。後金節破金兀朮四太子，建立奇功，官至指揮使，至中山陣亡，此是金節結果。當日張招討把二人梟首示衆，使人齎禮物來賞勞宋江軍馬。

宋江使戴宗去宣湖二州盧先鋒處討消息。有探馬報來：『呂樞密奔走無錫縣，會合

蘇州救軍前來迎敵。』宋江聞知，便調馬步將共十員：關勝、秦明、李應、朱仝、魯智深、武松、李逵、鮑旭、項充、李袞，離城去了。

戴宗探知宣湖二州進兵消息，與柴進、馬靈回見宋江，報說：「盧先鋒得了宣州，特令報知。」宋江甚喜。柴進、馬靈參拜宋江，把文書與宋江看了，備說打宣州一事：「方臘部下

鎮守宣州，經略使余慶，手下統制官六員，都是歙州睦州人氏。那六人：李韶、韓明、杜敬臣、魯

安、潘濬、程勝祖。余慶當日分調統制做三路出城對陣。盧先鋒分兵迎敵。呼延灼與李

韶交戰。董平與韓明相鬥，韓明被董平一鎗刺死。林冲蛇矛刺死杜敬臣。索超斧劈魯

安。張清石子打潘濬，李忠趕去殺了。段志仁又趕殺程勝祖，程勝祖奔馬逃走。此日連

勝四陣。賊兵退入城去，盧先鋒急驅人馬趕到門邊，不隄防城上飛下一片磨扇來，打死偏

將鄭天壽；城上矢石如雨，射死二個偏將：曹正、王定六。盧先鋒因見折了三將，連夜攻城，因

此得了宣州。亂軍殺死李韶一家，余慶領了殘兵走湖州去了。」

宋江聽知，又折了三個兄弟，大哭悶倒，四肢不舉，衆將救起。宋江半晌方醒，對吳用曰：

『渡江以來，如此不利，連損八個兄弟，如之奈何？』吳用勸曰：『當初主帥破大遼，征河北，討

淮西之時，大小完全之日，皆是天數。今番折了兄弟，此是各人壽該如此。今渡江以來，連得三個大郡，如何不利？』主將請休煩惱，調兵去取無錫縣。宋江曰：『留下柴兄弟與我作

伴。』寫文書使馬靈送去宣州，教盧先鋒進兵攻打湖州，至杭州聚會。馬靈往宣州去了。

呂帥襄引蘇州兵來救應。爲頭指揮衛忠帶牙將精兵一萬，與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大

戰，敗入無錫。四個人馬趕入縣內，呂樞密奔南門走，衛忠許定回保蘇州。關勝等迎接宋

江到無錫，出榜安民，申請張劉二總兵鎮守常州。

呂樞密許定衛忠引敗兵，奔回蘇州，來見三大王方貌，訴說宋軍捲地而來，以致城池失

陷。三大王怒曰：『本該斬首，權且與你五千兵出哨。』我自分撥大將統兵隨後接應。』

呂帥襄披掛上馬去了。

方貌調八員將，名爲『八驃騎』，身長力壯，武藝高強：飛龍大將軍劉斌，飛虎大將軍張

威，飛熊大將軍徐方，飛豹大將軍郭世廣，飛天大將軍鄒福，飛雲大將軍苟正，飛山大將軍甄

誠飛水大將軍，是時當日方貌親自披掛，手執方天戟上馬，引八員大將五萬南兵出關門。前部呂師襄引衛忠許定過寒山寺無錫縣來。宋江使人探知，引正偏將相遇，列成陣勢。呂師襄忿怒，躍馬出陣。徐寧挺鎗出馬，戰二十餘合，呂師襄被徐寧一鎗刺死。方貌看見殺了呂樞密，大怒，與宋江曰：『我八員猛將，你敢縱八個出陣廝殺？』宋江笑曰：『我叫八個和你比試，但是殺下馬的各自抬回本陣，不見輸贏，不得混戰，明日再約廝殺。』方貌便叫八將各執兵器，驟馬向前。宋江問曰：『諸將中誰人出戰？』只見八將齊出，却是關勝、花榮、秦明、徐寧、朱全、黃信、孫立、郝思文躍馬迎戰。十六騎馬自尋敵手廝殺：關勝戰劉斌，秦明戰張威，花榮戰徐方，徐寧戰鄔福，朱全戰荀正，黃信戰郭世廣，孫立戰甄誠，郝思文戰昌盛。各門到二十合，荀正被朱全一刀殺死。兩陣鳴金收軍。方貌見折了一員大將，引兵退回蘇州。宋江驅軍直抵寒山寺下寨，重賞朱全。方貌退兵入城，分調諸將，守把各門，列着硬弩強弓，插木砲石，准備守城。

次日宋江見南兵不出，引花榮、徐寧、黃信、孫立帶領二千餘騎前來看城，見城郭水港環

繞牆垣堅固，因到寨中與吳用計議攻城之策。人報曰：『水軍頭領李俊從江陰來見。』

宋江教請入帳中，便問沿海消息。李俊曰：『自從撥領水軍，一同石秀等殺至江陰太倉等

處。首將嚴勇，副將李玉部領水軍出戰。嚴勇與阮小七戰不數合，被阮小七一鎗刺死。下

水，李玉已被亂箭射死。因此乘勢得了江陰太倉。即日石秀張順去取嘉定，三阮去取常熟。

小弟特來報知。』

宋江大喜，賞賜了，留下李俊，整船準備。李俊曰：『容俊去看水面闊狹，如何用兵。』

去了兩日，回來說曰：『此城相近太湖，兄弟備舟一隻到宜興小港，私入太湖裏，探聽南邊消

息，然後可以進兵。』宋江曰：『賢弟此言，正合吾意。』即撥柴進帶孔明孔亮施恩杜興

去江陰太倉崑山常熟嘉定等處協助。李應引偏將投江陰，喚童威童猛回見宋江，就隨李

俊乘駕漁船打探消息。李俊帶童威童猛駕扁舟往宜興小港，直入太湖中，來看太湖，果然

水天空闊萬頃碧波。詩云：

落浴飛鷗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
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常送釣船歸。

李俊童威童猛竟奔太湖，望見一派漁船。李俊便問曰：『有大鯉魚麼？』漁人曰：『你買大鯉隨我到家便有。』李俊等跟這漁船去到一所在，盡是駝腰柳樹，有二千餘家。那漁人引李俊等三人到一庄院。那人叫聲，鑽出七八個大漢，把李俊三人不問事情，都綁在柳樹上。

李俊看時，上坐着四個好漢，一樣穿青衲襖，頭戴黑氈笠，都提着軍器。爲首的喝曰：

『你甚人？來這裏要做甚麼？』李俊應曰：『我是揚州人，來這裏買魚。』那第四個骨

臉的道：『哥哥，眼見得是細作了，只顧取他心肝來吃！』李俊尋思曰：『我在潯陽江上做

了許多私商，却不想今日結果在這裏，豈不悔氣！』看看童威童猛。童威曰：『哥哥，我們

便死也夠了，只恨沒了名目！』

那四個好漢看了，互相廝覷曰：『這三人必不是尋常之人。』便問曰：『你三人通個

姓名。』李俊答曰：『要殺便殺，通甚姓名，枉惹英雄取笑！』那爲頭的便割斷繩索，扶請

上坐，拜曰：『一世不曾見你這般好漢，請留尊諱。』李俊曰：『你衆大哥必然也是好漢，便

說與你何妨！』我三個是梁山泊宋公明手下副將李俊童威童猛。今受朝廷招安，奉敕統領大兵來收方臘。你若是方臘手下人，即便解我三人去請賞。』

那四個人聽了，納頭便拜曰：『有眼不識泰山，休怪休怪。俺衆弟兄非是方臘手下，原都是綠林叢中之人，今占住這個榆柳庄，賣些魚，在俺太湖裏往來甚是自在。久聞梁山泊宋公明有個浪裏白跳張順，不想今日得遇哥哥。』李俊曰：『張順是我兄弟。願求你四位大名。』爲頭的曰：『小弟四個：我喚作赤鬚龍費保，一個捲毛虎倪雲，一個太湖蛟高青，一個瘦臉熊狄成。』李俊見說，大喜曰：『豈不聞唐時博士李涉夜泊被盜，贈之以詩。今錄與公看一看。』詩云：

暮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偶知聞。相逢不用頻猜忌，遊宦如今半是君。

李俊又曰：『宋公明即日要取蘇州，差我三個來探路；今遇四位，隨我去見宋哥哥，奏封官職。』費保曰：『我弟兄不願爲官，只圖快樂。若哥哥要我四個幫助，水火中相從。』

李俊曰：『與你一同結義爲兄弟若何？』四人大喜，宰豬羊置酒設席。

結拜已畢，費保曰：『哥哥寬心等兩日，方臘不時有人來蘇州公幹，待來時便有計策。』喚漁人打聽。漁人報曰：『遠望鎮上有十數隻船，船上插黃旗，寫着「欽差送王府衣甲」，是杭州解來的。』李俊曰：『這機會萬望你衆人着力。』船上若走一個，其計便不成。』費保曰：『哥哥放心，在吾等身上。』聚集七十隻船從小港遊入大江。

當夜星月滿天，十隻官船都齊在龍王廟前。費保船先到，一聲哨響，七十隻漁船都攏來。那官船裏人急鑽出來，都被撓鈎掛住，做一串縛了。有跳下水的都撓鈎搭上船來。便把官船都移入太湖深處，到榆柳莊，四更時分，將閑雜之人盡丟下湖裏淹死。拿得兩個爲頭的，問時，乃是守杭州方臘大太子方天定手下庫官，押送鐵甲三千副到蘇州交割。

李俊問了姓名，取了關防文書，把庫官殺了。李俊曰：『我去和哥哥商議。』費保令備小舟一葉，逕送至寒山寺，上岸作別。李俊入寨，見宋江備說前事。吳用喜曰：『若如此，蘇州唾手可得。』就差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帶牌手三百人，隨李俊回太湖與費保等行計。第二日進發。李俊引一行人都到榆柳莊上，和費保等說知，依計而行。費保扮作解

衣甲正庫官，倪雲扮作副使，都穿南官號衣。官船內却藏李俊等三百人，使狄成押着後船，都帶放火器械。

漁人報曰：『湖面上一隻船搖去。』李俊急去看時，船上立着兩個人，却是戴宗、凌振。

李俊打個號哨，那船即奔來，上岸相見。戴宗曰：『哥哥忘了一件大事，着我與凌振、齋一百號炮，趕你船不上，不敢前來傍岸，令兄弟明日卯時進城，便放一百個火炮爲號。』李俊引戴宗、凌振與費保等相見了，令火炮手埋伏船內。

是夜五更船到蘇州城下。守門軍士望是南船，飛報大將軍。郭世廣親自上城問了備細，接取關防文書，使人送至三大王府裏看了，教放入城，差官員看視。郭世廣在水門邊坐定，教人下船看時，滿堆鐵甲號衣，因此都放入城。放過了船，便閉水門。李逵、鮑旭、李袞從船裏鑽出，監視官急問時，項充、李袞拿起團牌，飛刀把監視官殺了。李逵舉雙斧跳上岸來，一連砍翻了十數個監視軍人。船裏好漢一齊上岸，便放起火來。凌振就岸邊立起炮架，連放十數個炮，打將入去。

方貌正在府中計議，忽聽得火炮連響，驚得魂不附體。忽報宋軍入城，大亂起來。黑

旋風和鮑旭引牌手在城裏亂殺。李俊戴宗等引着費保四人護持，凌振只放號砲。宋江

已調三路軍馬殺入城裏來。南軍四散，各自逃生。方貌急披掛上馬，引鐵甲軍奮路，殺出

南門，撞見李逵，殺得鐵甲軍東逃西竄。小港裏又冲出魯智深，輪鐵禪杖打來。方貌轉馬

而走，回至烏鵲橋下，又轉出武松，一刀砍死方貌。單走了劉斌投秀州去了。有詩爲證：

神器從來不可竊，僭王稱號豈能安？
武松立馬誅方貌，留與奸臣作鑑看。

宋江傳令救火安民。諸將請功，已知武松殺了方貌，朱仝生擒徐方，史進活捉甄誠，孫

立鞭打死張威，李俊鎗刺死昌盛，樊瑞殺死鄔福，宣贊和郭世廣交戰，都死於戰馬橋下。宋

江見折了宣贊，傷悼不已，使人將棺槨送去虎丘山下安葬。報說沿海諸處縣治，聽知蘇州

已破，羣賊各自逃散，盡皆平復。宋江申達文書，把方貌首級并徐方甄誠解到中軍，報知張

招討。招討將徐方甄誠碎割凌遲，方貌首級解赴京師，命舊官復職，另撥中軍統制官前去

各處守禦。退回水軍正偏將佐調用。蘇州水軍頭領都回見宋江，訴說三阮打常熟，折了

施恩；又去攻取崑山，折了孔亮。柴進石秀李應等盡皆回了。宋江聽知，嗟歎不已。

費保四人辭宋江要回莊上，宋江相留不住，重賞四人，令李俊童威童猛送回莊。費

保備酒相待，起身與李俊曰：『了身達命蟬離殼，立業成名魚化龍。』

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甯海郡宋江弔孝

湧金門張順歸神

家本潯陽江上住，隨波逐浪度春秋。

江南地面建功績，水滸天罡第一籌。

甯海郡中延弔孝，太湖江上避漁舟。

湧金門外歸神處，今日香烟不斷頭。

費保對李俊曰：『小弟本一愚夫，不願爲官。

曾聞古云：「世事有成必有敗。」哥哥在

梁山泊已數十年，百戰百勝，今方臘挫動銳氣，天數不久；有日太平，必害汝命。你三人趁此

機會，尋個所在，以終天年，豈不美哉！』

李俊謝曰：『蒙兄指教，甚是益我。』

只是方臘未收，

宋公明恩義難拋，若衆兄弟肯見憐時，待收方臘之後，引兩個兄弟決來相投。』

費保曰：

『我等准備船隻候兄，切莫負約。』

李俊辭回，來見宋江，言費保四人不願爲官之事。宋江嗟嘆不已，遂傳令水陸軍兵，取

平望鎮進發，望秀州來。秀州守將段愷，聞知方貌被殺，只思走路，使人探知宋軍關勝秦明

已到城下，段愷在城上叫曰：『不須攻城，情願納降。』遂開門迎接宋公明入城。宋江撫

慰段愷，使復原職，出榜安民。

宋江問杭州甚人守把。段愷答曰：『杭州城郭堅固，人烟稠密，東北旱路，西南是湖，乃

是方臘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守把。部下有七萬壯軍，二十四員大將，四個元帥。一個是

僧人，號寶光如來，俗名鄧元覺，使條鐵禪杖，重五十五斤；又一個乃是福州人氏，姓石名寶，會

使流星鎚，使一口劈風刀；外有二十六員勇將；主公不可輕敵。』

宋江聽罷，引兵到樵李亭下寨，與衆將飲宴，議取杭州之策。只見柴進起身曰：『柴某

自得高唐州救命以來，不曾報得恩義；今願深入方臘賊巢去做細作，成得功績，報效朝廷，未

知尊意容否？』宋江喜曰：『肯入賊巢，知道裏面消息，生擒方臘，以建大功；只恐賢弟去不

得。柴進曰：『捨死一往，有何不可！須得燕青爲伴最好。』宋江曰：『燕青撥往盧先鋒部下去，當行文取來。』忽報盧先鋒使燕青到來報捷，宋江大喜曰：『賢弟此行必成大功。』

燕青到寨中拜罷，宋江問曰：『進兵攻湖州之事如何？』燕青曰：『自離宣州，盧先鋒分兵兩處攻打湖州，殺死僞留守弓溫并副將呂洪，平服湖州，一面行文申覆張招討，撥統制守禦城池，分一半人馬與林冲領去取獨松關。小弟那時聽得獨松關每日嚴守，取不得關。盧先鋒又同宋武去了，却委呼延灼統領軍兵守住湖州，待招討調撥統制到來，乃進兵攻取德清縣，到杭州會合。』

宋江又問湖州守禦取德清，并調去獨松關廝殺大將是誰。燕青曰：『二十二將，乃是先鋒盧俊義、朱武林、董平、張清、解珍、解寶、呂方、郭盛、歐鵬、鄧飛、李忠、周通、鄒淵、鄒潤、孫新、顧大嫂、李立、白勝、朱貴、朱富時遷。見在湖州守禦進兵德清縣，正偏將佐二十一員，呼延灼、索超、穆弘、雷橫、楊雄、劉唐、單廷珪、魏定國、陳達、楊春、薛永、杜遷、穆春、李雲、石勇、龔旺、丁得孫、張青。

孫二娘瓊英女段志仁。小弟來時，商議定了，卽日起兵。」

宋江曰：「兩路進兵，攻取却好。今有柴大官人，要和你去方臘處做細作，你肯去否？」

燕青曰：「小弟願往。」柴進甚喜，辭別宋江，扮作白衣秀士，燕青扮作僕從，背着琴劍書箱，

到海邊尋船，過去做細作。吳用與宋江曰：「杭州有大江通海，須得幾人，駕小船進赭山門，

南關外，放起號炮，豎起旂幟，驚動城中。誰人肯去走一遭？」張橫三阮曰：「我們願去。」

宋江曰：「杭州兩路湖泊，亦要水軍用度，不可都去。」吳用曰：「只教張橫阮小七，候健段

景住，引三千水手，帶火炮號旗，望錢塘江進發。」

宋江回到秀州，計議攻取杭州。忽報東京有使命，解押御酒賞賜到州，宋江等迎接入

城，謝恩畢，天使又將大醫院奏准，爲上皇感小疾，欽取神醫安道全回京聽用。宋江不敢阻

當，次日款待天使，送安道全回京。有詩爲證：

安道家傳醫最精，山東到處有聲名。剜筋割股般般會，封鼻修牙件件明。小鑷

尖刀腰裏帶，長繩大索杖頭擎。梁山結義如金石，辭別難忘手足情。

了。
宋江將御酒分俵衆將，辭別劉光世、耿參謀，進兵至崇德縣。守將聞知，奔走回杭州去了。

却說方天定聚集諸將在龍翔宮議事。龍翔宮乃是方臘行宮。當日諸將共二十八

員。四個元帥是寶光、如來、國師、鄧元覺，南離大將軍元帥石寶，鎮國大將軍房天潤，護國大

將軍司行方。又有二十四人皆封將軍：房天祐、趙毅、吳值、黃愛、晁冲、湯逢、士薛、斗南、王勤、徐

恭、張儉、元興、姚義、溫克、讓茅迪、王仁、崔或、廉明、徐白、張道源、鳳儀、張韜、蘇徑、米泉、貝慶。當

日都在行宮計議迎敵宋兵之策。

方天定曰：『即日宋江水陸過江南，來占了三個大郡，止有杭州是南國之屏障，若有差

失，睦州焉能保守？前者司天太監蒲文英，奏說彗星犯侵吳地，正應此賊，汝等衆官務必

心報國，休得怠慢。』衆將奏曰：『主上寬心。雖是失陷了數處州郡，皆是不得其人。今

聞宋江盧俊義分兵三路來取杭州，殿下與國師緊守甯海軍，臣等衆將分調迎敵。』

方天定傳下令旨，也分三路軍馬前去策應，只是鄧元覺同保城池。司行方引薛斗南、黃愛、徐白、米泉四員首將，救應德清縣。房天潤引房天祐、張儉、張韜、姚義四員首將，救應獨松關。石寶引溫克讓、趙毅、徐恭、王仁、張道源、吳值、廉明、鳳儀八員首將，各引軍三萬，望奉口鎮進發。房天潤一枝軍馬望杭州進發。

宋先鋒兵至臨平江，望見山頂一面紅旗，麾下。宋江差花榮、秦明先來哨路，隨即催趕戰船過長江，轉過山嘴，早迎兩員南兵首將。王仁、鳳儀挺鎗奔來。秦明手舞狼牙棒，直取鳳儀，花榮挺身來戰王仁，四馬相交，不分勝敗。秦明、花榮見兩軍後有接應，各回本陣。花榮報知宋江，引朱仝、徐寧、黃信、孫立直至陣前。王仁、鳳儀出馬，又戰秦明，徐寧迎着。花榮在背後拈弓取箭，把王仁一箭射下馬。鳳儀見王仁落馬，措手不及，被秦明一棍打下馬。南兵奔走，退回入城。

宋先鋒軍馬直抵東親橋下寨，作三路取杭州。一路步軍，從湯鎮去取東明，却是史進

魯智深、朱仝、武松、王英、扈三娘、唐斌、文仲容。一路水軍，從北新橋方唐截西路，打靠湖城，是李俊、張順、阮小二、阮小七、孟康。分作三隊，取北關門、艮山門。前隊關勝、花榮、秦明、徐寧、郝思文、凌振、潘迅、潘速。第二隊總兵主將宋先鋒、部領戴宗、李逵、石秀、黃信、孫立、樊瑞、鮑旭、項充、李袞、馬麟、裴宣、蔣敬、燕順、蔡福、蔡慶、郁保四。第三隊水陸路策應，孔明、杜興、楊林、童威、童猛。分撥已定，各自進發。

中路關勝直哨到東親橋，不見一個南軍。關勝心疑，退回橋外，使人回覆宋先鋒。宋江使戴宗傳令，未可輕進。每日兩個頭領出哨。頭日是花榮、秦明。第二日徐寧、郝思文。兩個直哨到北關門，只見城門大開。兩個來到吊橋邊，城上一聲鼓響，早撞出一彪軍馬來。徐寧、郝思文急回時，城西喊聲又起，一百餘騎攔住。徐寧死戰殺出，郝思文被捉入城。徐寧回身，頭上中了一箭，途遇關勝救回，血暈倒地。報與宋先鋒知道，宋江急來看徐寧時，七竅流血，宋江垂淚拔去箭矢，用金鎗藥敷貼，當夜發昏三四次。宋江歎曰：『神醫安道全取回京師，無良醫救，必損吾股肱也！』令人送徐寧回秀州養病，傷感不已。

吳用請宋江回寨議軍情大事，宋江差人去打聽郝思文消息。次日小軍來報杭州北關門城上挑起郝思文頭來示衆，宋江見報，傷悼不已。半月後徐寧已死，申文來報。宋江見折了二將，按兵不動。

李俊等引兵到新橋，直到石岩深山去處探路，聽得飛報折了郝思文徐寧。李俊與張順商議曰：「我等這條路第一要緊，賊兵都在這裏出沒，我等兵少，難以迎敵，不若一發殺入西山深處，却好屯扎。西湖水面，好做戰場，山西後面道接西溪，好做退步。」便使小校報知先鋒，請取軍令到來，直入西山屯紮。

當日張順對李俊曰：「南兵都已收入杭州城裏，我們在此屯兵半月之久，不見出戰，幾時能夠得勝？」小弟今欲由湖過水而去，從水門暗入城去，放火爲號，哥哥便可進兵取他水門，就報與主將，教三路一齊打城。」李俊曰：「此計雖好，只恐兄弟獨力難成。」張順曰：「把這命報答先鋒往日情分。」李俊曰：「待我先去報與哥哥知道方纔可去。」張順曰：「一面行事，一面使人報知。」

當夜張順藏了一把尖刀，吃飽了一頓酒飯，來到西湖岸邊，遠望城郭四座禁門，錢塘門湧金門清波門錢湖門。那時西湖是富貴之地，建都之所，景致非常。但見：

三吳都會地，千古美無窮。鑿開混沌石，湧出水晶宮。春路如描桃李發；秋

賞金菊芙蓉；夏宴碧藕池中，柳映六橋明月，花香十里薰風，也宜晴，也宜雨，也宜風；冬景淡粧濃。王孫公子，亭台閣內管絃中。北嶺寒梅破玉，南屏九里蒼松。

四面青山疊，侵漢二高峯。疑是蓬萊景，分開第二重。

張順來到西陵橋上看了半晌。時當春暖，西湖水色澄清，四面山光疊翠。張順曰：

『我生在潯陽江上，大風巨浪，經了萬千，何曾見這一湖好水！便死在這裏，也做個快活鬼。』便脫下布衫，繫口尖刀，鑽在湖裏。

時已初更，張順摸到湧金門邊，探起頭來，聽得城上鼓打二更，城上女牆邊有四五個人。張順再伏在水裏，又等半晌，再抬起頭看時，女牆邊不見人。張順來到水口邊，一帶都是鐵

窗櫺格，裏面都是水簾護定，簾子上有條索，縛着一串銅鈴，窗櫺牢固不能入。扯那水簾時，

索子上鈴響，城上人發起喊來。張順再鑽入湖底伏了，聽得城上有人說曰：『鈴子響得蹊蹺，莫不是大魚來遊，響動水簾？』衆軍亂了一回，各自去睡。

張順靜聽時，城上却已打三更，想軍士們各自睡了。張順料是水裏入不得城，爬上岸看時，城上不會見一人。便爬上城去，又恐城上有人，却摸些土撒上城去。不會睡的軍士，忙叫將起來。再下來看水門時，又沒動靜；敵樓上看湖上，又沒船隻。衆人曰：『却是作怪！我們各自睡了，休要保他。』盡伏在女牆邊。

張順又聽一個更次，來到城邊不敢上去，又把土石擲上城來，却沒動靜；尋思四更不去，更待幾時？却纔爬到半城，聽得一聲梆子響，衆軍齊起。張順從半城跳下水池去，城上硬弓苦竹槍擲將下去，可憐張順英雄，就湧金門外身死。後人有詩爲證：

濟陽江上英雄漢，水滸寨中義烈人。
天數盡時無可救，湧金門外已歸神！

却說李俊飛報，說張順赴水入城，放火爲號，報與東門軍士。

當夜宋江神思困倦，伏几而臥，猛然一陣冷風，起身看時，是一個人立於燈下。那人渾

身血污，低聲曰：『小弟跟隨哥哥多年，恩愛至厚，盡忠報答，死於湧金門鎗箭之中，特來辭別

哥哥。』宋江曰：『這是張順兄弟！』回過臉來，又見三四個都是鮮血滿身。宋江大哭，

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帳中聽得哭聲，人來看時，宋江曰：『怪哉！』與軍師吳用逐一說出

夢中緣由。吳用曰：『早間有人報說張順要過湖裏越城，放火爲號，端的送了性命；此乃張

順魂來與兄長托夢。』宋江曰：『三四個又是何人？』吳用議論，不見城中動靜。

午後李俊報說張順湧金門越城，被箭射死於水中，城上挑起頭來號令。宋江見報，哭

得昏倒；吳用等俱皆下淚。宋江曰：『吾喪考妣，不過如是痛心透骨。』差人到京師取回

安道全。

宋江曰：『我必親至湖邊祭奠。』吳用曰：『兄長親臨險地，若賊兵知，必來攻擊。』

宋江曰：『自有計較。』帶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引五百步軍去探路，帶石秀戴宗樊瑞馬麟

引五百軍士從西山小路去李俊寨裏報知。李俊等接着，請到靈隱寺中歇下。宋江哭了

一場，便請本寺僧人誦經追薦張順。

次日，宋江教小軍去湖邊建一白旗，寫道：『亡弟正將張順之魂，』西陵橋上，排下祭禮；吩咐李逵，埋伏在北山路口，樊瑞馬麟石秀左右埋伏。宋江穿了白袍，同衆去到西陵橋上。宋江當中設盟，朝着湧金門下拜。先是僧人搖鈴誦咒，攝招張順魂魄，降墜神旛，次後戴宗宣讀祭文。

宋江正哭之間，聽得橋下一聲喊起，南北兩山一齊吶喊，兩彪軍馬來拿宋江。畢竟怎的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宋江智取寧海軍

張順魂捉方天定

黃鉞南征自渡江，風雲雷震過錢塘。

向觀伍相波濤險，前望嚴州道路長。

仁德宋江真祖述，忠心張順果賢良。出師得勝建功績，萬載千年姓字香！

杭州自宋以來喚做清溪鎮；錢王改爲杭州寧海軍；高宗車駕南渡之後，喚做花花臨安府。錢王之時，只有十座城門；南渡建都，又添三座城門。目今方臘占據，東有菜市門、薦橋門，南有候潮門、嘉會門，西有錢湖門、清波門、湧金門、錢塘門，北有北關門、艮山門。城池方圓八十里，果然風景奇絕。有詩爲證：

赤岸銀濤捲雪寒，龍宮潮勢白漫漫。
妙高峯上頻翹首，樹盡樓臺景致看。

却說宋江同戴宗在西陵橋祭張順，方天定率十員首將——吳值、趙毅、晁中元、蘇徑、溫克讓、崔或、廉明、茅迪、湯逢士——各引三千人馬，分作兩路，一齊殺出城來。宋江聽得橋下大喊，左有樊瑞，右有石秀，各有五千人埋伏，舉起火來。南北兩山軍馬，見有準備，急向回路。

宋江追趕。溫克讓引着四將退走河北，不提。防保叔塔山背後撞着阮小二、阮小五、孟康引

五千軍殺出，活捉茅迪，亂鎗搠死湯逢士。南山吳值引着四將急奔回來，寶香橋邊，撞着李

達、鮑旭、項充、李袞，引五百步軍殺出，飛刀劈死元興、蘇徑、趙毅。城裏救軍來時，宋江軍馬回

靈隱寺聚齊請功。宋江留石秀、馬麟、樊瑞、相幫、李俊等守西湖山寨，只同戴宗還寨。吳用

等接入中軍，宋江對軍師曰：「此計殺他四將之首，活捉茅迪，斬首施行。」

忽報馬靈回寨，參見宋江，說知盧先鋒已過獨松關，早晚便到此間。宋江聽了，半喜半

憂；又問兵將如何。

馬靈曰：『盧先鋒去取獨松關。那兩邊都是高山，關邊一株大樹，可望見各處；下面盡是叢雜松樹。』守關三員將吳昇、蔣印、衛亨，初時下關和林冲厮殺，被林冲殺傷入關。次日房天潤又引七將到關救應，一乃是房天祐、張儉、張韜、姚義、并牙將劉志達、方雄、石彪七個。一下關來厮殺，也恭槍刺房天祐，崔瑩殺劉志達，小人金磚打傷石彪，賊兵大敗，上關去了，並不下來。盧先鋒見嶺險峻，差歐鵬、鄧飛、李忠、周通四個上山探路徑。房天潤代弟復仇，引兵下關，斬了周通。李忠帶傷而走。却得項忠、陳雷策應，救了三將回寨。

『次日，董平要去復仇，不防關上一炮打下，正傷董平左臂，帶傷回寨。次日復去報仇，盧先鋒阻住。一夜臂却好，不與盧先鋒知，自和張清商議，兩個步行上關。房天潤張韜出來交戰，董平與房天潤鬥十合，爭奈左手不濟，只得退步。房天潤趕下關來，張清挺槍去迎；房天潤閃過松樹後，那槍擲在松樹上，急要拔時，被房天潤刺死。董平去救，不防張韜一刀剝做兩段。』

『盧先鋒得知，急去救應，兵已上關。孫新、顧大嫂扮作逃難的百姓，尋條小路，引李立

湯隆時遷白勝陳雷項忠從小路過到關上，半夜放火。賊將知有宋兵過關，棄關便走。盧先鋒上關。孫新顧大嫂活捉吳昇，李立湯隆活捉蔣印，時遷白勝活捉衛亨，陳雷殺死方雄，項忠追趕石彪跌死岩下。收拾董平張清周通屍骸，葬於關上。盧先鋒過關趕上，將天潤殺死。張儉張韜姚義引殘軍退回。盧先鋒差人報與瓊英郡主，郡主知丈夫遇害，哭昏幾絕，即日養病營中。盧先鋒只在早晚便到，特令小人送公文逕來報知。」

宋江看了文書，眼淚如雨。吳用曰：「盧先鋒得勝，可調兵接應湖州呼延灼那路軍

馬。」宋江便領軍士攻打東門，正將朱全等從湯鎮路上攻取菜市門。那沿江都是人家村居，茫茫蕩蕩田園。當時來到城邊，把軍馬擺開，魯智深出陣，提鐵禪杖城下大叫。

城上兵見了，報入太子宮中。鄧元覺起身奏曰：「小僧聞梁山泊有個魯智深和尚憤

使鐵禪杖，請殿下東門城上看小僧和他步鬥幾合。」方天定大喜，遂引入八員猛將同石寶

在東門城上看。鄧和尚使渾鐵禪杖，開城門引五百刀手臨陣，與魯智深鬥四五十合，不分

勝負。方天定看了，對石寶曰：「只說梁山泊有個魯智深，名不虛傳！」石寶答曰：「不曾

見這一對敵手。」

忽飛馬報北關門外又有兵到，石寶隨卽去。那武松見魯智深戰寶光不住，恐他有失，

舞雙戒刀直取元覺。元覺敵他不住，拖禪杖便走。武松趕去，忽突出一員猛將，乃貝應襲，

挺槍躍馬敵住。武松閃過，撇了左手戒刀，搶住他鎗桿，只一拖連人和軍器拖下馬來，一刀

斬了。魯智深隨後接應。方天定教收兵入城。

朱仝引軍下寨，使人報捷。宋先鋒知會。宋江引軍到關前搦戰，石寶開城出敵。關勝

門二十餘合，石寶撥馬回身便走，關勝也回本陣。宋江問曰：「緣何不追？」關勝曰：「石

寶刀法不在吾之下，雖然敗回，必然有計。」吳用曰：「段愷說他慣使流星鎗，回馬須要提

防。」一面叫賞武松。

却說李逵等引着步兵接應盧先鋒，途遇張儉等敗軍，併力殺死姚義。張儉張韜正走，

又逢盧先鋒，大殺一陣，只得棄了戰馬奔走。不期竹林中走出解珍解寶，各拿鋼叉；張韜張

儉措手不及，被捉下山來見宋先鋒。宋江教把梟首，將張韜剖腹取心，遙祭董平、張清、周通。請盧俊義引領本部人馬去接應呼延灼。

盧先鋒得令，引兵進發，路上正遇司行方敗殘軍兵，大殺一陣。司行方墜水而死。

呼延灼接見盧先鋒，合兵一處，同見宋江。宋先鋒看呼延灼部內不見雷橫、龔旺、倪宣。

苗道成四人，便問緣故。呼延灼訴說雷橫在德清縣和司行方交鋒，被司行方殺了；龔旺因

和黃愛交戰，趕過溪來，和人連馬陷在溪裏，苗道成倪宣併力去救，兩岸埋伏弓手，亂箭射死。

索超一斧劈死黃愛；徐白被衆將活捉在此；司行方水底渰死；薛斗南亂軍中逃走。瓊英郡

主因痛傷張清，病重身亡。

宋江又聽說折了雷橫、龔旺、苗道成、倪宣，死了瓊英郡主，悼痛對衆將曰：「想前日張順

與我托夢時，見右邊立着三、四個血污衣襟之人，應是董平、張清、周通、雷橫、龔旺，這夥陰魂。

苗道成、倪宣、瓊英征淮西多立奇功，若得杭州，請僧追薦。」

宋江宴勞三軍，攻取杭州。盧俊義帶將十四員攻打候潮門，呼延灼、劉唐、解珍、解寶單

廷珪魏定國陳達楊春杜遷李雲林冲石勇唐斌文仲容等。一十六員攻打艮山門。花榮秦

明朱武黃信孫立李忠鄒淵鄒潤李立湯隆穆春倪光南陸招朱貴朱富穆弘等。正偏將十

三員由西山寨攻打錢湖門。李俊阮小二阮小五孟康石秀樊瑞馬麟楊雄薛永楊林丁得孫

陳雷段志仁等。七員去助朱仝攻打菜市門。史進魯智深武松孫新顧大嫂孫二娘也恭

李應孔明楊志杜興童猛童威王英扈三娘各處接應。宋江帶領正偏將三十三員攻打北

關門大路。吳用關勝索超戴宗李逵崔棼呂方郭盛歐鵬燕順鄧飛潘迅潘速凌振鮑旭項充

李袞宋清裴宣蔣敬蔡福蔡慶郁保四時遷馬靈邊文進索賢黨世隆凌光傅張瑾郁正邢玉

孫岳。

調撥將佐已定，引兵攻城。只見大開城門，石寶出馬來戰。未及十合，石寶賣個破綻

便走。索超追趕，關勝急叫休去。索超臉上着一鎚打死。鄧飛急去救應，被石寶一刀斬

了。寶光國師引數員將冲殺出來，宋江大敗。花榮秦明殺來，救得宋江回寨。石寶回城。

宋江等回到皇亭，折了二將，心中憂悶。吳用諫曰：「此城只宜智取，不可對敵。先鋒

計會各門了當，引軍攻打北關門，引賊兵出城迎敵。放砲爲號，各門一齊打城。奪得一門。

進城，便放起火來，賊兵必然各不相顧，可獲大功。宋江便喚戴宗馬靈傳令知會。

次日，關勝引兵去北關門勒戰，石寶引軍出城和關勝交馬。戰無十合，關勝急退，石寶軍兵趕來。凌振放起號炮，各門都發喊一齊攻城。

盧俊義、林冲等攻打候潮門，見城門不關，劉唐、文仲容要奪頭功，兩騎搶入城去。城上

看見劉唐先入，一斧砍斷繩索，墜下閘板，可憐劉唐死於閘下。文仲容見劉唐闖死，舞刀殺死三四個守門牙將，尙不肯退。兩邊亂箭射來，文仲容面上中了兩箭，被衆軍所殺。錢

王建都製立三重門：一重閘板，中間鐵葉大門，裏面又一層排闥關，埋伏了弓手。林冲呼延灼見折了劉唐、文仲容二人，領兵回營報知盧先鋒。各門使人飛報宋先鋒知道。宋江聽得又折劉唐、文仲容，痛傷大哭曰：『文仲容屢有戰功，可憐未得受封。劉唐

兄弟，鄆城縣跟晁天王上梁山泊，受了許多風霜辛苦，誰想今死！』歎曰：『百戰英雄士，生平志未降。忠心扶社稷，義氣助家邦。此日梟鳴蠹，何時馬

渡江？不堪憂痛憶，清淚逐沙場！

吳用曰：『此計不成，送了兩個兄弟，且教各門退回，別作道理。』宋江欲要報仇。李逵曰：『我明日和鮑旭、項充、李袞四個，定拿石寶。』宋江曰：『那人英雄，你去在意。』李逵請鮑旭、項充、李袞來吃酒，說曰：『我四個從來一路廝殺，今日我在宋哥哥面前誇口，說定要拿石寶，你三人用心。』鮑旭等約定來日齊心爭氣。

次日，李逵四人出陣，宋江帶關勝、歐鵬、呂方、郭盛到北關門下請戰。石寶引兩員首將——吳值、廉明——迎敵。詩云：

鮑旭、李逵心似火，項充、李袞挽團牌；四人當陣如雄虎，專等仇家石寶來。

石寶被李逵一斧砍斷馬脚，石寶便跳下馬來，望馬軍羣中躲了。鮑旭把廉明一刀砍下，兩個牌手飛出刀來截殺南兵。

宋江把馬軍冲到城邊，城上播木砲石亂打下來。宋江怕有疎失，急令退軍，鮑旭早追入城裏去了。石寶却伏在城門裏，看見鮑旭入來，只一刀把鮑旭斬做兩段。項充、李袞急

護李逵回來。宋江軍馬回寨，又折了鮑旭，越添愁悶。李逵也哭回來。

只見解珍解寶來稟宋江曰：「小弟哨到南門，地名汜村，見江邊船數十隻，問是富陽縣袁評事解糧船，小弟要殺他；本人哭訴，說是大宋良民，被方臘不時科歛殘害，今得天兵，指望復見太平之日。小弟見他說得痛切，不忍殺他，又問他緣何來此。他曰：「近奉方天定令旨，各縣要收村坊科歛用糧五萬石，老漢爲頭；近得五千石，先解來交納。爲大軍圍城，不敢前去，屯住在此。」小弟得了備細來報知。」

吳用曰：「天賜其便，這糧船定要立功。便請先鋒傳令，就是你兄弟爲頭，帶將砲手凌振、杜興、李雲、石秀、鄒淵、鄒潤、李立、白勝、穆春、湯隆、王英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扮作艚公艚婆，混雜在艚後，進入城去，便放連珠砲爲號，我這裏調兵策應。」解珍解寶喚袁評事上岸曰：「你既是宋朝良民，可依此計。事成之後，必有重賞。」

袁評事卽允從，依計而行。船到岸邊，此時船梢的宋軍迴避，袁評事上岸，解珍解寶跟着，直到城下叫門。城上問了備細，報入太子宮中。方天定差吳值開城，直來江邊看船，回

到城中，奏知方天定。方天定差六員將，引一萬軍出城攔住，東北城上看袁評事搬運糧米入城。此時衆將都插入艚公水手內搬運糧米入城；三員女將隨入城去了；六員將引軍入城；宋兵復圍住城郭。

當夜一更，凌振山上放起號砲，各取火把，到處點着，城中一時鼎沸起來，不知多少宋軍在城裏。方天定在軍中聽了大驚，披掛上馬，城中軍士都已逃命去了。宋軍奪城。詩云：

糧米五千纔運罷，三員女將入城來。
車廂火砲連天起，眼見杭州起禍胎。

城西山上李俊引軍殺到淨絲林，奪得船隻，便從湖裏過湧金門上岸。衆將分投各處城門，李俊石秀先登城上。存南門不圍。方天定上馬，止有十個步軍跟出南門；走到五雲山下，只見江裏走出一個人來，口內含一把刀，跳上岸來。方天定打馬要走，那馬百般打不動，那漢搶到馬前，一刀割下方天定頭，却騎方天定馬，持刀帶頭奔回杭州城來。林冲呼延灼到六和塔迎着，認是船火兒張橫，吃了一驚。呼延灼便叫『賢弟那裏來？』張橫也不應，直跳入城裏去。

此時宋江大隊入城了，就在方天定府中爲帥府。衆將校都見張橫一騎馬投將來，衆人皆吃一驚。張橫到宋江面前，滾鞍下馬，把頭和刀撇在地下，拜了便哭。宋江慌忙問曰：「賢弟從那裏來？」阮小七在何處？」張橫曰：「我不是張橫，小弟是張順。因在湧金門外被亂箭射死，一點幽魂不散，感得西湖震澤龍宮收做金華太保，留在水府爲神。今方天定半夜走出，見哥哥張橫在江裏，借哥哥屍骸，跟到五雲山脚下，殺死這賊，來見哥哥。」說了，驀然倒地。宋江親自扶起，張橫睜開眼目。宋江哭曰：「張順殺了方天定，賢弟無妨。」張橫忽然倒了，衆人看時，四肢不舉。

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盧俊義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七里灘頭鼓角聲，烏龍嶺下戰塵生。

白旄黃鉞橫山路，虎旅狼兵遍歙城。

天助宋江扶社稷，故教俊義顯聲名。將軍指日功成後，定使閭閻賀太平。

話說張橫聽得沒了兄弟張順，納悶半晌，却救得甦醒。宋江教且扶入去調治，再問衆

將功勞。

李俊、石秀、生擒吳值；三個女將生擒張道源、林冲、蛇矛、戳死徐恭；解珍、解寶、生擒崔

或；只走了石寶、鄧元覺、王勤、晁中溫、克讓五人。宋江賞勞三軍，出榜安民，把吳值等解赴張

招討斬首施行，保舉袁評事授富陽縣令不題。

忽左右報道：『阮小七入城來了。』宋江便喚入問時，阮小七曰：『兄弟聞張橫侯健段景住帶了水手至海鹽等處，入錢塘江來，不想風水不順，打破了船，衆人都落水；侯健段景住不識水性，淹死於海中。小弟赴水到半嶓山，却見張順哥哥，在五雲山江裏。望見城中火起，想必是哥哥在杭城相殺，以此上岸來。不知張順會到否？』宋江說張橫之事；令他兩個哥哥相見了，依前管領船隻，俟候征進睦州。

宋江想起張順如此顯聖，去湧金門外建立廟宇，題名金華太保。後宋江回京，奏知此事，特奉聖旨封金華將軍，廟食杭州。有詩爲證：

生前悍勇無人敵，死後英魂助壯圖。
香火綿延森廟宇，至今血食在西湖。

再說宋江因思渡江以來，損折許多將佐，却去淨慈寺修設水陸道場七晝夜，超度衆將已畢。方天定宮中一應禁物，盡皆毀壞；金銀寶貝，分賞諸將；設席慶賀。

忽報都督劉光世并天使來到杭州。宋江引衆將出北門迎接入城，排香燭，開讀聖旨：

先鋒使宋江等收勦方臘，累建大功，敕賜皇封御酒三十五瓶，錦衣三十五領。

賞賜主將，其餘軍名賞給。

原來朝廷只知公孫勝喬道清不曾渡江，却不知折去許多人馬。宋江見了三十五套錦衣

御酒，驀然淚下。天使問時，宋江把折了衆將說知。天使曰：『朝廷怎知其故？』下官回京，

必當奏聞。』宋江卽設宴款待天使，其餘將佐依次而坐。宋江將御酒御衣去張順廟裏

享祭，錦衣就穿泥神身上。其餘陣亡兄弟，望空享祭，焚化錦衣。天使回京。

不覺光陰迅速，早過了十數日，張招討差人齋文書來催先鋒進兵。宋江與盧俊義

商議：『此去睦州，沿江直抵賊巢；此去歙州，却從昱嶺關小路而去；今從此處待分兵征勦，不

知賢弟兵取何處？』盧俊義曰：『聽從哥哥發令，安敢選擇。』宋江曰：『且看天命，寫成

兩處鬮子，焚香祈天，各拈一處。』宋江拈得睦州，盧俊義拈得歙州。宋江曰：『方臘賊巢，

正在清溪縣幫源洞中，賢弟取了歙州，可屯住軍馬，會約同攻清溪縣。』

盧俊義便請宋公明調將佐。宋江帶領將佐軍師吳用、關勝、花榮、秦明、李應、戴宗、朱仝

李逵魯智深武松解珍解寶呂方郭盛樊瑞馬麟燕順宋清項充李袞王英一丈青凌振杜興
蔡福蔡慶表宣蔣敬郁保四唐斌潘迅潘速索賢黨世隆凌光傅水軍頭領李俊阮小二阮小
七童威童猛孟康。副先鋒盧俊義領正偏將佐取歙州并昱嶺關，却是軍師朱武林冲呼延
灼史進楊雄石秀單廷珪魏定國孫立黃信歐鵬杜遷陳達楊春李忠薛永鄒淵鄒潤李立李
雲湯隆石勇時遷丁得孫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馬靈邊文進張瑾郁正邢玉段志仁倪光
南陸招孫岳。當下盧先鋒引隨行軍兵三萬人馬辭了劉都督而去。

宋江等整頓船隻，水陸並進。此時杭州城內瘟疫盛行，已病倒六員將：張橫穆弘孔明
朱貴楊林白勝，就撥穆春朱富看視。其餘衆將盡隨宋江征進。

再說柴進同燕青到睦州界上，把關將攔住。柴進告曰：「某乃中原一秀士，能知天文
地理，識得六甲風雲，遙望江南有天子氣數而來，何故閉塞賢路？」那把關將聽得，便問姓
名。柴進曰：「某乃姓柯名引。」守關將就留住他，即差人逕來睦州報知右丞相祖士遠

參政沈壽僉書桓逸元帥譚高。四個便差人接取柴進至睦州相見，各叙寒溫。

柴進一段語聳動那四個，坦然無疑。祖士遠大喜，便教僉書桓逸引柴進燕青到清溪洞中來見丞相婁敏中。敏中大喜，就入內啓奏：『中原有一賢士，姓柯名引，善識天文地理，能辨六甲風雲，貫通天地氣色，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不通曉，因望天子氣象而來，現在朝門外伺候。』方臘道：『有賢士到來，便令白衣朝見。』

關門天使傳宣柴進拜見。禮畢，方臘看見柴進一表非俗，便問曰：『天子氣色見在何處？』柴進奏曰：『臣柯引賤居天子之鄉，父母雙亡，隻身學業，傳先賢之秘訣，授祖師之玄

文；近日夜觀天象，見帝星正照東吳，因此而來。今得瞻陛下聖容，正應此氣。』方臘曰：

『近被宋江侵奪城池，將近吾地，如之奈何？』柴進奏曰：『今雖被宋江侵了城，不久復歸於聖上。陛下非止江南之境，他日東京社稷亦歸於陛下也。臣故不憚遠來。』

方臘大喜，封爲都尉，次後把金芝公主招贅柴進爲駙馬。燕青改名雲璧，人都稱爲雲

太尉。柴進自此得入宮殿，但有軍情軍事，便宣柴進計議。柴進時常奏說：『夜觀天象，却

有二十八宿星象正來輔助陛下，宋江影內有十數員將來降，是與陛下開疆展土之臣也。」

方臘聽了大喜。有詩爲證：

柴進英雄世少雙，神謀用計便歸降。高官厚祿妻公主，一念緣來爲宋江。

不說柴進做駙馬，却說宋江人馬離杭州望富陽縣進發。時有鄧元覺并石寶王勳晁

中溫克讓引殘兵守住富陽縣關隘，却使人來睦州求救。右丞相祖士遠差兩員一指揮白

欽，副指揮景德一引一萬軍馬來到富陽縣，和寶光國師等合兵一處，占住在山嶺。

宋江等軍馬已到七里灘，石寶見了，披掛出馬。宋江令呂方出馬迎敵，與石寶鬥五十

合，呂方力怯，郭盛便來夾攻。那石寶力戰二將，朱仝縱馬提刀又來夾攻，石寶戰不過三將，

拖刀便走。宋江軍馬直殺過富陽縣山嶺，石寶軍馬走到桐廬縣界。

宋江連夜進兵，過山峯嶺下寨，星夜差將去桐廬縣劫寨，撥解珍解寶燕順王英一丈青

取東路，李逵項充李袞樊瑞馬麟取西路，却教李俊三阮二童孟康取水路進兵。解珍解寶

等引着軍馬殺到桐廬縣時，已是三更。鄧元覺和石寶聽得一聲砲響，衆人上馬不及，跟着石寶逃命。三路軍馬直殺將來。溫克讓早被王英一丈青捉住。宋江軍馬直到桐廬縣屯住，王矮虎一丈青獻溫克讓請功，宋江令解進張招討軍前斬首。

次日，宋江調兵水陸並進，直到烏龍嶺下屯扎。此時寶光國師引着衆將把住關隘。宋江差李逵項充李袞引五百牌手哨到嶺下，上面擣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

宋江又差阮小二孟康二童掉一半戰船上灘。來到烏龍嶺邊，却是方臘的水寨，屯屯着五百隻小船，爲頭四個水軍總兵，號爲『浙江四龍』，領一萬水軍。那四龍是五爪龍成貴，錦鱗龍翟源，衝波龍喬正，戲珠龍謝福。這四人在水寨裏已備下五十隻排連船，上堆草把，內藏引火之物。

却說阮小二和孟康二童把船直順搖上灘去；那四個總管駕四隻快船順水下來。阮小二看見，喝令放箭，那四隻快船便回。阮小二乘勢趕上，那四個總管都跳上岸走了。阮

小二見水寨船多，不敢上去，只見烏龍嶺上金鼓齊鳴，將火牌一發點着，回灘上直冲將下來，背後大船都執長槍撓鈎，却隨火牌下來。童威童猛見勢大難近，棄了船隻，爬過山邊，尋路回寨。阮小二和孟康迎敵，火排連燒將來，阮小二急下水時，被一撓鈎搭住；阮小二自知難脫，便拔出腰刀，自刎而亡。孟康被火炮打破頭腦而死。四個水軍總管殺將下來。李俊和阮小五、阮小七見前船失利，回船便去，至桐廬岸來。

却說宋江又見折了阮小二、孟康，在帳中煩惱，寢食俱廢，吳用與衆將苦勸。次日，宋江

計議渡嶺。解珍解寶便曰：『我兄弟扮作獵夫，爬上山去，放起火來，賊兵必然棄了關去。』

吳用曰：『此計雖好，只恐這山險峻，難以上去。』解珍曰：『蒙哥哥恩愛，今日爲朝廷，便粉骨碎身，復何恨焉！』宋江曰：『賢弟休說這凶話，早早成了大功。』

解珍解寶穿了虎皮襖，提了鋼叉，逕到烏龍嶺。來到嶺下，已是三更，兩個一步步爬上嶺去。是夜月光微明，望見嶺上燈光閃閃，兩個伏在嶺凹邊聽時，已打四更。解珍曰：『今

夜又短，我和你上去罷。」二人又爬接上去，直到岩僻之處，撞得銅鈴亂響。嶺上人看見了，便伸搭鉤下來，搭住解珍頭髮。解珍心慌了，便把刀砍斷撓鉤，從空裏墜下來。解寶見兄跌下去，急退時，嶺上亂箭射來，將解寶射死在嶺下。天明嶺上差人下來，將解珍解寶屍首就風化了。有詩爲證：

峻嶺高崖水渺茫，古藤森樹亂蒼蒼。夜深欲作幽探計，兩將誰知頃刻亡！

探子得知，報與宋先鋒。宋江聽知又折了解珍解寶，哭得昏悶，便喚關勝花榮領兵去打烏龍嶺關隘，與四個兄弟報仇。吳用諫曰：「仁兄不可性急，若取此關，必須用智。」宋江怒曰：「深恨此賊把我兄弟風化在嶺上，今夜必要提兵去奪骸骨回來埋葬。」吳用又諫曰：「誠恐賊兵有計。」

宋江不聽，卽令關勝花榮呂方郭盛連夜來到烏龍嶺時，已是二更。宋江見兩個屍首，又見地下寫一行大字道：「宋江早晚也號令在此。」宋江大怒，卽令人上樹去取尸首，忽聽得四下伏兵齊起，前有石寶，後有鄧元覺，截住去路。石寶大叫：「宋江下馬受降。」關

勝大怒，輪刀截住石寶。四個水軍總管會同王勣，晁中從嶺上殺下來，花榮急出當住王勣。交戰數合，花榮便走，王勣晁中趕去，被花榮急放連珠箭二枝，射中二將落馬。四個水軍總管見射死王勣，晁中不敢向前。刺斜裏又撞着指揮白欽、景德，呂方便迎住白欽，郭盛便迎住景德。宋江心慌。

畢竟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睦州城箭射鄧元覺

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海上驢頭號禿光，解將左道恣猖狂。從來邪法難勝止，到底浮基易滅亡。

吳用神謀真妙美，花榮神箭世無雙。興亡多少英雄事，看到清溪實感傷。

話說宋江正在危急之間，却得李逵引項充李袞引一千步軍，便從石寶後面殺來；背後魯智深、武松、秦明、李應、朱仝、燕順、殺散石寶、鄧元覺軍馬，救得宋江等回桐廬縣。宋江稱謝衆將。

吳用曰：「惟恐兄長有失，特遣衆將接應。」宋江稱謝不已。

且說烏龍嶺石寶與鄧元覺商議曰：『即日宋江兵馬屯住桐廬縣，倘或抄小路過嶺後，睦州危矣。國師親至清溪大內面見天子，奏請添調兵馬守護，這嶺隘可保長久矣。』鄧

元覺道：『元帥之言極當，小僧便往。』

鄧元覺隨即上馬，先來到睦州，見了右丞相祖士遠說：『宋江兵強將猛，勢不可當，軍馬席捲而來，誠恐有失，小僧特來奏請添兵遣將，保守關隘。』士遠即與元覺同到清溪縣源洞中，見了左丞相婁敏中。

次日方臘陞殿，元覺同左丞相拜舞畢，元覺奏道：『臣與太子同守杭州，被宋江用詭計以致失陷，今退保烏龍嶺以圖恢復。臣啓請陛下，早選良將，復地退賊。』方臘道：『各處關皆分兵去守，今只有御林軍，寡人要護大內，安可遠離？』堅執不從。

因此鄧元覺同祖士遠自回睦州來，選了五千兵并首將夏侯成，同鄧元覺到烏龍嶺寒石寶說知此事。石寶曰：『既朝廷不撥御林軍馬來，我等且守住關隘，不要出戰。』

却說宋江只在桐廬縣駐扎，忽報朝廷差童樞密齎賞賜來到。宋江迎接到縣，開讀聖旨，將賞賜分給衆將。童樞密問征進事，宋江垂淚稟曰：『自從渡江以來，連折數將，今到烏龍嶺，又折數將，不能打得關隘。正在憂惶之際，幸得恩相到此。』童樞密曰：『今天子知先鋒多立大功，特差下官引王稟、趙潭前來助戰。』王稟齎賞往廬先鋒處。隨叫趙潭相見，設宴管待。

次日，童樞密欲進兵打烏龍嶺，吳用諫曰：『恩相未可輕動，倘得小路渡得那邊去，兩面夾攻，彼此不能顧，此關唾手可得。』

宋江道：『此計極妙。』隨即差馬麟、燕順去村中尋一老者來見。宋江曰：『你可指引一條小路過烏龍嶺去，重賞你。』老者告曰：『小人祖居此間，累被方臘殘害，今幸天兵到此，萬民有福，再見太平。老漢指引一條小路過烏龍嶺去，便是東管，取睦州不遠。』

宋江給賞老者，留在寨中，請童樞密把守桐廬縣。宋江馬麟引兵一萬，帶領花榮、秦明、魯智深、武松、李逵、李袞、項充、凌振、潘迅、潘速、索賢跟隨，取小路進發。行至半嶺，已有五百賊

兵攔路，却被李達等殺盡。四更已到東管，本處守把將伍應星聽得，走回睦州報知祖丞相：

『今被宋江軍馬私越小路，已過烏龍嶺。』祖士遠大驚，急忙聚集衆將商議。

宋江令凌振放起連珠砲。烏龍嶺石寶聽得大驚，急使指揮白欽引軍探時，見宋江旗

號徧天徧地，擺滿山林，急回嶺上報與石寶等官知道。石寶曰：『朝中不發救兵，只是堅守

爲上，不要去殺。』鄧元覺曰：『元帥差矣；如今若不調兵救應睦州，也自由可；倘若內中有

失，我等亦不能保。你不去時，我自去救應睦州。』石寶苦勸不住。元覺點了五千人馬，

帶了部下首將夏侯成下嶺去了。

且說宋江引兵到東管，且不去打睦州，先來取烏龍嶺，却遇鄧元覺當先出馬搦戰。花

榮向宋江耳邊曰：『如此如此。』宋江令秦明先出馬，與鄧元覺交戰數合，秦明便走。鄧

元覺撇下秦明，逕來趕宋江。花榮扳弓一箭，正中面門而死。南兵大敗，夏侯成走入睦州。

宋江直殺到睦州。

且說祖丞相見夏侯成報說宋江過東管，已殺鄧元覺，便差人同夏侯成去清溪大內請婁丞相入朝啓奏：『今宋江兵已從小路逕到東管，攻睦州甚急，乞發兵救應。』方臘大驚，差靈應天師包道乙、太尉鄭彪點一萬五千御林軍星夜來救睦州。這包道乙原是金華山中人，幼年出家，學左道之法，跟了方臘謀叛。那鄭彪原是蘭溪縣都頭出身，禮拜包道乙爲師，但遇廝殺之處，必有雲氣相隨，因此人呼爲鄭魔王。夏侯成亦是婺州山人，原是獵戶出身，慣使鋼叉，自來隨着祖丞相管領睦州。

當日三個正商議起兵，只見欽天監蒲文英來見天師曰：『文英夜觀乾象，南方將星皆無光，宋江等將星還有一半明朗，此行只恐不利。何不回奏主上商議投降，且解一國之危？』天師聽了大怒，拔出混天劍，把蒲文英揮爲兩段，急動文書，申奏朝廷去訖。有詩爲證：

文英古玩極精詳，進諫之言亦善良。
妖道不知天命在，怒將雄劍斬身亡。

當下鄭彪爲先鋒，包天師、夏侯成合兵來救睦州。

且說宋江兵將攻打睦州，及至次日，忽探馬報來，清溪救兵到了。宋江卽令王矮虎一

丈潘迅、潘速四個出馬，正迎着鄭彪出馬，與王矮虎交戰幾合，鄭彪便念動神咒，只見頭上

一朵黑雲，現出一個金甲天神，手提降魔寶杵。王矮虎吃了一驚，被鄭魔君一鎗刺死。一

丈青望見丈夫落馬，急舞雙刀來救，被魔君一塊銅磚，打落馬下而死。可憐能戰佳人，到此

一場春夢！有詩爲證：

花朵容顏妙更新，捐軀報國竟亡身。
老夫借得春秋筆，女輩忠良傳此人。

戈戟森嚴十里周，單鎗獨馬報夫仇。
堪嗟食祿忘君者，展卷聞風豈不羞！

潘迅、潘速兩個併力去戰，被南兵周圍射來，先射倒潘迅。潘速回馬便走，被鄭彪趕上，

一鎗刺死。宋兵大敗，回見宋江，訴說王矮虎等四將都被鄭魔君傷死。

宋江聽得又折了四將，心中大怒，急點李逵殺去，鄭彪便走。忽然烏雲畢合，黑氣遮天，

宋江兵馬不分東西南北，白晝是夜。宋江軍馬前無去路。但見：

陰雲四合，黑霧漫天。下一陣風雨滂沱，起數聲怒雷猛烈。山川震動，高低

渾似天崩；溪澗顛狂，左右却如地陷。悲悲鬼哭，滾滾神號。定睛不見半分形，

滿耳惟聞千樹吼。

宋江軍兵却被鄭彪妖法黑暗了天地，亂踪失路，到一個去處，黑漫漫不見一物，本部軍馬自亂起來。宋江仰天歎曰：『莫非吾當死此地！』哭至未牌，雲起氣清，黑霧消散，看見

當頭的都是金甲天神，宋江與衆將皆伏地受死。須臾風雨過處，却見一秀才來拜宋江，口

稱『請起』。宋江抬頭大驚，起身見禮，便問秀才高姓尊名。那秀才答曰：『小生姓邵名

俊，住居於此，今特來報知義士方臘天數將盡，只在旬日可破。小生多曾與義士出力。今

雖受困，救兵已到，義士知否？』宋江再問時，那秀才把手一推，宋江忽然驚覺，乃是一夢；醒

來看時，四圍都是松樹。

宋江叫兵將起來，一路出去。此時天朗氣清，只見外面魯智深武松等一路殺來，正與

鄭彪交手。那包天師見武松使兩口戒刀直取鄭彪，包道乙掣出兩口劍來，從空飛下，正砍中武松左臂，血流倒地，却得魯智深救回，左臂已砍斷了，武松一發自把戒刀割斷。宋江送去寨中將息。智深却殺入後陣，趕着夏侯成交戰。夏侯成敵不過，便望山林中奔走。魯智深不捨，趕入深山裏去。

且說鄭彪又引兵趕來，宋軍陣內李逵項充李袞一齊冲殺入去。鄭彪迎敵不過，渡溪而走。三個趕過，西岸邊搶出三千兵來，截斷宋江軍馬。項充急鑽下岸來，被南兵亂箭射死。李袞跌倒溪邊，被衆將剝做肉泥。李逵趕入深山，被南兵圍住，却得花榮秦明引兵殺散，救得李逵。回來見宋江，訴說折了項充李袞，不見了魯智深。宋江見說，痛哭不止。

忽報軍師吳用和關勝等提一萬軍兵從水路來，宋江迎見吳用等，訴說折了將佐，又說夢中之事。吳用曰：『此處必有廟宇，想是靈神來護佑兄長。』宋江信其言，就與吳用入山尋訪。行入山林，未及一箭之地，松樹林中，早見烏龍神廟一所。入廟看見殿上龍君聖

像，正和夢中見者無異。宋江再拜懇謝曰：「多蒙龍君神聖救護之恩，未能報謝，乞靈神助威，若平復了方臘，敬當申奏朝廷，重建廟宇，加封聖號。」

宋江吳用拜禱在階。看那石碑，是唐時一秀才，姓邵名俊，應舉不第，墜江而死；天帝憐其忠義，賜作龍神；本處人民，祈風得風，祈雨得雨：——以此建立廟宇，四時享祭。宋江看了，隨將豬羊祭祀已畢。至今嚴州北門外有烏龍大王廟，地名萬松林，古迹尚在。有詩爲證：

萬松林裏烏龍王，夢顯陰功助宋江。
爲報將軍莫惆悵，方家不日便投降。

宋江回寨中，是夜夢見邵龍君相訪曰：「昨日非小生救護，已被包道乙擒捉矣。適間蒙祭祀之禮，特來致謝，就來報知睦州來日可破，方臘旬日可擒。」宋江忽然覺來，又是一夢，急請軍師圓夢。吳用曰：「既是龍君如此顯靈，來日便可進兵。」

宋江便差燕順馬麟索賢黨世隆守住烏龍嶺大路，却調關勝花榮秦明朱仝來取睦州，却令凌振放火砲直打入城去，震得城中軍馬大亂。祖丞相士遠，令鄭魔君引着譚高伍應星領精兵一萬，出城與宋江對敵。那包天師與祖丞相在敵樓上看。鄭魔君與關勝大

戰，鄭魔君敵不住，正待要輸；這包道乙看了，便作妖法，口念神呪，吹口氣去，鄭魔君頭上現出金甲神人，手持寶杵，望空打來。宋江見了，便令樊瑞作法，口念回風破暗密呪。只見關勝頭上也現出一尊神將，騎着烏龍，手執鐵鎚，戰退鄭魔君頭上一尊神人。下面關勝把鄭魔君砍死。包道乙見了，急待起身，却被凌振放起火砲，打中頭腦而死。南兵大敗。宋兵乘勢殺入睦州。朱仝殺死譚高，李應殺死伍應星，衆將生擒祖丞相沈參政桓僉書。宋江等入城，先把火燒了方臘行宮，所有金帛，就賞衆三軍，出榜安民。

來了探馬，飛報烏龍嶺宋將燕順索寶等都被石寶所殺；馬麟被白欽一標槍標下馬去，石寶復一刀把馬麟砍爲兩段，即日引兵殺來。宋江聽說大怒，急令關勝秦明花榮朱仝殺奔烏龍嶺來。四員正將迎敵石寶白欽，就要取烏龍嶺關隘。幸得這四員將來烏龍嶺斬殺，有分教：

清溪縣裏，削平哨聚賊兵；
幫源洞中，活捉草頭天子。

畢竟宋江怎麼迎敵，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盧俊義大戰昱嶺關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手握貔貅號令新，睦州談笑定妖塵。全師大勝勢無敵，背水調兵真有禪。

殄滅渠魁如拉朽，解令僞國使稱臣。班班青史分明看，忠義公明志已伸。

話說關勝等四將與石寶白欽等戰上數合，石寶白欽奔走烏龍嶺，兵馬自亂。原來童

樞密引兵從嶺東殺來，大將趙潭和南兵指揮景德廝殺，被趙潭斬於馬下。呂方郭盛殺上

嶺來，郭盛被石頭打死。關勝望見嶺上大亂，急招衆將殺上嶺去，正迎着白欽與呂方廝殺。

白欽一槍搠來，被呂方挾住；兩將都棄了槍在馬上揪住，二人用得力猛，都跌下嶺去，跌死。

石寶見四下無路，自刎而亡。關勝奪了關隘，令人報知宋先鋒。

睦州四個水軍總管聽知烏龍嶺已失，棄船走過岸去，被百姓生擒成貴謝福解入睦州，走了翟源喬正不知去向。宋軍大隊回睦州。宋江出城接重樞密劉都督入城屯扎。宋江將成貴謝福割取心肝致祭阮小二孟康衆將。宋江又見折了呂方郭盛，惆悵不已，按兵不動，等候盧先鋒兵馬同取清溪。有詩爲證：

古國封疆悉已平，行宮滾滾火烟生。幾多賊將俱誅戮，准擬清溪大進兵。

却說副先鋒盧俊義自從杭州分兵，統領三萬人馬，經過臨安鎮錢王故郡，道近昱嶺關前。守將却是方臘手下大將，綽號小養由基龐萬春，乃是江南第一個會射的，領雷炯計稷兩員副將，五千人馬。三個聽知宋江兵到來，都已準備了。

且說盧先鋒軍馬將近昱嶺關前，先差史進石秀陳達楊春李忠薛永張瑾帶領三千步

兵哨到關下。龐萬春看見史進，一箭射來，把史進射下馬去。衆將急救時，忽然一聲鑼響，兩邊雷炯計稷左右亂箭射來。可憐史進、石秀等都被射死，三千步兵只剩得百餘人逃回。見盧先鋒說知此事。盧俊義大驚，急與軍師朱武商議。朱武曰：「此關險隘難攻，令時遷去山中尋路，或有小徑過關，方可攻破。」

時遷領兵攜帶乾糧望深山而來，行了一日，來到小庵中，見一個老和尚。時遷便拜曰：「小人是宋江部下偏將，奉敕來收方臘，被關上賊將射死我七員首將，無計渡關。小人今來探聽可有小路過關，尋到此處。萬望師父指引，當以厚報。」僧曰：「此間百姓俱被方臘殘害。今日天兵到此，老僧指教你去：西山嶺邊有條小路可過關上，寨後只恐賊人築斷。你可回報主將。休說老僧多口。」

時遷拜辭了老和尚，回見盧先鋒說知此事。盧俊義便與軍師計議。朱武曰：「可令一人同時遷帶火炮去他寨後放起火炮來。我這裏一路，但有林木之處，便放火燒將去。你看火起爲號，便是接應兵到。」

時遷當下收拾火炮，金銀十兩，糧米一石，來到庵中謝和尚，乞望指引路徑。和尚叫行者引到西山嶺邊，望見石塊塞斷路口。行者曰：『過得那裏，便有大路。』時遷令行者回去，却爬過石壁，望見林中火起，却是盧先鋒兵馬到，一路放火燒着，望關上來。龐萬春聞知宋兵放火，即引雷炯計稷都來關前守把。時遷摸到關後，看見龐萬春衆將都在關前守護，就在草堆裏放起火來，又放火炮，直上關屋上去。那草堆裏火起，火炮震天，關上衆將大亂。龐萬春急來關上救火。時遷在屋上大叫曰：『已有一萬宋兵先過關了！』龐萬春大驚，林冲呼延灼一齊搶上關去。孫立生擒雷炯，魏定國捉了計稷，只走了龐萬春。南兵殺死大半。盧先鋒得了昱嶺關，將雷炯計稷割取心肝，享祭史進石秀等，收拾屍骸，葬於關前，申報張招討；一面領兵來到歙州下寨。

歙州守將乃是皇叔方屋，并尚書王寅侍郎高玉守住歙州。當下龐萬春敗回來，告皇叔曰：『被宋兵私越小路過關，因此折兵損將。』皇叔方屋大怒曰：『昱嶺關今被宋兵渡過，歙州怎生迎敵？』王尚書奏曰：『再令龐將軍去退宋兵，將功折罪。如若不勝，二罪俱

罰。』方扈然其言，撥兵五千，令龐萬春出迎。

且說龐萬春引兵過關，直到歙州城下，與龐萬春交戰。歐鵬和龐萬春戰到十合，龐萬春敗走，歐鵬趕來，龐萬春轉射一箭把歐鵬射死。城中兵馬殺出來，宋兵大敗，退三十里下寨。亂軍中折了張青，孫二娘大哭，令人尋丈夫尸首埋葬訖。

盧先鋒和朱武計議。朱武曰：『今日我兵敗回，今夜賊人必來劫寨，可叫呼延灼在左埋伏，林冲在右埋伏，單廷珪魏定國在後埋伏；看見寨中火起，四下各殺出來。』准備已定。

且說尚書王寅等啓奏皇叔方扈：『今日宋兵敗回，人馬疲倦，可乘勢去劫寨，必獲全勝。』方扈從之。高玉曰：『我和龐將軍去劫寨，王尚書守城。』當夜二人引兵出城，來到宋寨，看見營門不關，乃是空寨。二人已知中計，撥馬便走。中軍火起，四下伏兵一齊殺出。高玉與呼延灼大戰數合，被呼延灼打死。龐萬春被湯隆撓鈎搭住，南兵大敗而走。

次日盧先鋒點兵，有丁得孫在路上被蛇咬，毒氣入腹而死。將龐萬春剖腹取心奠祭歐鵬史進等將。

次日盧先鋒引兵到歙州城下，見城門不關，單廷珪魏定國要奪頭功，便殺進去，連人和馬陷在坑裏，却被伏兵殺死。盧先鋒急令衆軍兜土填坑，親自殺入去，正迎着皇叔方厚，被盧俊義殺死。王尙書引兵開西門走出，被李雲攔住，戰了五合，把李雲刺死馬下。石勇急救時，又被王尙書刺死。孫立黃信林冲三將一齊趕來，戰了十合，王尙書被林冲殺死，取了首級來報盧先鋒，出榜安民，差人報知宋先鋒知會。

却說宋江在睦州屯扎，當日收得盧俊義差約同進兵討賊，又見折了史進石秀等十四人，痛哭不已。吳用勸慰。宋江回書，約日同取賊巢。

且說南兵敗回，奏知方臘：『歙州已陷，皇叔尙書等俱亡。今宋江分兩路夾攻清溪。』

方臘大驚，急與左丞相計議。婁敏中曰：『宋兵近神京，陛下御駕親征，將士用心向前。』方臘從之，即令金吾上將皇姪方杰爲先鋒，都太尉杜微爲副先鋒，引御林軍一萬，戰將三十員；再差教師賀從龍領軍一萬，去歙州敵盧俊義軍馬。

且說宋江大隊軍馬來清溪。吳用曰：『前日柴進燕青去做細作，至今不見消息。再令人詐降，使裏應外合，不致走了方臘，可以捉獲解京。』可令水軍頭領李俊將船內糧米去詐降，使他不疑。』宋江從之，即令戴宗去見李俊，說知如此而行。

李俊領了計策，便教阮小七阮小五做艄公，童威童猛扮作水手，插着獻糧旗號，來到清溪。哨兵來迎，阮小五叫曰：『我等都是投降的人，特將糧米獻納，萬望收錄。』南兵見船上並無軍器，使人報知婁敏中，叫喚入。

李俊即登岸見丞相。拜罷，婁敏中問曰：『你是宋江手下甚人？』李俊曰：『小人姓李，名俊。』因宋江等累次威逼小人等水軍向前，受辱不過，特將糧船獻納投降。』婁丞相

大喜，卽引來見方臘，具說獻糧投降一事。方臘不疑，加封李俊爲水軍都總管，阮小五等各封副總管。李俊等拜謝，自去搬米上岸交割。

却說宋江差花榮秦明爲前隊，引兵來到清溪縣，正迎着皇姪方杰。秦明與方杰大戰三十合，不分勝敗。却不提防杜徽在馬後把刀飛來，秦明急躲時，被方杰一槍刺死於馬下。宋江大驚，急出陣前，見方臘在馬上監戰，便遣方杰來捉宋江。

方杰正待出陣，只聽探馬來報：「賀從龍領兵去救歙州，被盧先鋒活捉去了。今宋兵已殺到山後。」方臘大驚，急傳令收兵，退回大寨時，見城中火起，喊殺連天，却是李俊阮小五等在城中放起火來。方臘見了，急令軍馬救時，宋江隨卽趕到，見城中火起，知李俊等行事，急令衆將殺入去。後面盧先鋒兵馬亦殺到，兩下夾攻，打破清溪縣。方臘却得方杰保駕，投幫源洞去了。

宋江軍馬入方臘宮中，將金銀寶物收拾，放火燒了宮殿。宋盧二先鋒在縣內整點兩

處軍馬。時遷、郁保四、孫二娘、鄒淵、杜遷、李立、湯隆、蔡福各帶重傷身死。阮小五被婁丞相殺了。衆將捉得僞官九員，只見婁丞相、杜微下落。出榜安民，將僞官解赴張招討處斬首示衆。人報婁丞相自縊松樹而死，杜微躲在娼妓家被杜興拿出。宋江賞了杜興，將杜微剖腹取心，享祭秦明、阮小五等。

次日宋江與俊義引兵到帮源洞口攔住，方臘聽知大驚，無計可施。忽柯駙馬見方臘奏曰：『臣雖不才，願引軍馬出洞去退宋江。』方臘大喜，便出敕旨，盡點洞中軍馬與宋兵對敵。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水辭續集 征四寇 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魯智深杭州坐化

宋公明錦衣還鄉

鐵石神關已點開，錢塘江上早心灰。

六和寺裏月明夜，三竺山中歸去來。

柵子空中圓寂去，將軍功遂錦衣回。兩人俱是奇男子，不愧英雄濟世才。

却說駙馬柯引和方杰領兵一萬出洞與宋江對陣，宋江認得是柴進，便令花榮出馬，喝曰：「你那厮是甚人？敢助反賊！」柯駙馬答曰：「吾乃山東柯引，誰不聞我大名！」宋江聽了，與盧俊義曰：「他把「柴」字改作「柯」字，「進」字改作「引」字。」當下兩人大戰。門到深處，柴進曰：「兄長可直詐敗。來日議事。」花榮聽了，撥馬便走。柯引

叫曰：『我不趕你；誰敢再來交戰！』花榮回陣對宋江說知此事。關勝便出馬與柯引交

戰十合，關勝亦詐敗回陣。宋江又令朱仝出馬，戰不過十合，詐敗而走；柴進趕來虛擲一槍；

朱仝棄馬歸陣。柯駙馬招動南兵趕來，宋江引兵退走十里下寨。

柯駙馬收兵回見方臘，方臘大喜曰：『賢婿真是英雄！來日願展奇才，重興基業，與寡

人共享富貴。』柯引奏曰：『主上放心。明日請聖駕登山，看柯引立斬宋將。』方臘大

喜。

次日方臘引侍臣登山看駙馬斬殺。宋江傳令諸將：『今日各宜用心，擒捉賊首建

功。』衆將聽了，都到洞口。柯駙馬引方杰出洞對敵。方杰與關勝大戰十合，花榮李應

朱仝一齊殺來。方杰見四將併來，撥回馬便走。四將趕來。柯駙馬挺槍直刺方杰，方杰

不及提防，被殺死於馬下。南兵大敗，各自逃生。柯駙馬大叫：『吾乃宋將柴進，若有人捉

得方臘者，高官重爵。降者俱免死。』說罷，引衆將殺入洞中。方臘在山頂見殺了方杰，

便望深山奔走。

宋江大隊軍馬殺入洞來，不見方臘。柴進殺入宮中時，金芝公主自縊而死。燕青收拾金寶，放火燒宮院。衆將各將皇后嬪妃都捉了。阮小七殺入宮內，將方臘龍袍穿了，平天冠戴着，跳上馬跑出宮來。三軍只道是方臘，一齊殺來，看時却是阮小七。趙潭王稟罵：「這厮要學方臘！」阮小七大怒曰：「你兩個值得甚的！若不是俺等與宋公明，你兩個驢頭被方臘砍了！」王稟趙潭大怒，便要與阮小七厮併。阮小七便奪小校槍來戳王稟。呼延灼看見，急來隔開。宋江得知，來喝阮小七下馬，剝了龍袍。宋江陪話解勸二人，傳令放火燒了宮殿，引兵出洞屯扎，出榜安民，但有拿得方臘者重賞。

却說方臘望深山走，脫下袍靴，穿上草履，連夜奔走；到一所茅庵，肚飢要去討飯吃，只見一和尚來把禪杖打翻捆了。那和尚却是魯智深，拿了方臘正解出山來，遇着搜山兵，一同來見宋先鋒。

宋江大喜，便問智深緣由。智深將烏龍嶺趕夏侯成入瑯琊山中，「遇一老僧，引我到

庵中囑咐曰：「糧米都有，只在此等候，有個大漢來便捉住。」夜來望見山前火起。今早小弟見這賊爬過山來，被俺捉住。」宋江又問：「那和尚今在何處？」智深曰：「那老僧引我到庵中，不知投何處去了。」宋江曰：「此必是聖僧。今吾師成此大功，回京奏聞朝廷，還俗爲官。」智深曰：「我心已灰，不願爲官，但得一個囹圄屍首便足矣。」

宋江等聽了，各不喜悅；且將方臘捆起，催促三軍離幫源洞，回到睦州來見張招討劉光世、童樞密等衆官。張招討起身曰：「已知將軍建此大功，實爲萬幸。」宋江垂淚曰：「小將等弟兄一百單人，損折大半，有何面目回見山東父老！」張招討曰：「先鋒休憂。人之生死分定。今日功成名顯，衣錦還鄉，誰不稱羨？當收拾朝京。」卽傳令將衆賊黨併僞官盡行斬首，將方臘解京。各各準備起程。時有杭州報來張橫、穆弘等六人患病，惟楊林痊愈，其餘五人俱各病死。宋江想起弟兄歿於王事，令人設羅天大醮，超度亡魂已了。宋江張招討等衆官回杭州聽候聖旨。

却說宋江部下將佐止有盧俊義、吳用、關勝、呼延灼、林冲、花榮、柴進、李應、朱仝、魯智深、武松、戴宗、李逵、楊雄、李俊、阮小七、燕青、朱武、黃信、孫立、樊瑞、凌振、裴宣、蔣敬、杜興、宋清、鄒潤、蔡慶、楊林、穆春、童威、童猛、孫新、顧大嫂、朱富、唐斌、崔埜、馬靈、邊文、進陳、雷陸、招孫、岳等衆，回到杭州城外屯扎。

却說魯智深、武松在六和寺中安歇。是夜智深忽聽江潮聲響，起來持了禪杖搶出來。衆僧驚問其故，智深曰：「洒家聽得戰鼓響，俺要出去廝殺。」衆僧笑曰：「師父錯聽了。這是錢塘江上潮信響。」智深便問：「怎的叫做潮信？」衆僧推窗，指着潮頭對智深說曰：「這潮信日夜兩番來。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子時潮來。因不失信，謂之潮信。」魯智深看了，大悟曰：「俺師父智真長老曾囑咐俺四句偈曰：「逢夏而擒，」前日捉了夏侯成；「遇臘而執，」俺生擒方臘；「聽潮而圓，見信而寂，」俺想應了此言。」便問衆僧：「如何是圓寂？」衆僧曰：「佛門中圓寂便是死。」智深笑曰：「既死是圓寂，洒家今當圓寂，與我

燒桶湯來，洒家沐浴。」衆僧卽去燒桶湯來。

智深洗沐，換一身淨衣，令寬棧去報宋。

『來看洒家。』又寫了數句偈語，去法堂焚起眞香，在禪椅上，左脚踏右腳，自然而化。及

宋江引衆頭領來看時，智深在禪椅上不動了。看其偈曰：

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忽地頓開金枷，這裏扯斷玉鎖。錢塘江湖

信來，今日方知是我。

宋江等衆看了偈語，嗟歎不已。時因張招討童樞密等衆官俱來拈香禮拜，宋江把智

深衣鉢銀兩散與寺內衆僧，做了三晝夜功果，合個銀硃金邊龕子盛了，請大惠禪師來與智

深下火。諸刹禪師都來迎龕子去，六和塔後燒化寶尸。大惠禪師手執金火把，念偈曰：

魯智深，魯智深，出身自綠林。兩隻放火眼，一片殺人心。忽聞隨潮去，果然

無處尋。咄！解使龍宮飛白玉，能令大地變黃金！

大惠禪師下火，焚化龕子，收取骨頭，葬入塔內。

當下武松對宋江曰：『小弟亦不願赴京，盡將身邊金銀納交六和寺中公用，作清閑道

人。」宋江依其言。武松在寺中後至八十歲善終。又有邊文進、陳雷、陸招三人亦願出家，宋江亦允其言。

再說張招討等衆官在杭州屯扎半月，朝廷使命到，宣宋江等班師回京。此時林冲揚雄患病而死，楊志亦在丹陽病死。宋江先送張招討、童樞密回京，隨後諸將離杭州起行。

只見燕青來見盧俊義曰：「小人蒙主人恩德，今日成名，就請主人回去尋個僻靜處，以終天年，未知如何？」盧俊義曰：「我今日功成名顯，正當衣錦還鄉，封妻蔭子之時，却尋個沒結果！」燕青笑曰：「小人此去正有結果，恐主人此去無結果，豈不聞韓信立十大功勞，只落得未央宮前斬首？」盧俊義不聽。燕青又曰：「今日不聽，恐悔之晚矣！吾當去辭宋公明，他是義重之人，必不應允，只此辭別。」拜了四拜，收拾一担金銀，竟不知投何處去了。

次日小校持一書來報宋江書曰：

辱弟燕青，懇拜先鋒主將，麾下多感厚恩，補報難盡。自忖力薄身微，不堪任用，情願退居山野，爲一閑人。本當親辭，恐兄義重，諒不應允，是以潛別。特書上達，望宥罪。

又詩一首：

情願自將官誥納，不求富貴不求榮。
身邊自有君王赦，淡飯黃齏過此生。

宋江看了，心中不悅，催遣人馬起行來蘇州。李俊詐稱風疾不起，軍人來報宋江。宋江去看視，李俊曰：『哥哥速行，限期已臨程限。』若憐憫小弟，可招童威童猛看視小弟，待病痊隨後趕來朝覲。』宋江允其言，只得引兵前進。

且說李俊二人自來尋費保四個，入海投外國去，後來爲暹羅國之主。童威童猛俱爲大官。

却說宋江等回到東京城外屯扎，隨寫下現在朝衆將佐三十二員：宋江盧俊義吳用關勝呼延灼花榮柴進李應朱仝戴宗李逵阮小七朱武黃信孫立樊瑞裴宣蔣敬杜興宋清鄒潤蔡慶楊林穆春孫新顧大嫂朱富唐斌崔瑩馬靈孫岳凌振。又寫錄已歿王事正偏將佐數十餘員：秦明徐寧董平張清劉唐史進索超張順阮小二阮小五雷橫石秀解珍解寶項充李袞鮑旭宋萬焦挺陶宗旺韓滔彭玘單廷珪魏定國王定六宣贊郝思文孔亮施恩薛永周通鄒淵段景住歐鵬鄧飛龔旺丁得孫燕順馬麟呂方郭盛杜遷石勇孟康侯健李忠陳達楊春郁保四時遷鄭天壽張青李立李雲蔡福孫二娘曹正湯隆王英扈三娘河北降將數員：文仲容也恭潘迅潘速苗道成等。病故將佐數員：林冲楊志張橫穆弘孔明楊雄白勝朱貴瓊英女。杭州六和塔坐化魯智深，出家武松。正將二員：公孫勝喬道清，不願爲官。半路辭去四員：燕青李俊童威童猛。見在京將五員：安道全皇甫端金大堅蕭讓樂和。上皇見表，嗟歎不已，卽降聖旨將歿於王事正將封爲忠武郎，偏將封爲義節郎。如有子孫者，就令赴京照名承襲官爵；如無子孫者，敕賜立廟，所在享祭。惟有張順敕賜金華將

軍；僧人魯智深加義烈昭勇禪師；武松敕封靖忠禪師，賜錢十萬貫以終天年。已故女將扈三娘加封范陽郡夫人，孫二娘加封旌德郡君，瓊英女加封頌德夫人。見朝覲內除先鋒使另封，正將加授武節將軍諸州統制，偏將各授武奕郎兼諸路都頭領，女將顧大嫂敕封東原縣君。

先鋒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

副先鋒盧俊義加授武功大夫廬州安撫使，兼兵馬副總管。

軍師吳用授武勝軍承宣使。

關勝授大名府正兵馬總管。

呼延灼授御營兵馬指揮使。

花榮授應天府兵馬都統制。

柴進授橫海郡滄州都統制。

李應授中山府鄆州都統制。

朱全授保定府都統制。

戴宗授兗州府都統制。

李達授鎮江潤州府都統制。

阮小七授蓋天郡都統制。

唐斌授孟州郡兵馬都監。

崔桄授薊州兵馬都監。

馬靈授幽州兵馬都監。

孫岳授青州兵馬都監。

上皇各各封贈已畢。

宋江又奏睦州烏龍大王顯聖護國。

上皇敕封忠靖靈德普佑

孚惠龍王，至今古跡尙存。

御筆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因是各帶反文字榜。

清溪縣

改爲淳安縣，幫源洞鑿爲山島。

江南但是方臘殘害之處，免差役二年。

宋江奏：『部下軍

卒亡過大半，尙有願還家者，乞陛下聖恩優恤。』天子降詔：『願爲軍者，賞錢一百貫，緞絹

十疋；如不願者，賞錢二百貫，緞絹十疋，各令回鄉爲民。」宋江又奏：「臣生居鄆城縣，乞聖上寬恩，給假回鄉拜墳省親，却還楚州之任。」上皇大喜，准奏。當日飲宴席終，謝恩辭駕出朝。張招討劉都督童樞密耿參謀王趙二大將，朝廷俱陞重爵。次日將方臘于東京市曹上凌遲處死，劓了三日示衆。有詩爲證：

宋江受賞陞官日，方臘當刑受劓時。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却說宋江與部下將佐亦各請授誥命，以候臨赴本任。宋江分派已定，與衆暫相離別。

宋江宋清二人馬上衣錦還鄉，來到宋家村中，故舊父老都來迎接。宋江回到庄上，宋太公

已死，靈柩尚在。宋江宋清痛哭傷感。親眷庄客來拜見，宋江各各慰問。修設好事，荐拔

父母。安葬已了，宋江想念玄女娘娘願心未酬，命工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廟宇，粧飾聖像。

俱已完備，將庄院交割與弟宋清收管。宋清納還官誥，只在鄉中務農，奉祀宗親香火，將餘

錢帛惠散鄉老。有詩爲證：

衣錦還鄉實可誇，承恩又復入京華。
戴宗指點迷途破，身退名全徧水涯。

再說宋江辭別鄉老故舊，再回東京來與衆兄弟計議，又發遣三軍回鄉收拾赴任。只

見神行太保戴宗來探宋江曰：『小弟蒙聖恩除授兗州都統制，情願納還官誥，安閑過日，實爲快樂。』宋江曰：『何起此念頭？』戴宗曰：『夜夢崔府君勾喚，因此納還官誥。』與

宋江洒淚分別，逕往泰安州岳廟出家。忽一日與衆道伴相辭作別，大笑而終，在此累次顯

靈。州人隨塑戴宗神像，胎骨是他真身。

馬靈亦自辭宋江而去，後不知所終。

又有阮小七往蓋天郡就職，未及數月，被王稟趙潭懷恨，譖謗『阮小七曾穿方臘赭黃

袍，此人終反，宜早防之。』童貫述之蔡京，奏知天子，請聖旨罷阮小七官職，廢爲庶民。阮

小七隨攜老母回石碣村依舊打魚以終天年。

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顯集 征四寇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徽宗帝夢遊梁山泊

罡星起河北，豪傑四方揚。天台山發愿，沈清遼國傳名香。奉召南收方臘，催促渡長江。一自潤州破敵，席捲過錢塘。抵清溪，登昱嶺，涉長江。賊巢悉滅，班師衣錦還鄉。堪恨當朝讒佞，不識男兒定亂，誑主降遺殃。可憐一場夢，令人淚兩行！

且說柴進在京師見朝廷追奪阮小七官職，尋思曾在方臘處做駙馬，日後奸臣讒佞，追了誥命，豈不受辱？不如推說風疾，納還官誥，回滄州橫海郡爲民。一日因疾而終。關勝

在北京大名府總管兵馬，一日操練回來，因大醉墜馬，得病身亡。呼延灼後領大軍，大破兀朮四太子，陣中而亡。孫岳因勦山賊，中流矢身死。只有朱仝、唐斌、崔埜後隨劉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府節度使。花榮帶同妻子前赴應天府到任。吳用去武勝赴任。李逵自來潤州到任。黃信仍在青州。孫立、孫新、顧大嫂依舊登州任用。鄒潤不願爲官，自回登雲山去。蔡慶亦不願爲官，回北京爲民。裴宣自與楊林同回飲馬川。蔣敬思、念故鄉，願爲民。朱武自去投公孫勝出家。穆春自回揭陽嶺。凌振仍受火藥局御營任用。舊在京師偏將五員：安道全、皇甫端、金大堅、蕭讓、樂和，在京爲官善終。宋江自與盧俊義分別各自去赴任。

有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商議曰：「這宋江、盧俊義皆是我等仇人，今日受朝廷恩賜，職掌軍民，我等省院官員，如何不惹人恥笑？」楊戩曰：「我有一計，喚幾個廬州軍漢來，首告盧安撫招軍買馬，意在造反；我等便奏過天子，却令他來京時，待上皇賜御食與他，於內下了些水銀，却墜了那人腰，使他行不得大事。再差天使却賜御酒與宋江吃，酒裏也下

了些慢藥，只消半月之間，一定沒救。」高俅曰：「此計大妙。」有詩爲證：

自古權奸害善良，不容忠義樹家邦。
皇天若再將明報，男作俳優女作娼。

四個賊臣隨即差人尋廬州軍人，寫與狀子，教他去樞密院首告廬安撫招軍買馬，結連楚州安撫宋江，通情起義，意欲造反。樞密院即收了原告狀子，便到太師府來。蔡京高俅引領原告人入內，啓奏天子。上皇曰：「朕想宋江廬俊義南征北討，東蕩西除，不生反心，今已去邪歸正，那肯反背乎寡人？其中未審實，難以准奏。」高俅楊戩在旁奏曰：「必是廬俊義嫌官職小，復生反意；陛下可宣來京師，却將聖語撫諭之，亦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念。」上皇准奏，隨即降旨，差一使命，竟往廬州宣召廬俊義還朝委用。

天使奉命來到廬州，開讀上皇聖旨已罷，俊義便同使命來至東京。次日朝見上皇，拜舞已畢，天子曰：「寡人欲見卿一面。」又問「廬州可容身否？」廬俊義再拜奏曰：「托賴聖上洪福齊天，彼處軍民亦皆安泰。」談論至午，廚官進陳御膳，此時高俅楊戩已把水銀放在內中，天子將食賜與廬俊義，俊義拜受而食。上皇撫諭道：「卿宜出朝供職，勿

生非意。』盧俊義謝恩出朝，回還廬州。高俅楊戩相謂曰：『大事定矣。』有詩爲證：

奸賊陰謀害善良，共相爲語惑徽皇。
酒將鴆毒安於膳，俊義何辜一命亡！

再說盧俊義回廬州來，偶然腰腎疼痛，不能乘馬，坐船行至泗州淮河，天數將盡，其夜因醉，立在船頭上消遣，不想水銀墜下腰腎，站立不牢，失腳落於淮河而死。從人打撈起屍首，具棺槨殯於泗州高源深處。本州官員，動文書申復省院。

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設計謀定，奏聞天子：『盧安撫行至淮河，墜水而死；只恐宋江生疑，別生他事，乞陛下差天使齎酒往楚州賞賜，以安其心。』上皇無奈，遂降御酒三纒，差天使齎往楚州。這使臣亦是高俅楊戩手下之人，將御酒下了慢藥，齎往楚州來。

且說宋公明自到任之後，惜軍愛民，百姓敬之如父母。宋江閒時常出郭游玩，見南門外有個蓼兒洼，其四面都是水港，中有高山一座，峯巒秀麗，松柏森然，和梁山泊無異。宋江

心中甚喜，自己想曰：『我若死時，此處堪爲陰宅。』

宋江到任將及半載，時宣和八年初夏，忽聽得朝廷降賜御酒到來，與衆出城迎接，入到公廳，開讀聖旨。拜罷，天使捧過御酒，教宋安撫飲畢。宋江亦將御酒回勸天使，天使推稱自來不會飲酒。備禮饋送天使，不受而去。

宋江自飲御酒之後，覺道心腹疼痛，想被下藥在酒裏，急令人打聽，那使臣于驛路中却又飲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計，乃歎曰：『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於罪人，並不會行半點欺心之事。今日天子聽信讒佞，賜我藥酒。我死不爭，只有李逵見在潤州，他若聞知朝廷行此意，必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忠義壞了。』連夜差人往潤州喚取李逵，刻日到楚州。

且說李逵到潤州爲都統制，只是悶倦，與衆終日飲酒。聽得楚州差人到來有請，李逵曰：『哥哥取我，必有話說。』便同來人下船，直到楚州拜見。宋江曰：『兄弟，我等自從分

散之後，日夜只是想念衆人。只有賢弟在潤州較近，特請你來商議一件大事。」李逵曰：

「甚麼大事？」宋江曰：「你且飲酒。」宋江請進後廳款待。

李逵吃了半晌酒食，宋江曰：「賢弟！我聽得朝廷差人齋藥酒來賜與我吃，如死却是

怎的好？」李逵大叫：「反了罷！」宋江曰：「軍馬都沒了，兄弟等又各自分散了，如何反

得？」李逵曰：「我鎮江有三千軍馬，哥哥楚州軍馬盡點起來，再上梁山泊。強在這裏受

氣！」

宋江曰：「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賜藥酒與我服了，我死後，恐你造反，壞了

我忠義之名，因此請你來相見一面。酒中已與你曼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

來楚州南門外蓼兒洼，和你陰魂相聚。」言訖，淚如之下。李逵亦垂淚曰：「生時伏侍哥

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言畢，便覺身父母。沉重，洒淚拜別下船。回到潤

州，果然藥發。

李逵臨死，分付從人：「將我靈柩去楚州南門外秀麗處埋葬。」從人

負其言扶柩而往。

宋江自與李逵別後，心中傷感，思念吳用花榮，不廷降。是夜藥發，囑咐親隨之人：

「將我靈柩殯葬南門外，蓼兒洼高源深處，休負吾志。」言訖而逝。州人備棺槨依禮殯

葬楚州蓼兒洼。數日之後，李逵靈柩亦從潤州到，於宋江墓側。有詩爲證：

宋江飲毒已知情，恐壞忠良水滸名，便約李逵同一死，蓼兒洼裏起佳城。

且說宋清在家患病，聞知家人報說哥哥在楚州病故，葬于蓼兒洼，只得同家人到來祭祀。

却說武勝軍承宣使吳用，自到任之後，每每思念宋公明。忽一夜夢見宋江李逵扭住

衣服說曰：「軍師，我等以忠義爲主，不會有負朝廷；今賜飲藥酒身亡，已葬於楚州蓼兒洼。」

軍師若念舊日交情，可到墳塋看視一遭。」吳用要問備細，忽然覺來，乃是一夢。

吳用淚如雨下，坐至天明，逕往楚州來，宋江果已死。吳用安排祭儀，到蓼兒洼墳前

哭祭曰：『仁兄今日既爲國家而死，托夢與我，兄弟無以報答，願與仁兄同會于九泉之下。』

言罷痛哭，正欲自縊，只見花榮從船上飛奔到墓前，見了吳用，各吃一驚。吳用問曰：『賢弟

在應天府爲官，緣何到此？』花榮將夢中之事說了，與吳用相同。——因此星夜到此。

吳用曰：『我得一夢，亦是如此。因來探看墳所，想念宋公明恩義難捨，正欲就於此處

自縊，魂魄與仁兄同聚一處。』花榮曰：『軍師既有此心，小弟便當隨之，亦與仁兄同盡忠

義，乃死而安然也！』有詩爲證：

紅蓼洼中客夢長，花榮吳用苦悲傷。一時義烈相思契，封樹高懸兩命亡。

吳用曰：『我今身又無家，死却何妨？你有幼子嬌妻，使其何依？』花榮曰：『此事不

妨，自有囊篋足以度日，妻室之家，亦自有人料理。』兩個大哭一場，雙雙懸於樹上而死。

船上從人，久等本官不出，都到墳前看時，只見兩人自縊身死，急忙報與本州官僚，置備棺槨，

葬於宋江墓側。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建立祠堂，四時享祭。里人祈禱，無不感應。

却說道君皇帝，自從賜御酒與宋江之後，累累憂疑，不知宋江消息，每日被高俅楊戩兩個賊臣所惑。

忽一日上皇想李師師和兩個小黃們來到後園，拽動鈴索，李師師慌忙迎接聖帝，駕前山呼。天子曰：『近感微疾，安道全醫治有十數日，未見痊可。今一見卿，不勝悅樂。』詩云：

不見愛卿十餘日，朕心眷戀又躊躇。今宵得遂風流興，美滿恩情總不如。

李師師奏曰：『深蒙陛下眷愛之心，賤人愧感莫盡。』房內鋪設酒筵，與上皇取樂。

纔飲過數杯，上皇神思困倦，忽然就房裏起一陣冷風，上皇見個穿黃衫的立在面前，奏

曰：『臣乃梁山泊宋公明部下神行太保戴宗。兄長宋江請陛下車駕。』上皇曰：『卿請

寡人車駕何往？』戴宗曰：『游玩景致。』上皇從戴宗出宮，乘馬而行，但見白雲似霧，且

聽風雨之聲。到了一處，驚問曰：『卿等皆是何人？』只見爲首一個奏道：『臣乃梁山泊

宋江是也。』上皇曰：『寡人已令卿在楚州爲安撫使，却緣何在此？』宋江奏曰：『臣等

請陛下到忠義堂上，容臣細訴衷曲。上皇到忠義堂前下馬。

上皇坐定，見階下拜伏着許多人，上皇猶豫不定。宋江向前垂淚啓奏曰：「臣等不會

抗拒天兵，素秉忠義；自從陛下招安，南征北討，兄弟十中損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以

來，陛下賜以藥酒，與臣服訖。臣死無怨，但恐李逵知而懷恨，輒生異心，臣亦與藥酒飲死。

吳用花榮亦忠義而皆來，在臣塚上，俱各自縊身死。臣等四人同葬於楚州南門蓼兒洼，里

人憐憫，建立祠堂於墓側。今臣等與衆已亡者，其魂不散，俱聚于此。申告陛下，始終無異

乞陛下聖鑒。

上皇聽了，大驚曰：「寡親差天使御筆印封黃酒，不知何人換了藥酒賜卿。」宋江

曰：「陛下可問來使，便知奸弊。」

上皇看見關高聳，上皇問曰：「此是何處？」宋江曰：「此是臣等舊聚義梁山泊

也。」上皇曰：「卿等已死，當往受生陽世，何故相聚此地？」宋江曰：「天帝哀憫，臣等忠

義，頒賜玉牒，敕命臣爲梁山泊都土地。」上皇曰：「卿等有此冤屈，何不詣九重深處顯告

寡人？」宋江正待啓奏，忽見李逵手把雙斧，高聲叫曰：「無道昏君，聽信四個賊臣，屈壞我
們性命！今日既見，正好報仇！」說罷，輪起雙斧，逕奔上皇。

天子吃這一驚，忽然覺來，乃是一夢，睜開雙眼，見燈燭輝煌，李師師猶然未寢。有詩爲
證：

偶入青樓訪愛卿，夢游水滸見豪英。無窮冤抑當前訴，身後何人報不平？

以夢中事諭李師師。李師師奏曰：「凡人正直者，必然爲神也。莫非宋江已死，顯靈托夢
與陛下。」

當夜上皇嗟嘆不已。次日早朝，會羣臣於正殿。當日童貫、蔡京、高俅、楊戩朝罷，累恐
聖問宋江之事，已出宮去了。只有宿太尉侍側。上皇便問宿元景曰：「卿知楚州安撫宋
江消息否？」宿太尉奏曰：「臣雖未知安撫消息，臣昨夜得一夢，甚是奇怪。」上皇問曰：
「卿昨得何夢？」宿太尉奏曰：「臣夢見宋江，訴說陛下以藥酒見賜而死。楚人憐其忠
義，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洼內，建立祠堂，四時享祭。」上皇聽罷，曰：「此與朕夢無異。」卿

可差人往楚州訪察此事，急來回報。」宿太尉領旨出宮，差官到楚州探聽。次日上皇駕臨文德殿，高俅楊戩在側，聖上問曰：「汝等知楚州宋江消息否？」二人未敢啓奏，各言不知。上皇展轉心疑。

却說宿太尉差官回來，備說宋江蒙賜藥酒而死，葬於楚州蓼兒洼；更有吳用花榮李逵三人一處埋葬，百姓哀憐，蓋造祠堂於墓側。宿太尉引來人入奏前事。天子見說，不勝傷感。

次日早朝，上皇究問前事，責治高俅楊戩之罪，終被蔡京童貫二賊曲爲掩飾，不加其罪。喝退高俅楊戩，卽究齎酒使臣。不期這使臣楚州回，已死於路上。

宿太尉次日見上皇於偏殿，將宋江爲臣忠義顯靈士庶之事奏明天子。上皇准奏，宣宋江親弟宋清承襲宋江名爵。是時宋清已感風疾，不願爲官，上表辭謝。上皇憐其忠義，賜錢十萬貫，田三千畝，以贈其家，待子孫長大，朝廷錄用。後來宋清生一子宋安平，應赴科

舉官至秘書學士。

上皇依宿太尉所奏，親書聖旨，敕賜宋江爲忠義烈濟靈應侯；仍敕賜錢往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粧塑宋江等沒於王事及諸將神像；敕賜碑額，御筆親書『靖忠之廟』。濟州人奉敕於梁山泊起造廟宇。但見：

金釘朱戶，玉柱銀門，畫棟雕樑，朱簷碧瓦。綠欄杆低映軒窗，繡帷幙高懸寶

鑑。五間大殿，中懸敕書金牌；兩廡長廊，綵畫出將入相。綠槐影裏，櫺星門高

接青雲；翠柳陰中，靖忠廟直凌霄漢。黃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員天罡正

將；白玉廊內，裝朱武爲頭七十二座地煞將軍。門前侍從猙獰，部下神兵勇猛。

紙鑪巧匠砌樓台，四季焚燒楮帛；桅竿高豎掛長旛，二社鄉人祭賽。庶民恭敬

正神祇，祀典朝參忠烈帝。萬年香火享無盡，千載功勳標史記。

天罡盡已歸天界，地煞還應入地中。千古爲神皆廟食，萬年青史播英雄。

後來宋公明累累顯神，百姓四時享祭不絕。梁山泊內，祈風得風，祈雨得雨。又在楚

州蓼兒洼亦顯靈應。彼處人民重建大殿，添設兩廊，奏請賜額，至今古跡尙在。後人有詩
哀輓曰：

莫把行藏怨老天，韓彭當日亦堪憐。一心報國摧鋒日，百戰擒遼破臘年。

煞曜彗星今已矣，讒臣賊子尙依然。早知鳩毒埋黃壤，學取漁翁泛釣船。

生當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鐵馬夜嘶山月曉，玄猿秋嘯暮雲稠。

不須出處求真蹟，却喜忠良作話頭。千古蓼洼埋骨地，落花啼鳥總關愁。

封底